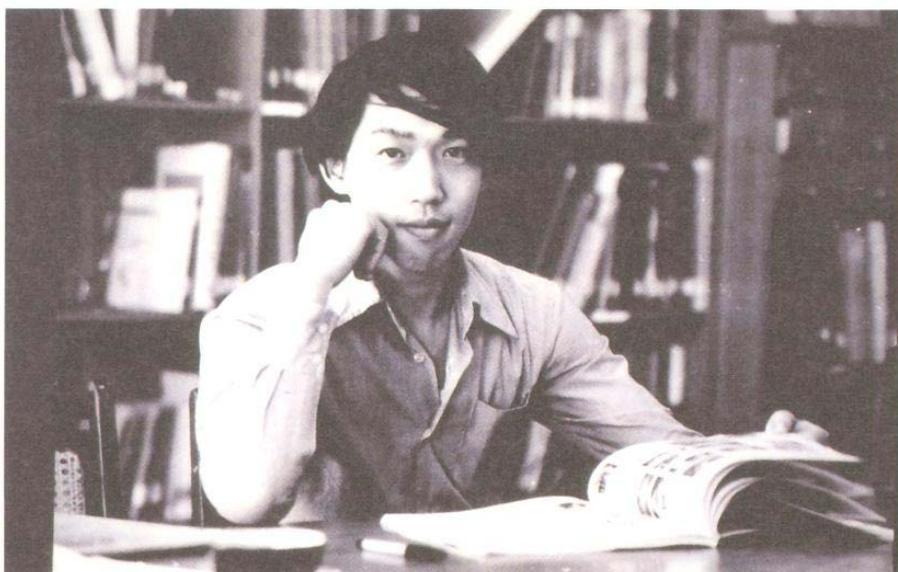


東海大學名人錄系列(十一)

## 東海山林的沈思--趙建中先生紀念集



懷古亦是創新，我等編製歷史；  
緬懷前人艱辛步履，憚忌後人評定吾輩；  
焉能不用心於今世。

**流通組 謝鶯興編**

**民國一〇二年六月十日**

## 東海山林的沈思--趙建中紀念集

## 目 次

目次-----	壹
館長序(林祝興)-----	一
<b>第一單元：大事記</b>	
趙建中先生大事記-----	001
<b>第二單元：作品集</b>	
<b>壹、懷舊</b>	
<b>(一)憶童年</b>	
追憶江氏姐妹-----	013
消失了的北一女舊校園-----	019
《人生進行事》：吃在北一女公園路-----	024
<b>(二)東海憶舊</b>	
十年東海風(1967~1977)-----	026
側寫老漢-----	031
側寫老漢--漢先生的似水年華-----	048
懷念陳其寬先生-----	054
《人生進行事》--評圖風雲-----	057
《人生進行事》--評圖風雲(附照片)-----	060
<b>貳、建築物參觀感想</b>	
走訪柯比意作品-----	073
記金石文化廣場-----	088
<b>參、建築作品</b>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093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096
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	098
中原大學教學大樓(夜間部與校外教學推廣中心)設計案-----	101

理想大地渡假旅館-----	108
教育歲月之延續：中原大學夜間部與推廣部教學大樓-----	112

### 第三單元：附錄

理性的思考：訪趙建中建築師談地球科學研究所設計 (對談：王增榮、吳光庭，整理：仲倍瑩)-----	116
我們的師長--張肅肅先生與趙建中先生(主講人：李安國、 羅榮源，主持人：羅時瑋)-----	119
舊藝術中心保留案-----	136
《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自序》-----	147
大度山林(郭肇立)-----	151
懷念趙建中先生(羅時瑋)-----	152

### 第四單元：照片

一、個人照-----	155
二、合照-----	157
三、建築作品照-----	164
編後記-----	172

## 館長的話

林祝興館長\*

趙建中先生，1971年6月本校建築系畢業，1974年8月至1977年7月間擔任建築系專任教師，1978年9月開始轉任建築系兼任教師，一直到1991年6月。1993年10月與建築系阮偉明老師一起完成本校「教學研究大樓」的設計案，並於1995年10月完成該大樓的興建工程。

2013年3月18日，趙建中先生不幸去世，噩耗傳來，本校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羅時瑋教授與建築系同仁希望能為趙先生舉辦追思會。本館基於校史文獻典藏的單位，義不容辭地為這位校友與前同仁蒐集相關資料，擬承續「東海名人錄系列」的編纂旨趣，彙纂成書，命名為《東海山林的沈思》，以呼應其大作《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趙先生在〈自序〉回憶說：「曾經，這裡就如同一所修院，與外界有著相當的隔閡。早先樹木低矮而稀疏，山風較大，到了秋冬的夜間路上少有人行。」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渡過的經驗是：「許多老同學懷念舊日情景，據說事業有成的學長嘉緒兄曾對人說『在大度山度過一生最快樂的日子』。」是的，大學生涯是每一位過來人心目中最為黃金の時段，然而歲月的流逝，景物也隨之變動，誠如趙先生所說的：「剛留學返台，回到這山丘上的大學服務，放眼所見景物依舊，而人物則略有更替。而近四十多年後的今日，不僅人物全非，連景物也依稀難以辨識！」因此他「個人的懷舊方法，主要靠的是舊照片和沉思往事，由記得的部分推向已忘卻之處。」所以在他的《大度山林》處處搭配著照片來呈現。這種文字與圖片的組合，相信同樣也可以「牽動著」校友們的「共同回憶」。因此我們安排他的「主題展」，藉以「牽動你我共同的回憶」。

---

\* 東海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書成之際，我們將安排在圖書館入口處的「主題展示區」展出，分別陳列趙校友在雜誌上發表的「建築專業著作」，在《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發表的「懷舊」作品，以及「建築論著」所附的建築物圖片(部份是從網路取得)，冀能呈現趙建中先生在建築領域的成就以及他對東海的懷念與關注，並配合建築系擬將舉辦的「追思會」。

## 東海山林的沈思--趙建中紀念集

### 第一單元：大事記

#### 趙建中先生大事記<sup>1</sup>

圖書館流通組 謝鶯興彙編

1949年，生於浙江杭州<sup>2</sup>。

1956年，住在北一女宿舍，就讀女師附小(現在的師院附小)<sup>3</sup>。

1961年，就讀初中(五省中新聯分部)<sup>4</sup>。

1962年，十三歲之前，一直居住在北一女的宿舍<sup>5</sup>。

1967年，就讀於東海大學建築系。

1968年，建築系二年級，圍觀大四學長的評圖。(取自13屆畢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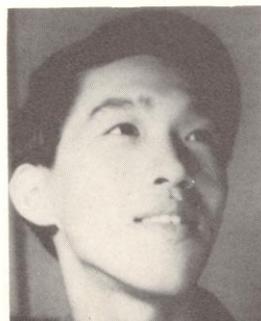
1971年，獲工學士學位，以建築系總成績第一名畢業。隨即入伍服預官役。

1973年，預官役退役。隨即就讀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築研究所。

1974年，得賓夕凡尼亞大學旅行獎金(Willian Dale's Travelling Fellowship)，並旅行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

取得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碩士學位。

9月，受聘為東海大學建築系專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二)」、「敷地計畫」等課程<sup>6</sup>。



<sup>1</sup> 參考「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網站的「代表作品」、「個人簡介」增補而成。

<sup>2</sup> 據2010年4月30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E4版)」〈追憶江氏姐妹〉云：「1949年母親來台後任教英文，我們一家便住在學校裡。」

<sup>3</sup> 據2012年1月28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B7版〈消失了的北一女舊校園〉記載：「從不滿一歲到十三歲，我的童年就在北一女校園裡度過。」

<sup>4</sup> 據2010年4月30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E4版)」〈追憶江氏姐妹〉。

<sup>5</sup> 據2012年1月28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B7版)〈消失了的北一女舊校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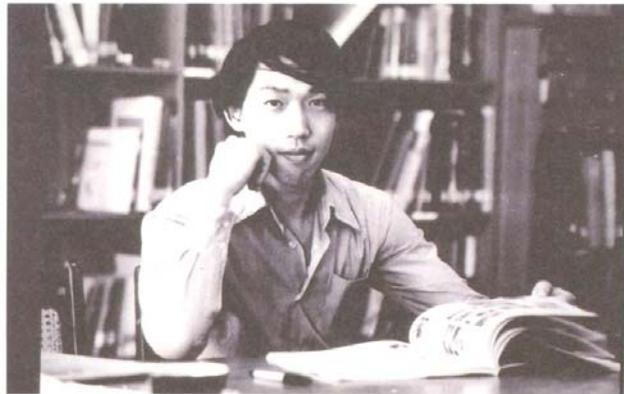
<sup>6</sup> 據《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現代舞〉頁97記載：「一九七五年秋天，

1975年，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專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一）」、「建築表現法」、「建築實例分析」、「環境設計概論」等課程。



(取自 18 屆畢業紀念冊)

1976年，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專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三）」、「建築表現法（二）」、「環境設計概論」、



1976年筆者攝於建築系圖書室（系助理小姐攝影）

「都市實質環境」等課程。（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新建築系館〉頁 108）

---

我剛回學校教書，並開了一門選修課『建築實例分析』；前半學期講課，而後由學生做模型並討論。」但《東海建築人物思潮與作品(一)--東海建築系創系四十週年專刊》頁 133〈歷屆師資與課程·63 學年度〉標示：1974年9月-1975年6月。建築向度設計與理論學刊，中華建築文化協會及東海建築系編，2000年。

初夏，在新系館大評圖室參加學生評圖。  
秋，加入現代舞蹈社。<sup>7</sup>



部份舞蹈社友與兩位老師攝於永洪家（黃永洪攝影。右為登琨豔，非社友）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現代舞〉頁 101）

1977 年，擔任虞日鎮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sup>8</sup>。

1978 年，9 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三）」。

擔任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主任設計師。

12 月，擔任漢光建築師事務所主任設計師(至 1981 年)<sup>9</sup>。

<sup>7</sup> 據《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我喜愛的藝術中心〉頁 48 記載：「大約在一九七六年，某外文系老師託我幫她在此設計該系『仲夏夜之夢』演出的燈光與佈置，……後來，應某些建築系愛跳舞的男生鼓動，我居然也加入了現代舞蹈社。」暫繫年於 1976 年。據〈張肅肅先生與趙建中先生〉頁 44 李安國云：「有段時間趙老師也加入我們社團跳現代舞。」見《東海建築系創系四十週年專刊--東海建築人物思潮與作品(一)》，中華建築文化協會、東海建築系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0 年。

<sup>8</sup> 據《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懷念陳其寬先生〉頁 194 記載，即是「有巢事務所」。

<sup>9</sup> 〈側寫老漢〉記載：「我在漢光三年半，除中山大學競圖案外，主要共參與過三個案子。聯合報第二大樓費時最久，原先配合舊大樓外觀如蟬蛻般再生的新大樓構想一直持續到設計發展定案，但後來終不為業主接受。事務所同仁在最短時間發展出六至八

1979年，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三）」。

1980年，參與設計彰化文化中心，獲選年度建築師雜誌獎第一名。

擔任中華民國建築師雜誌編輯委員(至1986年)。

3月11日，參台北市政府籌建「市政中心」的評審工作(見1980年3月11日《聯合報》第07版)。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



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彰化文化中心，取自網頁）」、「建築設計（三）」。

1981年，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友會的會長(至1983年)。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四）」。

1982年，成立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三）」、「建築設計（四）」。

參加高雄市立婦幼醫院競圖，榮獲首獎。



(取自網頁)

---

個不同的外觀構想，其中之一由我提出的曲面造型終被接納而定案。」《聯合報》「聯合副刊(E7版)」，2004年9月18日。按，〈張肅肅先生與趙建中先生〉頁47，李安國云：「我到漢先生那裡時趙建中先生也在那裡，所以我等於也跟著趙先生一起學習，那時和趙先生一起做的是彰化文化中心，後來趙先生做的是聯合報的幾棟大樓，他也有做一些競圖的案子，趙先生離開漢光後自己開事務所後也有不錯的作品，中研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南台科大裡頭也有很多趙先生的作品，高雄婦幼醫院也是他設計的。」見《東海建築系創系四十週年專刊--東海建築人物思潮與作品(一)》，中華建築文化協會、東海建築系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0年。又，《建築師雜誌》的「建築師雜誌獎(1979-1998)暨台灣建築獎(1999-2010)得獎名單」之「第五屆(1983)銀牌獎：列有「彰化縣文化中心／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則李安國先生所言「那時和趙先生一起做的是彰化文化中心」應在1983年時或之前。

與莊聯昇先生共同設計高雄「婦幼醫院」競圖，榮獲首獎（業主：高雄市政府）。

完成東海千輝打火機工廠在中壢建的工廠與倉庫建築。

完成利來建設公司在台北建的七層連幢公寓計畫案。

完成天仁茶業公司在南投建的李氏家園計畫案。

1983年，完成成蹊醫院在台北建的綜合醫院的計畫案。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三)」。

9月，發表〈記金石文化廣場〉，見《中華民國建築師雜誌》第9卷第9期(總105號，頁54-55)。

完成台南中小企銀在台南建的銀行總部的計畫案。

1984年，與王乙鯨先生共同設計台中「全國商業大樓」(業主：全國房屋／傑聯建設，

1984年完工)。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四)」。

完成周先生在花蓮建的八層雙併公寓建築(1985

年完工)。



(台中全國商業大樓，取自網頁)

完成春源鋼鐵公司在台中建的工廠、辦公樓建築案(1985年完工)。

完成太子建設公司在台北建的高層連幢公寓建築案(1989年完工)。

完成台灣中小企銀在台中建的興中分行的競圖計畫案。

與潘冀先生共同設計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競圖，獲得第二名。

11月3日至11日，與藍之光、彭蔭宣、張哲夫、楊逸詠

等五位建築師，一起擔任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聯合會主辦，建築師雜誌社協辦的「第六屆建築師雜誌獎」的評審團<sup>10</sup>。

1985年，參加「開東合西」台北／東京建築師作品聯展。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一)」、「建築設計(四)」。

完成台灣中小企銀在彰化建的二林分行案(1986年完工)。

1986年，完成南台工業專科學校在台南建的電子科大樓(1987年完工)。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二)」。

1987年，完成芝柏建設公司在后里建的欣興市場及店鋪公寓案(1988年完工)。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三)」。

參加嘉義師範學院在嘉義建的圖書館及視教中心的競圖計畫案。

參加太平洋建設公司在汐止建的270戶社區的計畫案。

1988年，完成芝柏建設公司在豐原建的星鑽信義大廈案(1989年完工)。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四)」。

完成南台工業專科學校在

台南建的機械館案(1989年完工)。(南台機械館取自網路)



<sup>10</sup> 見《經濟日報》1984年11月3日「建築版(4版)」及11日第6版「服務信箱」。亦見《建築師雜誌》的「歷屆建築師雜誌獎暨台灣建築獎評審委員一覽表」之第六屆(1984)所載。

完成芝柏建設公司在豐原建的八層辦公樓案(1990年完工)。

完成芝柏建設公司在后里建的別墅及公寓(1990年完工)。

完成趙建中先生在台北建的自宅增建案(1989年完工)。

1989年，完成傑聯建設公司在台中建的夏綠蒂名廈(1991年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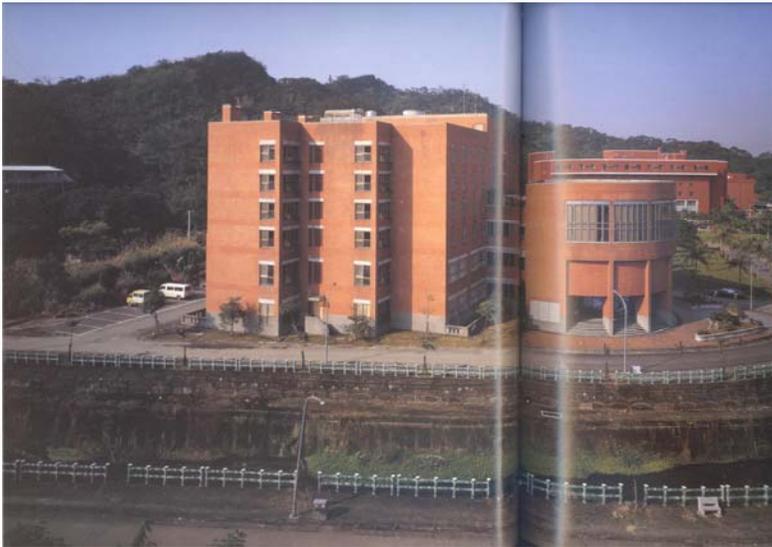
參加經建會在淡水的淡水舊市區重建街規劃案。

1990年，參加台北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競圖，榮獲首獎(1993年1月完工)<sup>11</sup>。

9月，擔任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三)」。

1992年，5月，完成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在台南建的商科大樓案(設計時間：1991年12月至1992年5月)<sup>12</sup>。

1993年，完成台北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建築案(施工時間：1990年6月至1993年1月)<sup>13</sup>。



(取自《建築師雜誌》22卷3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院〉)

<sup>11</sup> 據趙建中〈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院〉頁107的「施工時間：民國79年6月至82年1月」增訂。《建築師雜誌》22卷3期(總255期)。

<sup>12</sup> 見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頁48，《建築》第38期。

<sup>13</sup> 據趙建中〈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院〉頁107的「施工時間：民國79年6月至82年1月」增訂。《建築師雜誌》22卷3期(總255期)。

7月，完成「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施工時間：1992年6月至1993年7月)<sup>14</sup>。

10月，完成東海大學的教學研究大樓案<sup>15</sup>。

1995年，完成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在台南建的師生活動中心案(1996年完工)。



(取自《台灣建築師雜誌》9期〈南臺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

7月15日，完成東海大學的「教學研究大樓」案<sup>16</sup>。



(取自《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

<sup>14</sup> 見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頁48，《建築》第38期。

<sup>15</sup> 據《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校園〉頁30記載：「後來在一九九三年我(與偉明兄)設計最西邊的綜合教學大樓。」則「綜合教學大樓」是趙先生與阮偉明先生合作設計的。又，吳清邁、王亢沛合撰〈東海大學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記〉記載：「此樓於八十二年十月開始興建」，知該案最遲完成於10月，見《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頁1，1995年11月2日。

<sup>16</sup> 據〈教學研究大樓簡介〉記載：「開工日期：1993年12月22日，完工日期：1995年7月5日，使用執照於1995年8月15日取得」，見《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頁1，1995年11月2日。

1996年，3月，撰寫〈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院〉<sup>17</sup>。

6月，發表〈南臺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見《臺灣建築報導雜誌》第9期(頁38-48)。

2000年，配合東海大學建築系創系四十週年慶，撰寫「十年東海風--1967~1977」<sup>18</sup>。

5月，完成「中原大學夜間部與推廣部教學大樓」的設計案(設計時間：1997年9月至2000年5月)<sup>19</sup>

7月，發表〈中原大學教學大樓(夜間部與校外教學推廣中心)設計案〉。<sup>20</sup>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

2001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八)」。

2月，完成花蓮〈理想大地渡假旅館〉設計案(設計期間：1998年7月~2000年2月)<sup>21</sup>。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

2002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八)」。

7月，完成花蓮〈理想大地渡假旅館〉建築案(施工期間：2000年1月~2002年7月)<sup>22</sup>。

---

<sup>17</sup> 見《建築師雜誌》22卷3期(總255期)，頁102~107。

<sup>18</sup> 見《東海建築系創系四十週年專刊--東海建築人物思潮與作品(一)》頁12至14，中華建築文化協會、東海建築系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0年。

<sup>19</sup> 據趙建中〈中原大學教學大樓子夜間部與校外教學推廣中心)設計案〉頁74的「設計時間：1997年9月至2000年5月」增訂。《建築》38期。但在〈教育歲月之延續：中原大學夜間部與推廣部教學大樓〉的頁74卻記載「設計時間：民國90年9月至民國91年12月」，《建築》第97期。

<sup>20</sup> 見《建築》第38期，頁74-77。

<sup>21</sup> 見〈理想大地渡假旅館〉頁77，《建築》第71期。

<sup>22</sup> 見〈理想大地渡假旅館〉頁77，《建築》第71期。



(理想大地渡假旅館，取自網路)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畢業設計」等課程。

12月，發表〈走訪柯比意作品〉，見《建築》第65期(頁112-117)。

2003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畢業設計」等課程。

7月，發表〈理想大地渡假旅館〉，見《建築》第71期(頁76-83)<sup>23</sup>。

8月1日起，任教於中原大學建築系，升等為「兼任助理教授」。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

2004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八)」。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

9月，發表〈側寫老漢〉，見《建築》第84期(頁62-67)。

---

<sup>23</sup> 署名「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9月18日，見《聯合報》「聯合副刊(E7版)」，題目是〈側寫老漢--漢先生的似水年華〉，但無英文。

完成中原大學在中壢建的教學大樓案(施工時間：2002年12月至2004年9月)<sup>24</sup>。

2005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八)」。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



(七)」。

(中原教學大樓，取自網路)

11月，發表〈教育歲月之延續：中原大學夜間部與推廣部教學大樓〉，見《建築》第97期(頁74-79)。

2006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八)」。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

2007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八)」。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

2008年，2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八)」。

9月，擔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講授「建築設計(七)」。

<sup>24</sup> 見〈教育歲月之延續：中原大學夜間部與推廣部教學大樓〉，頁74，《建築》第97期。

2010年，4月30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E4版)」發表〈追憶江氏姐妹〉。

2012年，1月28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B7版)」發表〈消失了的北一女舊校園〉。

3月26日，參與申請將東海大學「藝術中心」(舊音樂系館)列為歷史建築申請<sup>2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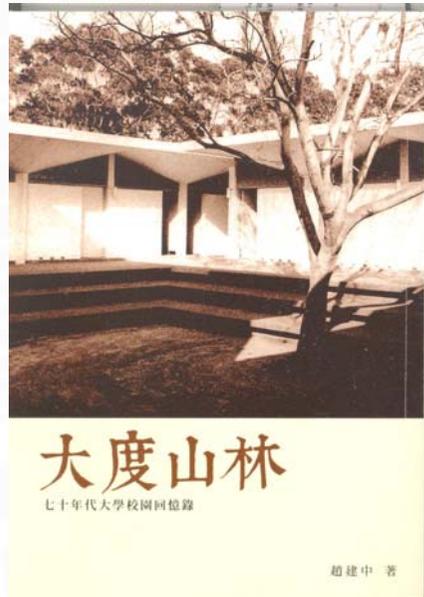
4月5日，台中市政文化局發出4月9日「辦理西屯區『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文化資產價值現勘」的開會通知單，地點在「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由張祐創主任主持。列席者有：趙建中先生、東海大學、福恩里里長、台中市西屯區公所(請通知里長併同出席)。

5月6日，在《中國時報》「人間新舞台(17版)」發表〈《人生進行事》評圖風雲〉。

7月1日，在《中國時報》「人間新舞台(20版)」發表〈《人生進行事》吃在北一女公園路〉。

11月11日，出版《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2013年，3月18日逝世。



<sup>25</sup> 101年3月26日「申請書」所列「申請事由」為：「該舊藝術中心(後曾撥音樂系使用)，係為已故名建築師陳其寬於1962年所設計，為國內早期有名的現代建築，至今已有50年歷史，該建築物造型優美，比例完好，也是運用坡地建築的最佳詮釋。漢寶德教授曾稱讚為『台灣最優美的中庭』。王鎮華則認為此建築是中國四合院格局向前邁進的一大步。此建築在音樂系使用期間曾被全棟漆為米黃色，原有的藍、白兩色已被覆蓋。在音樂系搬出後學校又打算改建為校史館或博物館！情勢急迫，實有儘快登錄歷史建築之必要。」未署「華昌宜、夏鑄九、游明國、郭肇立、王鎮華、李乾朗、王重平、趙建中」等「提報人」。

## 第二單元：作品集

### 壹、懷舊

#### 一、憶童年

#### 追憶江氏姐妹<sup>26</sup>

趙建中

北一女校史一〇七年，江學珠便擔任了二十二年的校長(一九四九～一九七一)。任內提倡多元教育，創立樂儀旗隊，制訂校訓、填詞校歌，因應防空需要設製綠制服。身兼國大代表，而辭領校長薪水。現今北一女的軟硬體建設，江學珠厥功甚偉。她的妹妹江學琇，則為北一女校醫，兩人皆終身未婚，奉獻杏壇。妹妹姊姊，分別於一九七三年、一九八八年逝世。本文即為懷念江氏姊妹之作，作者從小及長，置身北一女教師宿舍，以校為家，對於江氏姊妹言行警欬，自有一番親暱而溫暖的切身體會。--編者

那一對籍貫是浙江嘉善的姊妹，我從小就認識了。學珠和學琇是她們的名字，一為校長，一為校醫，為那所著名的女校盡了長久的努力。姊妹倆多年相依為命，一個剛強、一個溫柔。剛強的那一位有著嚴峻的眼神，全校的人都害怕她；溫柔的那一位總是面帶微笑，大家都喜歡她。

我一切有記憶的幼年，就從那所女校開始。由於 1949 年母親來台後任教英文，我們一家便住在學校裡。原先在那所校園裡還有著二、三十戶教職員宿舍，連我在內，總有十來個小孩子隨父母親住宿其中。在平日，我們外出上幼稚園、小學，與這所中學兩不相涉；但是到了漫長的暑假，整個校園變成我們的大遊戲場，有時舉止便稍微過份了些。

---

<sup>26</sup> 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E4版)」，2010.04.30。

### 一剛一柔 氣質各凡

有一次，我們占領了敬學堂二樓末端的教室，大打粉筆戰。整盒的粉筆被我們折斷，相互拋擲。忽然間，校長的聲音響起：「你們這些小孩子，怎麼可以這樣浪費！又弄得滿地髒亂！」我們如驚弓之鳥，卻無一人敢四處逃竄。她的眼光銳利，又認得我們每一個人，低頭認錯是唯一的辦法。我曾在宿舍前一棵大鳳凰樹下挖掘土坑，灌自來水為池，玩我的小兵打仗；不只一次，校長總是忽然出現，訓話一番。

穿著藏青色長旗袍，深色布鞋的校長，常是這般無聲無息的巡遍整個校園；在宿舍如此，在教室間更是如此。我聽說新來的老師講課時，會忽然發現校長出現在教室後面聽課；學校裡上自主任，下至工友，沒有人不兢兢業業。

校長的妹妹，在上海就已在行醫，來台後便擔任女校的校醫。夏天泳池開放，五時以後教職員及眷屬入場；江醫師總是微笑看著我們這些小孩子在池裡叫鬧。有時，她也會在宿舍區走動；不同的是，她若不是走訪某一個感冒未好的小病人，便是與大家話家常。偶爾，有人會向她訴說由校長那兒受到的委屈，或甚至請她代為美言一二；這時她會說，話她或許會帶到，但是校長總是有道理的。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在那許多教職員子女中，我與江醫師最投緣。她曾牽著我的小手，教我認識校園中的花草和昆蟲。後來每逢下課早而家中無人時，我總是可以不因看病而進入醫務室，並在一張空著的大桌子上畫圖或寫功課，直到母親下課後接我回去。偶爾有其他孩童見我在內，也想進入，總是溫和地被勸出去。除江醫師外，醫務室還有兩位護士，她們使用的四張大桌子拼成一個長方形，就擺在進門後屏風的後方；有一位牙醫，佔用後面靠窗的區域。進門右側是一整排藥櫃兼儀器櫃；左側則有一排病床，有布幔可以遮擋起來。

### 獨身女傑 相待如儀

在 1950 年代，那時的校園在本質上還是一所日本式校園，建築與空間有一種獨特的肅穆之感。校長官舍是一組較大的日式木屋，坐北朝南；包括了校長姊妹的住處和東側的支援性空間。有一間很正式的方形大廳：在宴客時，這裡擺著一張大圓桌；但是在平時，這裡是會客、開會和排課表的場地。每學期開學前，我總會看見教務主任和職員用許多木片(上面用毛筆寫著課名)在排課表，而校長也總是在場親自核對。那是一個大家專注工作的時段，我通常總是遠遠避開。

大廳左側，隔著一道牆，便是校長和江醫師的臥房。校長的書桌和床在後側，江醫師則在前方；似乎有紙門可將此房一隔為二，但在夏季紙門是打開不用的。像當時許多外省人住日式房屋一樣，榻榻米早已移去，而木地板重新上過棕色的漆。

大廳與臥房的前、後面，各有一條長廊；南側的長廊一直通到底，但在大廳與臥房分界處加做了一道木門，算是臥房的門戶。北側的長廊則改得較多。前後長廊在日據時應是開敞的，但自我有印象起都早已加做了台度和紗窗。

自後面長廊拉開紗門，向下走幾個台階，便是一個很大的後院，起碼有八米深，一直延伸到貴陽街邊的圍牆。此後院與學校其他土地以圍牆分隔，私密性也最高；近貴陽街圍牆一帶有許多較高的樹木，前方近官舍處則為草坪和不少盆景。校長和江醫師偶爾會去後院走走，此外便是以靜態的觀賞為主。我有時徵得她們同意，會出去玩一陣子；那時還矮小的我從院裡抬頭回看建築，只見到挑高的地板底層和一個個水泥支撐，形成日式房子透氣底層的基礎。

由於我三姨媽與她們姊妹是多年舊識，每逢年節，我們一家總被邀請去校長官舍用餐，同桌的客人泰半是獨身的女國代、立委或女教師。就如同當年的男士一般，她們彼此也習以字、號相稱；而我記得校長有一個不凡的稱號：龍淵。我也見到許多信件上寫著「江

校長龍淵親啓」的字樣。幫校長清掃和做菜的，原本是一位外省老太太孫媽，孫媽離開後，就換成本地的秀英接手。秀英的菜愈做愈好，很快地就能做一整桌江浙口味的酒席。

### 嫻靜自如，姊妹情深

在這種氣氛輕鬆的宴客場所，平常嚴肅的校長臉上會抹上一絲微笑。而在大部份對學生講話的時刻，校長則多半是板著臉、皺起眉頭。也難怪我第一次看到她微笑時感到十分怪異和不習慣，我甚至會有一種自己犯了過錯即將被處罰的感覺。

校長向來是極正直而毫不苟且之人。每年初一出席我三姨媽家午宴，宴後有時會擺桌，或打橋牌或衛生麻將；校長總說：「妳們賭博，我們先告退。」她那嚴肅的形象似是天生如此，但我也聽過「爲當校長，不得不然」的說法。

由於江醫師待我不同，有時我會去校長官舍陪她們姊妹用晚餐。就是那時，她們教會我用水果刀削梨和蘋果，和沖調熱可可。這些食物在當時可都算是奢侈之事。晚餐後，我或會留下來畫圖或做功課，偶爾及晚，江醫師則留我住宿。在冬天晚上，江醫師會捲好兩個棉被筒，調整燈光，我們在床上安靜地各自看書。

現在回憶舊時，我雖是少數能自由進出校長官舍的特殊份子，但確實總是戰戰兢兢；我盡可能保持安靜，不亂跑跳，而且特別小心不吵到校長。我那時還是個小學生，不懂得她們姊妹倆的寂寞。校長閒時或讀書、寫書法，或吹奏簫；江醫師則愛讀小說和集郵，偶爾會斷斷續續地哼唱那首「何日君再來」。她們在家的日子既靜態、又單調。兩人之間話並不多，不似許多愛聊天的姐妹們。校長的老友雖多，但除年節外並不常往來；江醫師總以校長的朋友爲主，似乎少有其他舊識。

### 特別緣分，依依不捨

我上初中後(1961年)，江醫師收我爲義子。那時學校內的宿舍陸續拆除改建教室樓，我們也隨之搬出學校。雖然見面的機會較

少，但逢年節總要向她們拜年。她們照例要給我們壓歲錢，而且我的一份總比妹妹多些；大家總難免好奇，一向講求男女平等的校長為何如此？

我初中上的是男女同校的五省中新聯分部，正是由這女校主辦。記得校歌中有「唯我女校」及「為我女界爭光耀」等詞句，我們男生自然「改女為男」。我後來略帶惶恐地與校長說及此事，她認真的說當然可以。

有時下午無課，我會繞到學校探望江醫師，她總會欣喜萬分；我照舊在醫務室那張空著的大桌子前坐下與大家談話，待告別時，她又總依依不捨，要陪我走到校門口。雖然年齡相差甚大，我們之間的溝通並無障礙，也似乎存有一種特別的緣分。

1971年，校長自女校退休後，轉任華興中學；那時包括家母有好幾位老師也隨之辦理退休，說是「與校長同進退」。江校長在綠園長久以來所代表的一個時代也似乎宣告結束。據說續任的校長嫌舊官舍破爛不堪，花錢大修；由此亦可見江校長一輩子節儉為公。

她退休後，住處也搬至重慶南路一帶的二層樓退休宿舍。由於華興較遠，其交通工具亦由原來的三輪車改為轎車。有些文章說江校長將宿舍讓給其他老師居住，並不正確。事實似乎是，那塊原先計畫僅蓋退休宿舍的土地，一大半建造了教職員宿舍，其餘土地才建造退休校長宿舍。

退休宿舍的一樓是門廳、客廳、餐廳和廚房，二樓則為起居室、兩間臥室和校長的書房。這房子空間當然侷促些，院子也窄小得多。搬家不到一年，江醫師在下樓梯時摔傷，住院治療；腿傷稍癒，又檢查出患上淋巴癌。那時我正在服役，週休返北時常去醫院探望，見她身形消瘦又飽受病痛煎熬，甚是不忍。沒有多久江醫師便去世了，那大約是1972~73年，其骨灰暫奉松山寺。

### 圓滿人生 如風遠逝

我後來感覺到，她們姊妹的個性有點像是槓桿的兩端，一剛一

柔，又相互彌補。江醫師去世後，校長慢慢變得溫和可親，她在公開場合的笑容似乎也多了。原先清瘦的體型也逐年略顯福態。有幾年帶領華興中學棒球隊出國比賽，卻掀起了穿綠制服的校友們一場又一場同學會的熱潮；老校長的體力依然健旺，我相信那必會是她感到滿足和開心的時刻。

在她最後的十五年中，或許因有秀英長年為伴，而多少受到本省民俗信仰的影響。因為思念逝去的妹妹，她聽說有人夢到江醫師，便會詢問逝者是否需要甚麼，而買了各種紙紮的器物，到松山寺去火化。

每年三節，校長照例會請一桌客，而我們總會前往。雖然年邁，她講話依然有力，精神也仍然旺盛。任何新鮮的話題依然會讓她思考、並發表看法。

過八十五歲後，校長健康情形稍差。以後經診斷為胰臟癌，住台安醫院治療。我隨父母探望數次，見醫院控制得當，並無明顯痛苦。據說臨去的前一天，她淡淡微笑的說：「明天此醫院有兩人當逝，一在某樓，另一為我。」其神智清明若此。

事後我們去火化場送終，師傅從骨灰中挑出十數粒圓珠般物說：「這便是舍利子了，逝者是有德之人。」秀英討留若干，常年祭拜。隨之我們有數部車輛，開往金山安樂園辦理安葬，江醫師的骨灰罈亦一併帶去；自此姊妹魂歸一處，遙望浙江故土。

## 消失了的北一女舊校園<sup>27</sup>

趙建中

從不滿一歲到十三歲，我的童年就在北一女校園裡度過。

每到夜晚，除了夜間部的教室和宿舍區的書桌檯燈，全校都是昏黃幽黯。

到了寒暑假可就野多了，校園充滿了無窮盡的角落讓我們去冒險……。

前幾年女兒還在女校唸書的時候，我再度踱入那曾經是十分熟稔的校園。那天正逢校慶，只見到處都是學生，既高且大的建築物把小小的校地塞得擁擠不堪，令人有一種窒息般的壓迫感。我試圖尋找一些曾經熟悉的角落，卻屢告失敗。慌亂間，我遁入圖書館後側與舊至善樓南邊的小片空地，沿著隣氣象局的圍牆想要尋找記憶的蛛絲馬跡，一直轉到鄰公園路圍牆內的死胡同；終於發現我所走過的僅僅只是我們行內所稱的法定空地，一點兒也不多。

之後，我的思緒常帶我回到五十年前。那時我們都還是孩子，而舊時的校園對我們是無比的廣大。那時的建築除光復樓外，大都只有一、二層樓高，但是屋宇繁多，廊道彎延，空間的層次變化多端而有趣。

在 1960 年以前，女校的校園大致上延用日據時留下的建築物。我記得自 1950~60 年間唯一興建的幾棟建築，先是圖書館，後為靠近女師專的東半部明德樓；而科學館大約是在 58~59 年。那時主要的教室樓，一為光復樓，另一則為敬學堂。

敬學堂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建築，它面對大操場的立面對稱而莊嚴，比光復樓多了點現代感(有一張舊照片可看到當年的司令台就設在那兒)。進門先是一個挑高的門廳，一、二樓各六間教室。這棟建築離宿舍區很近，建築四周可以說充滿了我們的兒時回憶。其

---

<sup>27</sup> 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B7版)」，2012/01.28。

南側早先有一道防禦用的土牆，後來拆掉改建了圖書館。

圖書館在興建的時候，其東側空地上堆滿了拆下的模板木料，我們去探險，不慎一腳踩到釘子上，痛入我腳心。後來好友太楓的母親擔任館長，我暑假常去借故事書看。

校園西南角的兩棟舊房子，大概沒幾個人還記得。多虧父親當年所攝照片，可以佐證。現在是學生活動中心的角落，以前是禮堂，格局雖小但細緻而典雅。進大門後是一窄小門廳，兩側有樓梯可上二樓後方的觀眾席。一樓講台兩側有兩幅如對聯般的刻字，我只記得字數較少的那幅是國父的：「養天地正氣」和「法古今完人」，刻在兩塊很大的木板塊上。禮堂兩旁窗戶旁的白牆上，掛滿了一幅幅革命先烈的照片和事蹟。那時的禮堂多半充滿了這種種革命氣氛，而播放的音樂泰半是反共歌曲；今天的年輕人或者無法想像，當年卻是再自然不過的。這禮堂當年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我記得的就有音樂會、平劇、每週六的電影欣賞和每學期一次的學生同樂會等。當年日子單調，遇上這些活動我們孩子們是全數捧場，只有平劇是例外。

在禮堂旁、靠近女師專的是風雨操場。雖然有著斜瓦屋頂，卻是不折不扣的鋼架結構，兩側有鋼架斜撐出牆外。這房子開窗的不多，天花上雖有整排燈具卻因省電而少用，以致於室內經常是陰暗的。我後來在建中也看到一棟情形類似的風雨操場，應該都是三、四十年代日人的標準設計。我們偶爾要借運動器材，體育組的老師總會登記為「某老師子女」；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還記得，這建築與女師專圍牆之間的隙地上曾堆放了數不清的舊雜物，是我常要拜訪的寶地。

在禮堂與光復樓之間的空地上，曾經有一棟三米正方的小屋；雖小但做工講究，略有新古典風格。小屋朝東有兩扇銅門，上面有細緻的雕刻。這小屋終年深鎖，我們都傳言裡面關了惡鬼。有一天門終於開了，我們遠遠圍觀，原來只是一疊又一疊的老檔案。連存

放檔案都需特地建一小屋，可見日人態度之慎重。這小屋很早就拆了，那塊空地也改建為球場。

在光復樓和圖書館以東，除了一間福利社和露天游泳池，和新建的科學館，當年是一大片宿舍區，外加大廚房和工具、儲藏等空間。這些建築物全都是木構造，竹、草纖維為底材的灰泥粉牆或者是魚鱗板牆。可能是為防火延燒，建築物之間都留著一片空地，但是有很長而彎延的迴廊將這些房舍相連接，在雨天不怕淋濕。走廊的施工精緻、堅固而耐用，並有斜撐以防颱風。

福利社的位置約在光復樓和敬學堂之間，但是偏後(東)方。要去福利社得從光復樓東端轉迴廊、或從敬學堂後面繞過去。這建築約有七、八十坪大，倒有一半是等候空間；當年能提供的，除了課堂常用的紙張和作業簿外，還賣熱包子、茶葉蛋和簡單熟食。以今天的標準雖是陽春的不像話，從前卻是門庭若市。

游泳池的位置已很靠近公園路，其東側就只有大廚房那棟建築。泳池周圍有一層土坡，是水面高於外邊地面的老式做法。還有一道鐵絲網牆環繞，以策安全。

### 童年時的遊樂場

從不滿一歲到十三歲，我的童年就在這校園裡度過。平時校園人多吵雜，我和其餘十來個孩子都很收斂；到了寒暑假可就野多了，校園充滿了無窮盡的角落讓我們去冒險。我們最怕的當然是江校長，還有一位教務處蔡主任；她是全校第二號人物，身形與校長相似，穿著也像，遠遠走來有時會弄錯--我們怕的只是這一樁。綠衣女生都怕的孫教官就是隔壁鄰居，我看她笑的時候還多些。孫教官是典型的兩張臉：一面對學生就張眉瞪眼，沒學生在場時就轉回和顏悅目。

其實回想當年，江校長對我們孩子們的要求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不能浪費，包括水、電、粉筆和紙張等；二是不能大聲喧鬧，她最忌諱我們在教室樓中追逐喊叫，造成很大的迴聲。她認為學校

應該是安靜的場所，當年的女生也確實比較靜態。今天綠衣女生在學生活動中心內大聲尖叫的情景，江校長若還有知，必會皺緊了眉頭。

那時政府遷台未久，學校用電是能省即省。每到夜晚，除了夜間部的教室和宿舍區的書桌檯燈，全校都是昏黃幽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孩子們夜間不敢一個人去上公廁。遇到很少有的情形我獨自回學校時，不論走的是光復樓一樓長廊或是其北側的戶外步道，總會令我駭怕；我試過快跑，但是恐懼更甚。總要見到宿舍區的燈光，才能放心。

校園位居京畿要地，早年雙十節老蔣總統最重精神講話和閱兵。我們小孩們有興趣的當然是後者。那時重慶南路自貴陽街以南(以北是管制區)，馬路兩側早已是人頭洶湧；我們卻只要搬個小凳，站在學校圍牆裡就看得一清二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一排排的部隊本來好好踢著正步，但一過貴陽街就鬆散下來。以前要空投到大陸的傳單也常會先在這一帶上空試投，我們搶著撿拾；傳單的紙質較好，很適合用來摺紙飛機。

### 舊時街景風光

舊校園的東邊與北邊，舊時也有著幾乎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貴陽街和公園路轉角處，原設有一個後門。當科學館施工時這門常開著，以便施工車輛進出。我那時上女師附小(現在的師院附小)，從這出入能省一半的路。今天的介壽公園上曾經蓋著一棟巨大的三軍球場，除了辦籃球賽和軍方活動，也是當年全台北最大的表演場地。雖名為球場，實際上是一棟鋼構的小巨蛋型建築；當然那時不講造型，外觀就只是一層又一層的鋼架子。早時的沈常福馬戲團、白雪溜冰團等都在那兒演出。我們佔地利，偶爾會分到優待券多看一場。

在三軍球場旁的貴陽街上，曾有一排今天少見的香肉店；鄰居王伯伯帶我去開了一次葷，我只記得肉質細滑，比牛肉好吃。也是

這王伯伯讓七歲的我吸了生平第一口菸，嗆得我一輩子不去碰它。

那時這一段公園路與中山南路之間全是住宅區，我就知道有好幾家女校的教職員租屋住在這一帶。而臨公園路邊的，全是小吃店，供應附近住戶、軍人以及女師專和附小的師生。後來不知何時，這片住宅區陸續拆除，北邊建了外交部，中段建了學校和中央圖書館。

## 《人生進行事》：吃在北一女公園路<sup>28</sup>

趙建中

我踩著墊腳的磚塊，隔著北一女圍牆，扯著喉嚨喊著「買四個饅頭」，公園路對面師傅很快就閃避車輛，送了過來；隔著那幾條鋼筋的開口，銀貨兩訖。

厚實的饅頭塗上牛油和果醬，配著豆漿或稀飯，真是好吃。

以前，北一女東側靠台北市公園路的圍牆分佈著三、四處人眼高的開口，每個開口高約四十、寬約六、七十厘米，都嵌著直立的鋼筋以免外人攀入。公園路對面開著幾家小吃店、一家包子店和一家山東饅頭店。這些店面都算是違章建築；門面簡陋，食物售價也不高。附近都是住宅區，再加上女校和女師附小的師生，這排店面就還算有些生意。

### 隔牆買饅頭 熱騰騰美味

有好幾年，那山東饅頭就是我家上選的早餐食糧。每天起床換好衣褲，買饅頭就是我的工作。怎麼買？當然不是出學校大門、走貴陽街轉公園路；繞那一趟怕不要二十分鐘！我走到忠字宿舍底、左轉後經過大廚房，就是那面對饅頭店的圍牆開口。那時我人矮，得踩著墊腳的磚塊上，才能從開口望出去。我扯著喉嚨喊著「買四個饅頭」，對面師傅很快就閃避車輛，送了過來；隔著那幾條鋼筋的開口，銀貨兩訖。我一面兩手交換著熱騰騰的饅頭，一面跑回家；才五、六分鐘，就完成了任務。

要談到省事偷個懶，這可比不上周家表伯。據父親說，表伯以前在杭州住在三樓，因為懶於下樓買點心，想出用麻繩垂下竹簍的招數；樓下點心店老闆打開字條，合對了錢，便如數將點心置入。據說當時經過幾次的技術改良，周家表伯終能達成目的。

打開用報紙包裹的饅頭，還正冒著熱氣；我們用刀將厚實的饅

---

<sup>28</sup> 見《中國時報》「人間新舞台(20版)」，2012.07.01。

頭削成幾片，塗上牛油和果醬，配著豆漿或稀飯，真是好吃。不知何時起，那種厚實又有嚼勁的饅頭就慢慢消失了，只有現在軟軟的機器製饅頭。

### 戰地口糧點心 滋味難忘

那個年代還沒有瓶裝牛奶可喝，有的只是罐裝的克寧奶粉，而且不像現在是所謂的速沖式。克寧奶粉並不便宜，大部份人家都是直接用滾水沖泡，沖出一堆奶粉疙瘩浮在表面，小孩都不愛喝。倒是有時晚上我到周乾娘(即周表伯之妻)家找表兄弟玩時，她總會細心的給大家沖泡一杯「好喝的」牛奶，我就愛喝。

市面上偶爾會流出一些美軍戰地口糧，女校事務組長便會分給宿舍區同仁。我嚐過的便有餅乾、巧克力、肉類、水果等，都是裝在小錫罐或紙盒中密封的食物，品質不差。包裝上印滿了密密麻麻的英文，我們總是隨便挑幾樣。我從不清楚這些口糧究竟是美援物資，還是將要過期的罐頭，在 1950 年代，沒有人在乎這些。當時隱約感覺到的是，美軍打仗時吃的比我們平時的還好。

我的幼年，也正是台灣最窮苦的日子。或許孩子們的感受到的苦很有限，我動筆時所回憶到的，只是一籬筐的溫馨與幸福。看著一張 1956 年的老照片：兩家小女生一起過生日，居然還有兩個生日蛋糕！那蛋糕的奶油難吃極了，但是沒關係，因為我們當時只有期盼和快樂。

## 二、東海憶舊

### 十年東海風(1967~1977)<sup>29</sup>

趙建中

#### 昔日山林

曾經，這裡就如同一修院。樹木稍矮而疏，風略大些，到了秋冬的夜間則少有人行。記得當時工學院正在興建，文理道上的榕蔭尚不能相連。在黃昏後走到建築系學長設計的鐘塔處，則是聊天看星星和眺望市區夜景的僻靜所在。整個校園被重重相思林包覆著，自成一個天地。少數不自滿足的學長們向樹林外探索，他們定位出南方的溪谷、竹林、果園和甘藷田，向西的大片甘蔗園，以及有地道相連的碉堡和斷崖，散佈在這片起伏有致的坡地上，形成了東海人的風景。這片風景斷斷續續連向更遠處的小鎮：沙鹿、清水、梧棲甚至豐原、后里和彰化，形成了大家心中長久的、大學生涯的記憶。而教堂的頂端常常突出林梢，給我們指引出母校的方向。

自我初入東海，到畢業服役出國再返校任教，這十年是東海印象最深刻最清晰的。自生澀到成長，校園伴隨我們。包容我們，離開我們，或者偶又回到我們夢中：總是偶然記起攀爬水塔和藝術館(現音樂館)屋頂，做土窯烤蕃薯，在夢谷烤肉；啃過既不甜又不細的土梨或雖甜卻老的甘蔗；在山洞中開舞會弄起全場灰塵；徹夜不眠既疲倦又興奮地聊天不停；在田埂上晨跑並在回程接近藝術館時聽到早起學生的練琴聲；抽籤送系館熬夜的女同學回宿舍並等待她們翻牆安抵圍牆的另一側；派代表上早上八點鐘的左利時結構課等等。鳳凰花開是每年夏季的期待，短暫的金龜蟲害亦曾連續數周干擾我們繪圖而未曾稍歇。

---

<sup>29</sup> 見《東海建築人物思潮與作品(一)》，頁12至14，中華建築文化協會及東海建築系編，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12月23日。

## 系館與同學

長條的舊系館(後改爲工工系使用)是按一至四年級自西向東排列，西端有一間小教室，東端原爲儲藏室後改爲辦公室。平面雖簡單，通風及採光均佳。當時工學院還在施工，一般工學院必修課和部分本系課都在理學院上課。由於小班的緣故(我們十三屆畢業時僅十六人)物理、微積分等課是與化工、工工二系併班上課。在成績上建築系同學總是掉在後面三分之一，不及格需暑修的相當多。至於老漢的西洋建築史也不易過關；記得當時是在理學院二樓有木地板的階梯教室上課，上學期三學分的課因放幻燈時瞌睡僅得到五十分，下學期二學分發奮圖強，每張幻燈片都摸黑做筆記畫圖、課後再找資料重新繕寫，居然得到七十五分而平均及格。

當時做設計都用丁字尺，遇到圖板左側不平，書出的線條常不平行；在紙鎮出現以前同學都習慣裱紙在圖板上待設計圖完成後再割下邊緣，洗刷圖板。在針筆出現之前用的鴉嘴筆，時常不當心就會有一滴濃墨滴在將近完成的圖紙上。這些瑣碎的事常耗去不少時間。十二屆以前的學長多半有畫透視圖再上水彩的功夫，到我們這屆因王體復老師帶頭示範，就開啓了東海紙板模型的新潮流。許多做模型的小技巧都是這逐漸摸索出來的。由於態度上兢兢業業，我們那一代的模型完成後都牢固好看，而平立面圖則往往較學長們遜色，更不必說彩色透視圖了。由於上述諸多麻煩事，往往一套圖加模型總要七、八天才完成，不似今天學生兩、三天就了事。

猶記得在大一時，由於系館位置僻靜，夜間少有人至。我和李敏輝(十三屆跳舞和撞球高手)偶爾去系點繪圖，至夜半聊起校園流傳的鬼故事，偶有發足狂奔回宿舍的情事。到了三、四年級，晚上去系館工作的同學漸多，逐漸有人開始用木板、竹竿、布幔甚至船旗來隔出工作小間的風氣。由於私密空間的建立吸引更多學弟妹們到系館工作，並且帶來收音機、咖啡、泡麵等，同學們便可以偶爾熬夜到天明。總而言之，這般系館熱大約是在 1970~1978 年間達

到顛峰，在新系館完工後亦曾熱絡過幾年(伴隨著迎新、送舊和各種舞會)；之後因東海別墅興建，學生往往能擁有更好的私人空間，去系館工作的學弟妹們就逐漸減少。

新系館的落成(1976)在當時是件大事。由於預算低廉(當時僅六、七百萬台幣)和營造廠施工不良，落成後一直有漏水的問題。但是其不論在空間內容(如新增的圖書室、教員休息室和最重要的評圖室等)和空間量上(每位學生有一個專用大圖桌)都承諾了東海建築系其後二、三十年發展的需要。一直到今天，由於學生人數的限制(許多學校都變為每年級雙班七、八十人)、專任老師的比例，以及獨特而寬廣的評圖室空間，東海學生的素質一直都很高；每年畢業評圖成為全校甚至全台灣的盛事。也許，如果有所謂的東海風格，其起源大約應回溯至 80 年代的當時罷。

### 師長素描

在 1967 年我初入東海時，當時建築系的師長有陳其寬、胡兆輝、王錦堂和王友遂等人，而漢寶德先生時初留學返國任系主任，1968 年莊喆、王體復和陳永齡回校任教，69 年李祖原、華昌齡和 Dillingham 來校，我們這幾屆很幸運地遇年輕而各有專精的好老師。其中陳其寬先生是早自 1955 年東海建校就在了，眾人皆知當時他與張肇康先生在貝聿銘的指導下負責早期的東海校園規劃和建築設計。其中張主要設計文、理、工學院和行政大樓，而陳先生則為藝術館(現音樂系館)、老建築系館、男女單身教職員宿舍和女生宿舍。路思義教堂應該是貝的構想但大部分由陳執行完成。陳先生最好的作品應是藝術館，他將中國建築配置與西式薄殼傘形結構相結合，巧妙地得到一種不論在空間、色彩和韻律上極為精緻的秩序來(漢先生曾譽為全台灣最美的中庭)。陳先生對東海另一貢獻是校園配置和植栽，曾聽聞他構思女生宿舍之情境為：步下文理道台階、轉入水泥板小徑、左側有教堂、右為桃花林(後已砍除)；過小橋流水、入圓洞門，方為女生宿舍云云。

胡兆輝先生在當時可說實質上的大家長，他的豪邁、風趣，他的經驗以及胡師母對大家的關心愛護促成了當年我們所見到的、建築系老師們的定期餐敘和良好的互動。王錦堂先生最大的貢獻在於他促成的台隆書店建築譯叢，他著作的建築物理和設計方法等書對台灣學子亦有相當大的意義。

王友遂是我們大一基本設計和工廠實習課的老師，時助教為剛畢業的張肅肅。當時王先生自 HT 帶回來的那一套訓練不論在線條、色彩和稍後的實物設計作業均相當繁重但亦有趣。而由於有專案預算的緣故，我們工廠實習課(設計一把椅子)允許每人任意選擇材料(如整片的不鏽鋼板或口徑四、五十公分的實心檜木等等)，由校方採購並有機械工幫忙將金屬原料加工至學生設計圖所需的弧度和線條等，是相當難得的經驗。王體復和陳永齡則帶回來第一手的國外建築系資訊以及親手示範做模型與繪圖，且因年齡相近而易與同學打成一片。莊喆帶我們二年級繪畫(一年級還是畫石膏像的年代)並廣泛地介紹西洋現代美術，師母馬浩稍晚則在宿舍後院搭起瓦窯燒陶土作品。

李祖原當時挾大阪博覽會設計師之盛名返台，教授 Lynch 的 *The Image of the City*，並帶著建三同學作都市設計--柳川計畫。他的一舉一動都時髦極了，常是同學仿效的對象。他後來參與高雄紀念堂競圖時的表現也讓我們見識了作設計磨圖的功夫。

漢先生初任系主任時僅三十三歲，他以優雅的儀態和犀利的言詞很快地贏得所有師長的好感和學生的欽羨。他評圖時往往不輕易發言，而一旦發言總是切中要點；在 Studio 看圖時他從不動手改圖，對學生不成熟的構想常是搖頭不表贊同，直到用功的同學提出較好的設計圖或是其餘同學逃避他為止。他辦「境與象」雜誌曾風靡全台灣建築學子，而他帶畢業設計逼使學生發掘問題、訂立目標策略的做法亦曾推廣至其他各校，其結果雖是見仁見智，但能讓台灣的年輕人思考問題總是不錯的。

### 小結

自 1974 年開始陸續有校友返台任教，韓建中、我、楊明雄、詹耀文、張肅肅、周文吉等是較早的一批，同時任教的非校友有黃永洪、羅聖莊和郭肇立。洪文雄似乎是一直在東海，他娶妻生子購屋生根於斯地，是對學生學業上和生活上影響相當大的人。時至今日，老一輩的教師或凋零、或退休、或出國，新一代的老師幾乎都是校友任教了。他們都是對東海有感情的人，能長期專任於此地必然發揮了很大的影響。現任系主任羅時瑋特別有心，費盡力量來辦建築系四十年回顧展，必然將是難得的盛會，我們除了預祝展覽成功外，也希望各屆系友持續出錢出力，把建築系和系館經營的更好，把這塊老招牌擦得更亮。

## 側寫老漢<sup>30</sup>

Chien-Chung Chao

Born in Hangchow, Chikang, China in 1949, and received his Masters in Architecture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1975 Lectur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unghai University. 1975-91, Established C. C. Chao Architects & Planners in 1982 Visi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Chungyuan University, 1955 till now.

趙建中

1949年出於浙江杭州，1975年畢業於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築研究所。1975~91曾任東海大學建築系講師、副教授，1982年成立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1995年迄今兼任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 側寫老漢

趙建中

漢寶德先生七十壽辰，肇立兄通知我們寫些文字為賀，回想1967年漢先生初返東海大學任系主任，75年起我留學返國赴東海軍任教職兩年，後又於78-81年在漢光事務所參與設計工作，前後歷經十五年光陰，我想就以這段時間為範疇，寫些當時所見所聞。

漢先生初返東海大學任系主任，年僅33歲。時先生新婚不久，身材瘦削，戴黑框眼鏡，打一條素色窄邊領帶，步行時常若有所思；談話時神色較嚴肅，許多同學見之心生畏懼而不敢言語，故先生常有「學生對面走來不打招呼」之歎。

當時漢先生對系裡的佈局是這樣的：1967年我們大一時王有遂返國教授基本設計；大二時王體復及莊喆(專授繪團)回校任教；大三時李祖原、華昌齡和Dillingham來校；再加上原已在校的胡兆

---

<sup>30</sup> 見《建築》84期，頁62~67，2004.09。

輝、陳其寬和王錦堂等(上述先生均為專任)，就每屆僅 12-18 人的建築系而言可謂陣容堅強，而我們這一屆很幸運地遇到好老師。

漢先生當時除擔任系務外，另外還教授中、西建築史和高年級設計課。先生授建築史時相當專注，每有學生遲到開門就打斷他思路一次；有時先後數人遲到，先生就不悅而言：「以後遲到的人就別來上課了」。在設計課方面，我大二、大三做設計好壞常是碰巧，時常摸不到要領；但是到了三下漢先生帶我們設計課，就有很大的不同。先生通常不動手改圖(就算偶然動筆時亦似乎故意畫得潦草不清)，不以其想法影響同學，對於同學不成熟的構想總是不表贊同，但又不指出一條明路，直到用功的同學提出較好的圖面或是其餘同學逃避他為止。

漢先生帶設計課的方法大抵如此。他這種教法對我而言卻反較受用，經過幾次磨練之後我做設計的思路好像豁然開朗，而先生實為我的啓蒙恩師！後來在東海、淡江、中原陸續教設計近三十年，大體上用的也就是當年先生教我們的辦法。不過偶爾碰到一籌莫展的學生時，難免要順其思路指點一二。

當年建築教育在國內仍屬萌芽階段，中文建築書幾乎可以十隻手指數完，英文書雖多但大家程度實在不夠；在這種情形下我發現找漢先生聊天是最快又直接學到東西的辦法。那時也不管是否打擾到先生隱私，有時晚餐後我和王重平(後來又加上張岱文)兩個膽子大的就逛到老師宿舍區去敲漢家的門。先生應門時總是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但是話題一打開後就變得滔滔不絕，興致勃然。有時聊到十一、二點鐘我們都呵欠頻頻而先生尚面無倦容(師母和子女已陸續入睡)。後來我們就私下給先生封了一個「消極的煽動家」的頭銜。

「評圖」一直是建築系的一件大事，那時全系四年級學生加起來不超過 50 人，漢先生盡可能參加每一年級的評圖，因而對各年級設計課的教學均知之甚詳。他評圖時往往不輕易發言，而一旦發

言總能切中要點。低年級同學則很早就瞻仰到先生風采。那是一個全系上下幾無隔閡的年代，我至今還能依稀想起先生當年熱切、專注的眼光和動人的言語是如何引發出我們對建築的熱忱。

漢先生嘗說他的思想體系大約在三十歲以前建立了。他早年寫於「百葉窗」和「建築雙月刊」雜誌的文章後來擇精印於「建築的精神向度」；而自我們大四起開始的選修課「建築討論」其內容則陸續整理發表於「境與象」雜誌。這兩類刊物在當時吸引了全台灣對建築有興趣的青年學子的熱切關注，雖然經營極為辛苦，但其影響力是相當廣泛的。那段時間東海建築系像是一塊磁石，先後吸引了夏鑄九、黃永洪、郭肇立等它校優秀的畢業生來東海擔任助教或助理。

1975年我留學返國，徵得先生同意赴東海專任教職。此時先生年約40出頭，身材較壯碩，面色紅潤，頭髮略長而蓬鬆，戴淡墨綠色眼鏡，打花色領帶，時常穿背心，有時甚至穿紫色襪子；這時的漢先生散發出一種濃厚的美男子般的學者氣質。由於我與學生接觸較密切，發現在學生口中「漢先生」已經變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離的重要話題，從衣著、到談吐、到授課等等，而先生與學生之間之互動也明顯改觀。記得當時師母(蕭中行女士)常留美國辦理身份，漢先生獨身在台灣；不久登琨艷來建築系旁聽，逐漸到先生家幫忙打理一切，開始了他們這段長達近30年的師徒關係。

那時建築系新系館剛開始興建，漢先生派我兼做監工，其實我當時缺乏結構與施工的經驗，委實不夠資格。記得有一件事我與先生意見有所不同：由於新館之設計是一自高年級至低年級逐層下降的建築物，而一樓最後方的一年級繪圖室，其室外即為大片草坪(那時服務道路尚未興建)；我認為各年級向下向外能看到草坪是工作之餘眼睛休息的良好方式，故建議將漢先生原設計的整面牆打做為大片玻璃窗。孰料先生不表贊同，說道「如果學生要看風景，大可以走出去看」。後來終於勉強同意在柱旁開了幾個直條窗。另外有

一次我晚上有事去先生住家時，先生單獨一人在家，我敲門後聞其音便推門而入，始終找不到人；後來終於在一間僅兩坪大的小房間看到先生；他正在為寫一篇文章找搭配的幻燈片，旁有一小收音機小聲地播放西洋流行音樂。從以上兩件事我發覺到漢先生做事時是全神貫注的，而且他不喜歡開放的空間感睡覺--像 Mies 那樣的玻璃屋更是先生絕對無法忍受的！

漢先生最令大家感到有趣的是他對某些細瑣小事似乎無法做好，這也成為先生的迷人之處。現在是監察委員的馬以工原也是學建築，某一年夏天在眾人鼓勵下提出願請大家吃一桌她親手做的菜，「只要漢先生同意洗碗」。後來賓主盡歡，酒菜均美。事過多年，其它菜名我已模糊，但印象最深刻是一碗菊花黃魚羹。

自我們那一屆(13 屆)開始，東海的畢業設計便成為建築系一件大事。漢先生以方法學的作法要求每位同學先提出問題，再針對問題定出目標和策略；但是那個年代的學生有幾個人能想出什麼建築上的問題？於是乎挫折、煎熬隨之而生。到了後來幾屆，學生、老師都苦不堪言，於是有一次我聽到先生嘆息說道他應去研究所(而非大學部)教書。記得在 1975 年秋，后德仟、張孜孜那一屆學生為獨自在台的漢先生開了一個生日會，那時師生間相處融洽，漢先生有感而發便寫了一篇方塊文章名為「生日蛋糕」。這屆學生以為如此一來畢業設計便無需憂慮，快快樂樂地過了一個學期，到後來發覺「惡夢」仍不可免，有些人便說先生是翻臉無閑情。其實先生公私分明，那裡管這許多。後來白錫旻等幾位畢業後台中做房地產有聲有色，他告訴我說「老漢的方法學」真的管用。

東海當時始終未成立建築研究所(一直要到 1980 年)。到了 1977 年四、五月時，漢先生已安排好將離開東海去接中興大學院長。他說已將他最好的十年給了東海，應該是離別的時候睡了。我那時一則要為先生拍些照片留念，一則也恰巧與張肅肅定下賭注(要拍先生抱著東大附小石獅子的照片)，便利用某日先生快下班時，先拍

些他與系館的合照，隨之是校園中的生活照，俟下行到教師宿舍區的公車站牌附近時(通常漢先生要右轉返家)，我突然提議幫他拍些附小庭園的照片可以寄給在美國的子女看，他一口答應。後來照片沖出，相當成功，不但有獅子，連大象、長頸鹿的全部拍了；張肅肅依約定請全系老師在台中吃了一頓烤鴨全席。

在 1978 年尾，我到漢光建築師事務所開始工作，記得事務所位於富錦街 359 巷某條衚子(巷子)的五樓上，是相鄰的兩間公寓打通而成。同事約有 6-7 人，繪圖桌多半在左側，我和登琨艷均在此間工作。由於漢先生院長事忙，平時均由其弟漢寅德先生(我們稱小漢以與老漢有別)負責行政工作；小漢先生人很爽朗，是一位相當好的結構設計師，曾誇口說過「只要模型搭得起來的建築物，都可以設計相匹配的結構」。漢先生通常每週六上午必來事務所，瞭解各案子大致的進展和交待相關事項等等。通常每個案子他都會有一個初步的構想，然後或以草圖，或以口述交待我或登琨艷進行工作；或許因我們之間背景和喜好上的差異，由我大致處理造型較現代的案子，而琨艷則處理所有傳統形式的案子；後來則另有一組人處理古蹟維修方面的計畫案。漢先生事雖忙但總能同時間做好幾樣事情，例如他總是利用搭火車時寫方塊文章，偶爾也寫社論；並提出諸如「台北市獨特風格研究」等計畫案。人雖忙，但在外表並不顯出匆忙的樣子，固然與先生個性有關，也因為有充分準備和時間運用得宜罷。

我在漢光三年半，除中山大學競圖案外，主要共參與過三個案子。聯合報第二大樓費時最久，原先配合舊大樓外觀如蟬蛻般再生的新大樓構想一直持續到設計發展定案，但半年後終不為業主接受。事務所同仁在最短時間發展出 6 至 8 個不同的外觀構想，其中之一由我提出的曲面造型終於被接納而定案。記得某一天漢先生對我說他曾試著畫出不同的曲線平面但還是我畫的曲線稍好些，這令我十分得意；但也看出先生總是利用時間思考事情，即使是一條曲線。

第二個案子是三總民診大樓，該基地最難之處是深約為面寬的三倍，且縱深面偏東西向。而基地的北側面臨丁州路，亦為未來主入口的方向。這個案子讓我學到許多與醫院設計有關的知識。而漢先生因不能忍受我原提草案平面的單調，也使得最後定案平面有變化得多。學弟唐寧則協助我針對大量偏西晒的窗戶找到理想的遮光角度。

第三個案子是彰化文化中心，也是漢先作品自西式外觀轉向本土化的第一個案子。自從 70 年代初漢先生對傳統建築開始關注，進行調查測量以及提出修復計畫以來，將對本土建築的瞭解轉化到事務所作品上應該是很自然的發展。本案一開始漢先生交到我手中的草圖已具相當雛型，我主要所做的除了略為調整柱距以增加一個面對挑空大廳的環狀公共走廊外(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將面對廣場突出的左右兩翼做了一些凹凸處理使其更細緻些。這個案子有許多特別考慮的結構手法，如沒有小漢先生是無法實現的，學弟李安國協助處理立面細部，琨艷幫忙做會議廳的室內設計。建築完工後效果相當好，後來得到了 1983 年的建築師雜誌獎。

記得那幾年間漢光舉辦了一個事務所同仁的環島旅行，沿途下榻處有好幾處是漢光設計的救國團活動中心。一日車行至墾丁，天氣忽然轉熱，眾人紛紛除下衣物；我忽然看到一副很有趣的畫面：先生與師母併排而行，師母左右手掛滿了衣物、相機，而先生手持煙斗，一手置於背後緩步而行。我想這應與大男人主義無關，先生當時的思考大概早已遠離衣物和相機的層次了罷。

以上所記約為漢先生 33 至 48 歲之間的事情。一晃眼二十多年去了，我試著以舊書和老照片來追憶先生的「似水年華」，只怕是不能滿意。這些年來每年頂多去拜訪一次先生，先生頭髮雖斑駁，精神仍康健，身上早已換上一襲長袍，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氣度。漢先生對台灣建築界和文化界的影響實在太大，我這篇短文只是小品，相信應有許多篇文章可以描述先生的貢獻。但願天長地久，先生未來的日子依然充實滿足。

## 側寫老漢

Chien-Chung Chao 趙建中

### A PROFILE OF MR. HAN

For the great occasion of Mr. Han's 70th birthday, Chao-lee Kuo notified us about preparing a few congratulatory writings. Thinking back to 1967 when Mr. Han first returned to Tunghai University to serve as chairman of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to 1975 when I returned to Tunghai as a fulltime faculty member for two years, and later from 1978 to 1981 when I was the chief designer at Hankwang Architects. Our close relation spans 15 long years. Hence I thought it make a great sense for me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Han for that period.

When Mr. Han came back to Tunghai (he was a lecturer before) as chairman, he was only 33 years old. He had not been married long, had a slender figure, wore glasses with thick black frames , with a narrow plain-colored tie, and often walked by as if deep in thought; during conversations his expression would be solemn, many students were afraid of speaking to him, and he constantly lamented that students would pass by without greeting him.

At the time Mr. Han's arrangement for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was as follows: In 1967 when we were freshmen in college, You-sui Wang returned from abroad to teach basic design; during our second year, Ti-fu Wang and Zhe Zhuang (only for painting course) returned to teach; Tsu-yuan Lee, Chang-ling Hua and her husband Dillingham arrived during our third year. In addition to Zhao-hui Hu, Chi-kuan Chen, and Jin-tong Wang etc. who were already in the school (those mentioned above were all full-time teachers). For an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with a capacity of only 12-18 students per

class, this was a remarkable faculty group, and students of our years were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encountered such fine teachers.

Aside from being department chair, Mr. Han also taught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s well as design courses for seniors. Mr. Han would be very focused when he taught architectural history, I remember his thought would be interrupted each time a tardy student opened the door; when more students came in late, Mr. Han would disapprovingly comment that "late students shall not bother coming to class". In terms of design classes for my second and third year, I was somehow wandering between following the instructor's opinions and insisting my own scheme, and couldn't obtain better grades. However, in the later half of my third year, with Mr. Han in charge of the class, there came a big difference. Mr. Han usually did not change students' drawings by hand (even when he did on occasion, his drawings would seem deliberately sketchy) so as not to influence students this ideas. When dealing with a student's immature concept or scheme, he would neither expressed approval nor showed a clear solution, until the diligent students proposed a better scheme or the rest of the students kept avoiding him.

Mr. Han's methods for teaching design classes were more or less like what I've described, but a much better one for me. After a number of attempts and communications, my thought of design seemed to suddenly open wide, Mr. Han is actually the teacher who initiated me, and to whom I am deeply indebted! Later on , I kept teaching design studios continuously for almost 30 years at Tunghai, Tamkang, and Chung Yuan Universities, roughly using the methods that Mr. Han taught us at the time. However, from time to time on encountering some students who just couldn't think out some workable schemes, I

would unavoidably give a few pointers according to their very rough ideas

In those days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was still in a fledgling stage, the number of Chinese related books could be counted by just ten fingers,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English books, everyone was not up to that level.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found that talking to Mr. Han was the fastest and most direct way to learn things. Back then, even though we may be disturbing the Han's family, sometimes after dinner both Chung-ping Wang and I (later with Dai-wen Chang added on), would courageously saunter to the teachers' dormitory area and knock on Mr. Han's door. His expression always looked as if he was left with no alternative, but as soon as we got started on a topic, his words would pour out and he seemed very much invigorated. Sometimes when we talked until 11 or 12 p.m. we would repeatedly yawn whereas Mr. Han would not look weary at all (Mrs. Han and children of course were already slept). Later, we secretly gave Mr. Han the nickname "passive agitator".

"Jury" sessions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event in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at the time, the entire fourth year students added up to no more than 50, Mr. Han did his best to attend jury for each year and hence knew the teachings of the design classes for the various years very well. During Juries, he usually did not easily voice his opinion, but when he did, he was always able to get to the main points directly. Students from the lower grades revered Mr. Han's impressive bearing from very early on. That was a time where no barriers existed within the entire department. Up to this day I can vaguely remember how Mr. Han's fervor, the concentration in his eyes, and touching words, ignited our enthusiasm towards architecture.

Mr. Han once said that his system of thought was developed roughly before he was 30 years old.

The essays that he wrote in earlier years for magazines such as *The Louver* and *Chien Chu Bimonthly* were later anthologized in the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Architecture*. Other issues and topics from the architectural discussion elective for four-year students were later continually organized and published in *Environment and Form* magazine. During that time, these 2 publications attracted the earnest attention of all the young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aiwan who had interests in architecture. Even though running the magazines were extremely difficult, their influence was considerably extensive. In that period of time, the Tunghai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was like a magnet, attracting a succession of exceptional graduates from other schools such as Chu-joe Hsia, Yung-hung Huang, Chao-lee Kuo etc, to come to Tunghai to teach or to be teaching assistants.

In 1975 I returned to Taiwan after studying abroad, and became a full-time faculty member at Tunghai. At that time, Mr. Han was roughly in his early 40's, his body was now more stout, his complexion rosy, his hair longer and more disheveled. He wore lightly tinted dark green glasses, colorful ties, frequently wore vests, and even wore purple socks at times. Mr. Han at the time exuded the temperament of a handsome scholar. As I interacted with the students more closely I discovered that for many students "Mr. Han"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for the students: from his attire, the way he spoke, even to how he taught etc, And Mr. Han's interaction with the students also visibly changed. I remember that at the time Mrs. Han (Chung-hsin Hsiao) often remained in the States to handle citizenship things, while Mr. Han stayed in Taiwan alone. Not

long after, Kun-yen Deng arrived Tunghai as an auditor, and gradually began going to Mr. Han's residence to help him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thus beginning their disciple-master relationship for almost 30 years. At the time the new department building was under construction Mr. Han assigned me to supervise the construction. Actually I lacked the requisite experience in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at that time and indeed I was not qualified. I remember one thing where Mr. Han and I had a different opinion: The new building's design was arranged in descending order according to studios from senior students to first year students (the section of the building was somehow like Harvard's School of Design, but not under a big sloped roof) .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floor, there was a large lawn outside (at the time the service road was not built yet).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reat idea that all th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evel could look out at the lawn was good for them to rest their eyes when they were not working, and suggested Mr. Han to change the entire long solid end wall into some large windows instead. Unexpectedly, he did not express approval, and claimed: "students wanted to see any scenery, they could just walk outside to see it ." Later on he reluctantly agreed to add two narrow windows by each column. There was another time when I visited his home at night, while he was home alone. After knocking the door and heard a response, I entered the house but couldn't find him anywhere. Later, I finally found him in a small confined room; he was trying to find suitable slides for an article he was writing, with a small radio playing Western hits on the side. From these two things I discovered that Mr. Han always worked with undivided attention, and he doesn't enjoy to be in an open and expansive space-a glass house like Mies' would have been intolerable

for Mr. Han!

One thing that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o us about Mr. Han was his inability to complete some of the most trivial things, which also became one of his fascinating qualities. Yi-gong Ma, who is now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Control Yuan, is also an architecture graduate. In the summer of one year (between 1975-80), after being coaxed by us who were all close to Han, she proposed to cook a special dinner for us including Mr. Han, provided that "Mr. Han agrees to do the dishes." A festive affair that featured gourmet food and good wine thus ensued. After so many years, I really cannot recall all of the dishes, but one I do remember was a bowl of chrysanthemum flower and yellow croaker soup.

Starting from our year in 1971, Tunghai's thesis projects became a major event for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Mr. Han (basically using a design methodology) requested that each student propose an architectural question, and propose objectives and strategy relating to the question. However, how many students during that time would be able to think up any architectural questions? Therefore setback and torment shortly followed. A few years later, bo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all in torment, hence once I heard Mr. Han sighed and said that he should probably teach graduate school students instead undergraduates. I remembered that in the fall of 1975, De-qian Hou, Mei-mei Zhang and classmates of their year (going to be in their 4th year) planned a birthday party for Mr. Han, who was alone in Taiwan then. That was a short time when students and Han got along harmoniously, Mr. Han even wrote a column (specially arranged for him weekly) titled "Birthday Cake" in the United Daily News. This class of students therefore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then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ir thesis projects too much. But after breezing through one semester, they later realized that the "nightmare" was unavoidable, and a few said that Mr. Han was callous. In reality, Mr. Han clearly separates his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he wouldn't concern with such matters as this. Some years later, His-ming Bai and a few other classmates, after graduation, did real estate in Taichung with impressive results, and he told me that "Mr. Han's methodology" really came in handy.

Tunghai had yet to establish a graduate school for architecture (not until 1980). Around Spring of 1977, Mr. Han was making arrangements to leave Tunghai, to take the position as Dean of School of Engineering in Chungshing University. He said that he had already offered his best ten years to Tunghai, it should be time for him to leave. At the time I wanted to take some pictures for him as a keepsake, but I coincidentally also had a bet with Su-su Zhang (to take a picture of Han embracing a lion sculpture outside the Elementary School of Tunghai University). Hence one day when he was about to get off from work, I first suggested to take some pictures of him with the department building, followed by some candid pictures on campus. When we passed by the bus stop in front of the faculty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where he usually turned right to go home), I suddenly suggested to take some picture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arden for him so that he could mail it to the States for his children, and he obliged immediately. Once the pictures were developed, they were a big success, not only were there lions, there were even Han's photos with elephants, giraffes...the whole lot. Thus Su-su Zhang honored the bet and invited all of the teachers in the department to a full roast duck meal in Taichung.

At the end of 1978, I started working at Hankwang Architects; I remember that the firm was located at Fu-Jing Street, alley 359, on the fifth floor, where two apartments were combined into one. There were about 6-7 colleagues, the drafting tables were mostly on the left side where both Kun-yen Deng and I worked. As Mr. Han was very busy after becoming Dean, his younger brother Yin-de Han (whom we addressed as Han Jr. 10 distinguish from Mr. Han) handled administration work. Han Jr. was an affable person and an excellent structural designer, he once boasted "as long as a model can be made of the building, the matching structural design can always be built". Mr. Han would routinely come into the firm on Saturday mornings,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each case and to instruct on related affairs. Normally for each project he had an initial concept, and later either via sketches or verbally to direct either Kun-yen Deng or I to carry out the works. Maybe it existed differences in our background and interests, generally speaking, I would handle cases with modern forms whereas Kun-yen would handling cases with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s. Later there was another group handling projects dealing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Although Mr. Han was busy, he was always capable of multi-tasking; for example he would write essays for his columns on trains (between Taipei and Taichung), and sometimes editorials, and even propose such projects as "Research on the Unique Style of Taipei City" etc. He may be busy, but never appeared hurried outwardly, which is undoubted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ity, but also because he was always amply prepared and able to make use of his time suitably.

I was at Mr. Han's firm fo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part from the Chungshan University Design Competition; I mainly participated in

three cases. The second building for the United Daily News took the longest time. The original design was like a new burn building with some free-standing concrete frame to match the exact old building's facade, it was accepted and we almost finished the design development, But after half year the client said they didn't read like it. So in the shortest time possible, we developed six to eight different schemes for a new exterior (the plan was already decide because all the problems were solved), amongst which the curves surface one that I proposed was finally accepted. I remember or day when Mr. Han told me that he attempted to draw some different curves, but admitted what I drew were still slightly better, which made me very much pleased; but this also showed that Mr. Han always uses time to think about things, even if it was just a curve.

The second project was the Building for Public in General Hospital for Militarie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this site was that its depth was roughly three times of its width, and that the depth was more the east-west directi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site (also the width of it) in facing Dingchow Road where the main entrance would be there. This project allowed me to acquire considerable knowledge regarding hospital design, and as Mr. Han cannot tolerate the monotony in my sketches, which made the final design with a more interesting flood plan. My early student and a very talented designer, Ning Tang, assisted me in determining the ideal angle to block the sunlight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numerous west-facing windows.

The third project was the Changhua Cultural Center, also the mare project for Hankwang Architects to shift its western exteriors to a more local style. From the early 1970s, Mr. Han started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s to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from conducting

investigative surveys and proposing restoration plans. To transfer this understanding towards local architecture to the firm's projects was a natural adjustment. When the project was first started, the scheme that Mr. Han handed over to me was already pretty in shape. What I did in major was to add an encircling public corridor (Facing the square atrium) to link all the different rooms by slightly adjusted the span between columns (which I thought was very important), and namely to refine the two projecting side wings facing the main plaza. This project involved many structural techniques that we had to pay extra attention to, which wouldn't be possible without Han Jr. An-guo Lee, one of my first students and a very sensitive designer, helped handle the façade details and Kun-yen helped with the interior design of the auditorium. When the project was completed, the results were very successful and it was later awarded the 1983 Award of Taiwan Architect Magazine.

I remember that during those few years the firm arranged a tour around the whole island for all the employees, lodgings along the way were a few of the China Youth Corp's Activity Centers designed by Hankwang Architects. During a days' car ride down to Kenting, the weather turned really hot, everyone started to taking off layers of clothing, and I suddenly saw an interesting sight; Mr. Han and Mrs. Han were walking side by side, and Mrs. Han had her hands full with clothing and camera, whereas Mr. Han had a pipe in one hand and the other one placed behind his back as he slowly walked. I think of this to be unrelated to any chauvinistic inclinations; Mr. Han's thoughts at the time had perhaps merely gone far beyond the level of clothing and cameras.

The writings above are about things occurred approximately

when Mr. Han was between 33 and 58. In a blink of time,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I attempted to recall Mr. Han's "Temps Perdu" through old books and pictures, only afraid that I have fallen short. Over these few years, I visit Mr. Han at most once a year. Despite unruly streaks of white in his hair, he remains in good spirits, and he has long donned a long robe, with a quality of a Chinese old saying: "returning to original life". Mr. Han's influence on both the architectural and cultural field of Taiwan is just too great, this essay of mine is just a small piece of work, and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essays that can document his contributions. In hope of days everlasting, I wish Mr. Han a future filled with all the substance and contentment.

## 側寫老漢--漢先生的似水年華<sup>31</sup>

趙建中

漢寶德先生七十壽辰，肇立兄通知我們寫些文字為賀(《Dialogue 雜誌》將出「漢寶德專刊」)。回想一九六七年漢先生初返東海大學擔任我們系主任，一九七五年起我留學返國赴東海專任教職兩年，後又於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在漢光事務所參與設計工作，前後歷經十五年光陰。我想……

漢先生初返東海大學任系主任，年僅三十三歲。當時先生新婚不久，身材瘦削，戴黑框眼鏡，打一條素色窄邊領帶，步行時常若有所思；談話時神色較肅穆，許多同學見之心生畏懼而不敢言語，故先生常有「學生對面走來不打招呼」之嘆。

### 布局陣容堅強的師資

當時漢先生對系裡的布局是這樣的：一九六七年我們大一時王有遂返國教授基本設計；大二時王體復及莊喆(專授繪圖)回校任教；大三時李祖原、華昌齡和 Dillingham 來校；再加上原已在校的胡兆輝、陳其寬和王錦堂等(上述先生均為專任)，就每屆僅十二至十八人的建築系而言可謂陣容堅強，而我們這一屆很幸運地遇到好老師。

漢先生當時除擔任系務外，另外還教授中、西建築史和高年級設計課。先生授建築史時相當專注，每有學生遲到開門就會打斷他思路一次；有時先後數人遲到，先生就不悅而言：「以後遲到的人就別來上課了。」在設計課方面，我大二、大三做設計好壞常是碰巧，時常摸不到要領；但是到了三下漢先生帶我們設計課，就有很大的不同。先生通常不動手改圖(就算偶然動筆時亦似乎故意畫得潦草不清)，不以其想法影響同學，對於同學不成熟的構想總是不表贊同，但又不指出一條明路；直到用功的同學提出較好的草圖或

---

<sup>31</sup> 見《聯合報》「聯合副刊(E7版)」，2004.09.18。

是其餘同學逃避他爲止。

漢先生帶設計課的方法大抵如此。他這種教法對我而言卻反較受用，經過幾次磨練之後我做設計的思路好像豁然開朗，而先生實爲我的啓蒙恩師！我後來在東海、淡江、中原陸續教設計課近三十年，大體上用的也就是當年先生教我們的方法。不過偶爾碰到一籌莫展的學生時，難免要順其思路指點一二。

### 「消極的煽動家」

當年建築教育在國內仍屬萌芽階段，中文建築書籍數量幾乎可以十隻手指數完，英文書籍雖多但大家程度實在不夠；在這種情形下我發現找漢先生聊天是最快又直接學到東西的辦法。那時也不管是否打擾到先生隱私，有時晚餐後我和王重平(後來又加上張岱文)兩個膽子大的就逛到教師宿舍區去敲漢家的門。先生應門時總是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但是話題一打開後就變得滔滔不絕，興致勃然。有時聊到十一、二點鐘我們都呵欠頻頻而先生尚面無倦容(師母和子女已陸續入睡)。後來我們就私下給先生封了一個「消極的煽動家」的頭銜。

「評圖」一直是建築系的一件大事。那時全系四年級學生加起來不超過五十人，漢先生盡可能參加每一年級的評圖，因而對各年級設計課的教學均知之甚詳。他評圖時往往不輕易發言，而一旦發言總能切中要點。低年級同學則很早就瞻仰到先生的風采。那是一個全系上下幾無隔閡的年代，我至今還能依稀想起先生當年熱切、專注的眼光和動人的言語是如何引發出我們對建築的熱忱。

漢先生嘗說他的思想體系大約在三十歲以前建立了。他早年寫於《百葉窗》和《建築雙月刊》雜誌的文章後來擇精印於《建築的精神向度》；而自我們大四起開始的選修課「建築討論」其內容則陸續整理發表於《境與象》雜誌。這兩類刊物在當時吸引了全台灣對建築有興趣的青年學子的熱切關注，雖然經營極爲辛苦，但其影響力是相當廣泛的。那段時間東海建築系像是一塊磁石，先後吸引

了夏鑄九、黃永洪、李乾朗、郭肇立等他校優秀的畢業生來東海擔任助教或助理。

### 美男子般的學者氣質，是學生的話題人物

一九七五年我留學返國，徵得先生同意赴東海專任教職。此時先生年約四十出頭，身材較壯碩，面色紅潤，頭髮略長而蓬鬆，戴淡墨綠色眼鏡，打花色領帶，時常穿背心，有時甚至穿紫色襪子；這時的漢先生散發出一種濃厚的美男子般的學者氣質。由於我與學生接觸較密切，發現在學生口中「漢先生」已經變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離的重要話題：從衣著、到談吐、到授課等等，而先生與學生之間之互動也明顯改觀。記得當時師母(蕭中行女士)常留美國辦理身分，漢先生獨身在台灣；不久登琨艷來建築系旁聽，逐漸到先生家幫忙打理一切，開始了他們這段長達近三十年的師徒關係。

那時建築系新系館剛開始興建，漢先生派我兼做監工。其實我當時缺乏結構與施工的經驗，委實不夠資格。記得有一件事我與先生意見有所不同：由於新館之設計是一自高年級至低年級逐層下降的建築物，而一樓最後方的一年級繪圖室的室外即為大片草坪(那時服務道路尚未興建)；我認為各年級向下向外能看到草坪是工作之餘眼睛休息的良好方式，故建議將漢先生原設計的整面牆打開做為大片玻璃窗。孰料先生不表贊同，說道：「如果學生要看風景，大可以走出去看」。後來勉強同意在每根柱旁開兩個直條窄窗。另外有一次我晚上有事去先生住家時，先生單獨一人在家。我敲門後聞其音便推門而入，始終找不到人；後來終於在一間僅兩坪大的小房間看到先生：他正在為寫一篇文章找搭配的幻燈片，旁有一小收音機小聲地播放西洋流行音樂。從以上兩件事我發覺到漢先生做事時是全神貫注的，而且他不喜歡開放的空間感覺--像 Mies 那樣的玻璃屋更是先生絕對無法忍受的！

東海校園大部分的道路都是自西向東的緩坡，路雖緩但上坡路走久了仍會腳痠。有一陣子少數學生便試著以腳踏車代步；但是上

坡得用力踩，下坡常需一路煞車。記得是在一九七四年某天，漢先生竟然買了一部新腳踏車騎到系館，但是當天下班後就出了意外。原來建築系舊館到生物系南側那一段路較陡，路到盡頭又是一個左彎；聽說先生煞車不及，連人帶車摔到路旁低處的草叢中，腿部骨折而不能動。偏偏他山東人的傲性使然不願大聲呼救，後來被經過的學生發現才送醫治療。之後在復原期某天赴清大簡報，又勉強不持拐杖走了些路，形成多年後右腿常痠痛的情形。

漢先生最令大家感到有趣的是他對這類細瑣小事似乎無法做好(或者可以說他根本不在乎生活中的瑣事)，這也成為先生的迷人之處。現在是監察委員的馬以工原也是學建築，某一年夏天(約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之間)在眾人鼓勵下提出願請大家吃一桌她親手做的菜，「只要漢先生同意洗碗」。後來賓主盡歡，酒菜均美。記得在座的還有李乾朗、夏鑄九、陳志梧(已逝)、宋宏燾、葉庭芬和馬以新等人。事過多年，其他菜名我已模糊，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碗菊花黃魚羹。

### 公私分明的「老漢」

自我們那一屆(一九七一年)開始，東海的畢業設計便成為建築系一件大事。漢先生以方法學的作法要求每一位同學先提出問題，再針對問題定出目標和策略；但是那個年代的學生有幾個人能想出什麼建築上的問題？於是乎挫折、煎熬隨之而生。到了後來幾屆，學生、老師都苦不堪言，於是有一次我聽到先生嘆息說道他應去研究所(而非大學部)教書。記得在一九七五年秋，后德仟、張孜孜那一屆學生為獨自在台的漢先生辦了一個生日會，那時師生間相處融洽，漢先生有感而發便寫了一篇方塊文章名為〈生日蛋糕〉。這屆學生以為如此一來畢業設計便無需憂慮，快快樂樂地過了一個學期，到後來發覺「惡夢」仍不可免，有些人便說先生是翻臉無情。其實先生公私分明，哪裡管這許多。後來白錫旻和幾位同學畢業後在台中做房地產(理想國)做得有聲有色，他告訴我說「老漢的方法

學」真的管用。

東海當時始終未成立建築研究所(一直要到一九八〇年)。到了一九七七年四、五月時，漢先生已安排好將離開東海去接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他說已將他最好的十年給了東海，應該是離別的時候了。我那時一則要為先生拍些照片留念，一則也恰巧與張肅肅定下賭注(要拍先生抱著東大附小石獅子的照片)。便利用某日先生快下班時，先拍些他與系館的合照，隨之是校園中的生活照；待下行到教師宿舍區的公車站牌附近時(通常漢先生要右轉返家)，我突然提議幫他拍些附小庭園的照片可以寄給在美國的子女看，他一口答應。後來照片沖出，相當成功，不但有獅子，連大象、長頸鹿的全部拍了；張肅肅依約定請全系老師在台中吃了一頓烤鴨全席。

#### 充分利用時間思考，外表不顯匆忙

在一九七八年尾，我到漢光建築師事務所開始工作，記得事務所位於富錦街三五九巷某條衚子的五樓上，是相鄰的兩間公寓打通而成。同事約有六、七人，繪圖桌多半在左側，我和登琨艷均在此間工作。由於漢先生院長事忙，平時均由其弟漢寅德先生(我們稱小漢以與老漢有別)負責行政工作；小漢先生人很爽朗，是一位相當好的結構設計師，曾誇口說過：「只要模型搭得起來的建築物，都可以設計相匹配的結構」。漢先生通常每週六上午必來事務所，瞭解各案子大致的進展和交代相關事項等等。通常每一個案子他都會有一個初步的構想，然後或以草圖，或以口述交代我或琨艷進行工作；後來則另有一組人處理古蹟維修方面的計畫案。漢先生事雖忙但總能同時做好幾樣事情，例如他總是利用搭火車時寫方塊文章，偶爾也寫社論；並提出諸如「台北市獨特風格研究」等計畫案。人雖忙，但在外表並不顯出匆忙的樣子，固然與先生個性有關，也因為有充分準備和時間運用得宜罷。

我在漢光三年半，除中山大學競圖案外，主要共參與過三個案子。聯合報第二大樓費時最久，原先配合舊大樓外觀如蟬蛻般再生

的新大樓構想一直持續到設計發展定案，但後來終不為業主接受。事務所同仁在最短時間發展出六至八個不同的外觀構想，其中之一由我提出的曲面造型終被接納而定案。記得某一天漢先生對我說他曾試著畫出不同的曲線平面，但還是我畫的曲線稍好些，這令我十分得意；但也看出先生總是利用時間思考事情，即使是一條曲線。

### 一襲長袍，返璞歸真的氣度

漢先生雖然個高，但卻算是「北人南像」，個性與其弟寅德完全不同。先生每寫方塊文章總先謙虛說他不是專家，但是筆名卻叫「也行」；而先生面對公眾演講時有時客套話甚至講上五分鐘以上，連我和夏鑄九兩個杭州人都覺得實在太過。多年來旁觀漢先生凡事好採「客」位，得要別人上門找他；而逢寫方塊或站上台演講時，立場忽然變為「反客為主」，不得已只好客套幾句，先返回客位再說。這大抵成為他的標準模式了。

記得那幾年間漢光舉辦了一個事務所同仁的環島旅行，沿途下榻處有好幾處是漢光設計的救國團活動中心。一日車行至墾丁，天氣忽然轉熱，眾人紛紛除下衣物；我忽然看到一幅很有趣的畫面：先生與師母並排而行，師母左右手掛滿了衣物、相機，而先生一手持菸斗，一手置於背後緩步而行。我想這應與大男人主義無關，先生當時的思考大概早已遠離衣物和相機的層次了罷。

以上所記約為漢先生三十三至四十八歲之間的事情。一晃眼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試著以舊書和老照片來追憶先生的「似水年華」，只怕是不能令他滿意。這些年來勉強維持一間小事務所，實在不能算是他得意的門生。每年頂多去拜訪漢先生一次，看到先生頭髮雖斑駁，精神仍康健，身上早已換上一襲長袍，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氣度。漢先生對台灣建築界和文化界的影響實在太大，我這篇短文只是小品，相信應有許多篇文章可以描述先生的貢獻。但願天長地久，先生未來的日子依然充實滿足。

（又見《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回憶錄》附錄，頁183~192）

## 懷念陳其寬先生<sup>32</sup>

趙建中

我剛入東海那年(一九六七)，代理系主任是胡兆輝先生；真正的系主任是漢寶德先生，但是人在海外，待他返國時已開學兩個多月了。自漢先生任系主任以後，東海建築系開始了全新的變化；但是我們當局者迷，一開始所看得到的唯有以模型取代透視圖一事。

後來陸續聽說，有一位陳其寬先生是建系的創辦人，而且還設計了當時的建築系館(後來撥給工工系，外觀大改)和教堂--這下子我們就感覺不簡單了。舊建築系館是一棟倒傘形屋頂的開敞建築，空間柔和，細部精緻。但是兩三年下來，一直沒機會見著他面。

那時每一屆學生不過十二、三人，而帶設計課的老師就有兩位。到大四上學期，帶我們設計課的老師正是漢先生和陳其寬先生。這兩位先生教法南轅北轍，大不相同。漢先生言辭犀利，論理透徹，不輕易認可學生構想；陳先生輕聲細語，只給建議不論可否。到後來，大家都知道以三分對陳、七分對漢。現在想來，實在很對不起陳先生。其實這兩位先生在本質上就有差別，漢是學者，陳是藝術家，這都要到許多年後我才懂得。

那學期我們的設計題目，正是陳先生設計剛完工的銀行一案。我參考那時正的 **Boston City Hall** 版柱懸挑的構想所做的設計，很獲陳先生的好評。評圖結束，他甚至走過來邀我以後去他公司工作。這真是我莫大的榮幸。

可是我後來的第一份工作，卻陰錯陽差去了有巢事務所。後來因故離開，再與陳先生連絡，他表示與有巢的虞先生為舊識，要我稍隔一陣子再去，以免誤會。由此可見陳先生的心思，很注意到這些細節。很遺憾地，我終於不曾為陳先生工作過。

真正佩服起陳先生，是在我近三十歲時。那時一來看過他的畫

---

<sup>32</sup> 見《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回憶錄》附錄原文標示：「原文發表於2007年9月《游藝畫境》一書，此文稍有添增」。

展，二來在東海專任兩年，對他經手設計的建築長時間耳濡目染，觀察他建築的細部，處處巧妙可喜。坦白說，他的建築之美，本來就不是一個大學生所能輕易體會的。一般大學生欣賞建築，首見造型，次見空間，最見不到的就是細部。而陳先生最拿手的就是細部，他的細部簡單中有美感，也有創新，這是許多建築師都不如的。

陳先生在東海的建築，我最欣賞他的藝術中心(後撥給音樂系)和招待所；但即使單純如男白宮，那剖面也真精彩。據說東海有許多建築當時都由陳先生主事，但分別交由早年建築系不同教師執行，例如蕭梅、胡宏述等人。我想當時陳先生若更強勢些，說不定會形成一個所謂的東海學派，那可就有趣了。

但是眾所周知，陳其寬先生是一位溫文儒雅的人。就我所知，他既不喜歡獨樹一幟，也從不喜歡與人爭執。談話中若見他欲言又止，就知道他大概有不同意見了。在今天，許多人回頭看早年東海的建築，咸認為是台灣建築史上極重要的一頁。這當然是當年陳其寬先生和張肇康先生等人(掛名在貝聿銘之下)的功勞，但是在許多次見到陳先生場合中，我從未見他爲此而沾沾自喜過。

不過，許多人觀察陳先生在東海和東海以外的作品，總認為高下有別。幾經考慮之後，我只能做出這樣的假設：一、陳先生最擅長的是中小尺度的建築，高樓大廈並非他的喜好或專長；二、慢工出細活。台北的業務時間緊、壓力大，沒有給他理想的工作環境。陳先生曾對我說，建築師事務所百分之九十九是煩瑣之事，有趣味的設計只佔百分之一；三、陳先生在東海的階段，可能是他生涯中最富創造力的日子。曾聽聞他構思女生宿舍之情境爲：步下文理道台階、轉入水泥板小徑、左側有教堂、右爲桃花林；過小橋流水、入圓洞門，方爲女生宿舍云云。那時他仍是單身，心境必是極爲活潑靈動，而創造力正達高峰。

我們看陳先生當年爲東海圖書館和女生宿舍中庭所繪的圖面，其實與他許多有框景構圖的繪畫有明顯的關連；其中很重要的一

點，就是透視學。這種關連，應該對藝術家的創作有很大的加成效果。總之，陳先生把他最好的建築作品留在東海，是東海之福。這些建築已具有永恆的價值，學校應盡全力作為古蹟保存才是。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校方並沒有善盡維護之責，甚至輕易改建、刷漆，每每令人心痛。

猶記得許多年前，有一次難得的機會，我似乎是和鎮華、立甫兄陪同王大閔先生到永和陳先生住家，參觀他放在木箱中的許多畫作。王和陳顯然是舊識，互動親切。有人稱讚他那幅西瓜畫的真像，他說作畫時確實是擺著真的西瓜子，待完成時再一一剔掉。我們又想參觀左旁畫室他畫了一半的畫作，他堅決不允，紅著臉說那是幅裸女畫，有所不宜；我們雖然百般好奇，也只好作罷。

陳其寬先生的畫作意境獨具，實不需我贅言。他作畫數量最多的，就是畫猴，寥寥數筆，姿態生動。我讀東海時，就有學長開玩笑說陳先生畫猴，就是裸身對鏡畫他自己。許多年後我碰巧聽師母說陳先生習慣裸睡，不由得又得信了幾分。同班同學結婚時，陳先生多會送一張猴畫，畫中有大猴二、小猴若干，大概代表著家庭興旺。可他偏偏忘了給我，多年下來，總覺得是憾事。

兩年前，我們這班在夏威夷舉辦第一次越洋同學會，試著邀請陳先生和師母，他們欣然而來。當時先生走路需人攙扶，但興致仍高。師母笑語連連，先生也總是微笑以對。我忍不住重提畫事，先生說恰有一張牛畫，如我生肖屬牛，畫便送我；我立即道謝。但是畫不在他身邊，要以後再給。

陳先生倏爾去世，我們都難過不已。今年同學會在台舉辦，先生原本也答應參加。自一九七〇年初識先生，至今已有三十七年。回首當初，先生英姿煥發，神采奕奕，猶如隔日。我本恐那張牛畫，已與我無緣；但六月師母來台時，特地將畫帶來給我，我既不敢當，也無以回報。展開那畫，見一頭水牛低頭如飲水，牛背上三隻蒼雀，噉噉互語。筆少墨淡，生動靈現，真是先生佳作。

（見《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回憶錄》附錄，頁193~199）

## 《人生進行事》--評圖風雲<sup>33</sup>

趙建中

評圖(Jury)是建築系的大事，等同於期中考或期末考，重要性不言可喻！偶爾有幾次為趕評圖，離開系館時天已泛白，我們就這樣慢慢「飄」回宿舍，倒頭就睡；幾位進度稍慢而連這一覺也沒睡的同學，就只好以疲憊至極的身軀去應對火力全開的師長們的攻勢，其下場也可想而知……。

「這種圖還敢貼出來，太過份了！」老胡氣得頭猛搖、眼鏡晃動。站在圖板前面的，是露出一貫無奈神色、訕笑著的文雄。那一年是1968年，我唸東海建築系大二，正在圍觀大四的評圖。圖板上只貼著兩張半透明的描圖紙(Tracing Paper)，從我這個距離，什麼線條也看不到。文雄把兩手一攤，露出一種「我已盡力，隨你怎麼辦」的模樣。還是主任漢寶德出來緩頰說「先看看設計做得如何？」幾位老師走向圖前，努力辨識那大約是HB鉛筆畫出的淡淡線條，邊看邊埋怨。幾分鐘後，居然得到這樣的結論：設計不錯、表現法太差。老胡看主任面忍了下來，文雄低空過關，那真是他的幸運日。

### 昏天暗地 模擬備戰

評圖(Jury)是建築系的大事，對於每學期三到四個學分的建築設計課，評圖等同於期中考或期末考，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各年級同學無不全力以赴。不同於考試的是，被評的學生需將全套設計圖和模型在牆前貼放妥當，然後面對少則三四位、多則七八位評圖老師講解設計；後面則站著十數位學生圍觀，那陣仗是有點嚇人的。

早年的評圖，圖面要求比較簡單，評圖的過程也比較輕鬆，我有時還很懷念那時的情景。那種場面比較溫馨，老師說話中會不時傳來幾聲笑語，師生的交流是存在的。但是隨著學生日多，規範趨

---

<sup>33</sup> 見《中國時報》「人間新舞台(17版)」，2012.05.06。

嚴，像文雄那般的運氣早已成爲歷史。

偶爾有幾次爲趕評圖，離開系館時天已泛白，精力嚴重透支之下，有一種飄飄然之感；我們就這樣慢慢「飄」回宿舍，倒頭就睡，直到鬧鐘鈴響，再趕去參加下午的評圖。幾位進度稍慢而連這一覺也沒睡同學，就只好以疲憊至極的身軀去應對火力全開的師長們的攻勢，其下場也可想而知。

沒有人教你如何評圖，大多數學生都是匆匆忙忙、打鴨子上陣。教大三設計的李祖原先生看我們毫無章法，就傳授要領：一、先想好要畫幾張圖和貼圖的順序。二、全部圖面構成一個矩形，如六、九或十二張圖，效果才好。三、每一張圖都要講到。四、同學互相預習口頭講圖，要能引導老師照你的順序看圖。五、評圖是一場個人的演出，要注意服裝整齊、睡覺充足、說話要有信心等等。

### 砲火猛開 如臨大敵

一場畢業評圖、或至少是高年級的期末評圖，就可讓系上邀請許多外來評圖者，也因此就註定是一場盛會。場中各位評圖老師的攻勢，可以說有千百種的可能性：

初來的訪客通常語氣較和緩，至少要先瞭解情勢；有名望的建築師通常話也不多，因爲其來訪即具某種意義；少壯人士砲火最猛烈，因爲多半正需表現，他們的問題通常較易回答，這些人卻也最不容易滿意；本校老師話較少，因不忍佔去有限的評圖時間(通常20~30分鐘)。雖然用功的學生會事先摹擬問題以保護自己的弱點，但是由於經驗缺乏，常會不知那子彈來自何方。我曾見一少壯評圖者開罵了一上午，下午察言觀色，自嘲是該稱讚的時候了，這類事難免會發生；也有極少數缺乏信心的訪客會跟著主流意見發射，這是大家最無奈的事，而系裡就知道是找錯人了。

還記得在1976年初夏的期末評圖，剛落成的新系館大評圖室開始展現其氣勢。被評的學生可以在寬約八米的大牆面上貼滿十數張圖面，下面則能坐上八位老師和五、六十個學生，那場面可真是

夠噲又夠緊張，而被評學生的壓力之大也可想而知。有一次白謹來評圖，對某位同學的圖面有許多意見；只見他腳踏前一步、右手指點說著，那學生就退後一步；三步下來，那學生居然跌坐後摔昏倒，抬出場外。

其實白謹評圖雖然強勢些，其言語倒並不逼人。但若學生疲憊至極，神智不清，當然無法招架。我後來見到有些年輕老師評圖，其語氣既急又兇，把學生罵到無一是處，就不太以為然。記得以前在費城讀研究所時的評圖就很不一樣。老師只批評(Criticize)而非責罵，且態度和悅；同學亦可隨意發言，因而評圖的氣氛倒有點像討論會。在這樣的評圖情形下學生才能虛心受教。常以一棵大樹比擬教學的路易士康就曾說過：「不要讓評圖的學生像樹葉一般戰慄。」

### 技巧攻防 切中要領

評圖，一般評的是平面、空間和造型；但是像畢業設計，本系當年講的是目標和策略，後來許多學校就稱為 Issue。這個 Issue 通常是由準畢業生提出，並由其指導老師認可，可以說是學生的基本論點；他人不論其多麼荒謬，也應尊重，端看學生的設計是否應證其論點。但是許多年來，總還有老師喜歡在現場攻擊學生的 Issue，甚至以此招來保護自己指導的學生過關；依我來看，既不可取，也易造成彼此間的猜忌。

這麼多年下來，我只見過一次，是「攻勢」由被評的學生發動。那是高我一屆的香港僑生澄豪兄，在十足的信心下，只見他牛眼圓睜、口沫橫飛、手指著評圖老師大談其設計之優點。在他手指節節逼進之下，幾位老師的座椅只有連連後移的份。許多年來，評圖就像是一場消耗體力的攻防戰；但要見著老師的問題恰好切中要領，而學生機伶地領悟到了，那真會令人心曠神怡。

最後一提：幸運的阿雄，就是洪文雄。他後來長久在學校任教，是有名的台灣傳統建築學者。

## 人生進行事--評圖風雲<sup>34</sup>

趙建中

評圖(Jury)是建築系的大事，等同於期中考或期末考，重要性不言可喻！偶爾有幾次為趕評圖，離開系館時天已泛白，我們就這樣慢慢「飄」回宿舍，倒頭就睡；幾位進度稍慢而連這一覺也沒睡的同學，就只好以疲憊至極的身軀去應對火力全開的師長們的攻勢，其下場也可想而知……



↗ 2005年10月27日 東海大學階梯教室評圖

「這種圖還敢貼出來，太過份了！」老胡氣得頭猛搖、眼鏡晃動。站在圖板前面的，是露出一貫無奈神色、訕笑著的文雄。那一年是1968年，我唸東海建築系大二，正在圍觀大四的評圖。圖板上只貼著兩張半透明的描圖紙(Tracing Paper)，從我這個距離，什麼線條也看不到。文雄把兩手一攤，露出一種「我已盡力，隨你怎麼

<sup>34</sup> 引自網路部落格，與《中國時報》所載文字內容相同，但多附了許多幀照片。標：「2012-05-06 01:14 新聞速報」。

辦」的模樣。還是主任漢寶德出來緩頰說「先看看設計做得如何？」幾位老師走向圖前，努力辨識那大約是 HB 鉛筆畫出的淡淡線條，邊看邊埋怨。幾分鐘後，居然得到這樣的結論：設計不錯、表現法太差。老胡看主任面忍了下來，文雄低空過關，那真是他的幸運日。



### 昏天暗地 模擬備戰

評圖(Jury)是建築系的大事，對於每學期三到四個學分的建築設計課，評圖等同於期中考或期末考，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各年級同學無不全力以赴。不同於考試的是，被評的學生需將全套設計圖和模型在牆前貼放妥當，然後面對少則三四位、多則七八位評圖老師講解設計；後面則站著十數位學生圍觀，那陣仗是有點嚇人的。

早年的評圖，圖面要求比較簡單，評圖的過程也比較輕鬆，我有時還很懷念那時的情景。那種場面比較溫馨，老師說話中會不時傳來幾聲笑語，師生的交流是存在的。但是隨著學生日多，規範趨嚴，像文雄那般的運氣早已成為歷史。



↗ 2010年12月13日 交大建築所 MArch 1 學士後建築一年級期中評圖實況

偶爾有幾次為趕評圖，離開系館時天已泛白，精力嚴重透支之下，有一種飄飄然之感；我們就這樣慢慢「飄」回宿舍，倒頭就睡，直到鬧鐘鈴響，再趕去參加下午的評圖。幾位進度稍慢而連這一覺也沒睡同學，就只好以疲憊至極的身軀去應對火力全開的師長們的攻勢，其下場也可想而知。

沒有人教你如何評圖，大多數學生都是匆匆忙忙、打鴨子上陣。教大三設計的李祖原先生看我們毫無章法，就傳授要領：一、先想好要畫幾張圖和貼圖的順序。二、全部圖面構成一個矩形，如六、九或十二張圖，效果才好。三、每一張圖都要講到。四、同學互相預習口頭講圖，要能引導老師照你的順序看圖。五、評圖是一場個人的演出，要注意服裝整齊、睡覺充足、說話要有信心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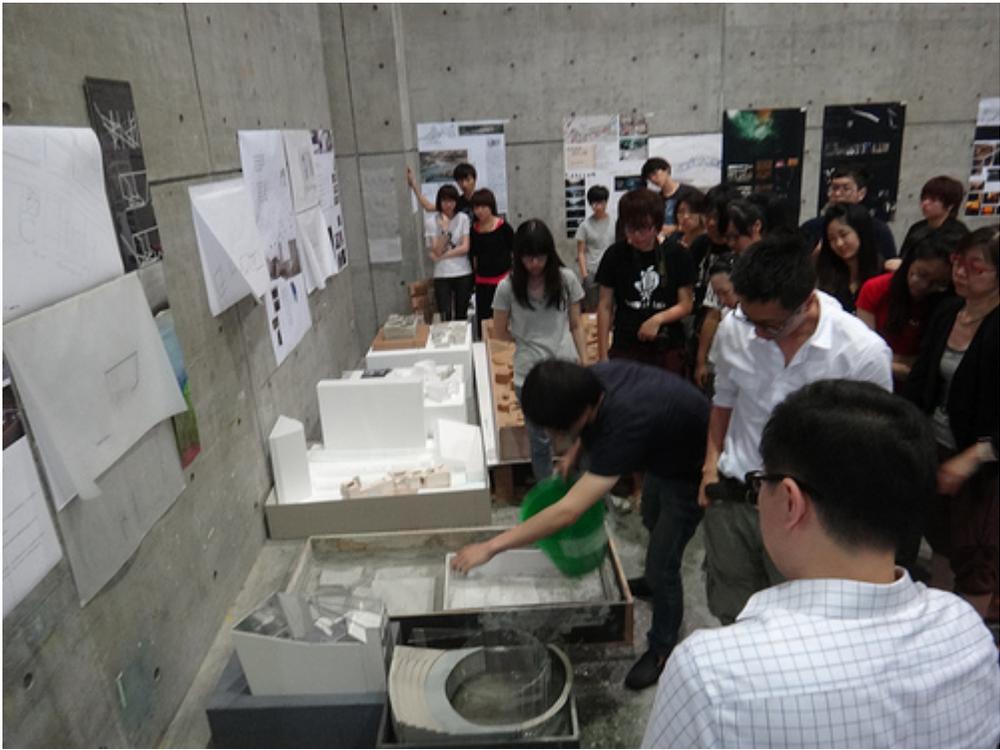


### ↗ 準建學堂 - 基本設計課程評圖實況

#### 砲火猛開 如臨大敵

一場畢業評圖、或至少是高年級的期末評圖，就可讓系上邀請許多外來評圖者，也因此就註定是一場盛會。場中各位評圖老師的攻勢，可以說有十百種的可能性：

初來的訪客通常語氣較和緩，至少要先瞭解情勢；有名望的建築師通常話也不多，因為其來訪即具某種意義；少壯人士砲火最猛烈，因為多半正需表現，他們的問題通常較易回答，這些人卻也最不容易滿意；本校老師話較少，因不忍佔去有限的評圖時間（通常20~30分鐘）。雖然用功的學生會事先摹擬問題以保護自己的弱點，但是由於經驗缺乏，常會不知那子彈來自何方。我曾見一少壯評圖者開罵了一上午，下午察言觀色，自嘲是該稱讚的時候了，這類事難免會發生；也有極少數缺乏信心的訪客會跟著主流意見發射，這是大家最無奈的事，而系裡就知道是找錯人了。



↗ 2011年6月21日 實踐大學建築系評圖實況

還記得在 1976 年初夏的期末評圖，剛落成的新系館大評圖室開始展現其氣勢。被評的學生可以在寬約八米的大牆面上貼滿十數張圖面，下面則能坐上八位老師和五、六十個學生，那場面可真是夠噙又夠緊張，而被評學生的壓力之大也可想而知。有一次白謹來評圖，對某位同學的圖面有許多意見；只見他腳踏前一步、右手指點說著，那學生就退後一步；三步下來，那學生居然跌坐後摔昏倒，抬出場外。

其實白謹評圖雖然強勢些，其言語倒並不逼人。但若學生疲憊至極，神智不清，當然無法招架。我後來見到有些年輕老師評圖，其語氣既急又兇，把學生罵到無一是處，就不太以為然。記得以前在費城讀研究所時的評圖就很不一樣。老師只批評（Criticize）而非責罵，且態度和悅；同學亦可隨意發言，因而評圖的氣氛倒有點像討論會。在這樣的評圖情形下學生才能虛心受教。常以一棵大樹

比擬教學的路易士康就曾說過：「不要讓評圖的學生像樹葉一般戰慄。」



↗ 2000年8月14日 賓州大學建築研究所評圖實況

### 技巧攻防 切中要領

評圖，一般評的是平面、空間和造型；但是像畢業設計，本系當年講的是目標和策略，後來許多學校就稱為 Issue。這個 Issue 通常是由準畢業生提出，並由其指導老師認可，可以說是學生的基本論點；他人不論其多麼荒謬，也應尊重，端看學生的設計是否應證其論點。但是許多年來，總還有老師喜歡在現場攻擊學生的 Issue，甚至以此招來保護自己指導的學生過關；依我來看，既不可取，也易造成彼此間的猜忌。

這麼多年下來，我只見過一次，是「攻勢」由被評的學生發動。那是高我一屆的香港僑生澄豪兄，在十足的信心下，只見他牛眼圓睜、口沫橫飛、手指著評圖老師大談其設計之優點。在他手指節節逼進之下，幾位老師的座椅只有連連後移的份。許多年來，評圖就像是一場消耗體力的攻防戰；但要見著老師的問題恰好切中要領，而學生機伶地領悟到了，那真會令人心曠神怡。

最後一提：幸運的阿雄，就是洪文雄。他後來長久在學校任教，是有名的台灣傳統建築學者。



↗ 2006年4月13日 朝陽大學評圖實況



↗ 2010年12月13日 交通大學建築所評圖實況



↗ 2011年5月8日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評圖實況



↗ 2005年12月12日 交通大學建築所 - 楊恩達老師指導之  
M.Arch I 評圖實況



2011年5月30日 元智大學評圖實況



↗ 2011年1月7日 逢甲大學建築系評圖實況



↗ 2009年4月23日 交通大學建築所評圖實況



↗ 2005年6月14日 交通大學建築所評圖實況



↗ 2009年6月6日 銘傳大學建築系評圖實況



↗ 2007年7月4日 交通大學由楊恩達老師帶領的基本設計課評圖



↗ 2010年1月18日 交通大學建築所 - 龔書章建築師指導之  
M.Arch I 評圖實況



↗ 2011年6月21日 實踐大學建築系評圖實況



↗ 2010年2月27日 東海大學建築系評圖 - 洪文雄紀念競圖評圖  
頒獎

## 貳、建築物參觀感想

### 走訪柯比意作品

趙建中 (Chien-chung Chao)

最近北美館展覽建築大師勒·柯比意作品，受到無數台北市民喜愛。柯氏生前提出如巴黎計畫等大尺度都市計畫之爲人所垢病，正相對應於其薩伏瓦宅或廊香教堂之令人贊歎，其間存有相當大的落差。但是在我們建築圈內總以蓋好的房子爲定論，而大可將其紙上計畫歸爲柯氏對飛機上鳥瞰大地的狂想囈語。對這樣一個天才實在不忍過於苛責！

柯氏的作品常是既動人也出人意料。他對於造型、空間、材料和光線的運用直到今天仍然很難被後人超越。比之布拉姆斯之於音樂或者畢卡索之於繪畫，並不爲過。事實上柯氏生前即兼畫家、雕塑家、作家與建築師於一身。其作品時常伴隨著文字宣言推出，並且隨時準備與人筆戰，是二、三零代非常活躍的藝術家。其著作則有「邁向新建築」等數十餘本大小冊子，創作力可謂驚人。

在展覽期間，我也讀到了若干介紹柯比意及其作品的文章，或許每個人的了解與感受不同。我在二十多年前讀完研究所時走訪了科比意在法、美、日的建築作品近十棟，那時的震撼與感動直至今日都還未能忘，尤其是他晚期被稱爲「粗獷語言」的作品，所以竟忍不住捉筆，將我至今仍然餘音繞樑的經驗提供一二給讀者。

#### 廊香教堂

我在 1974 年初抵巴黎數日，即迫不及待地搭上東行 Belfort(靠近德、瑞邊境)的火車，在當地青年旅社過夜。次日再搭回程慢車在 Ronchamp 附近下車。印象裡還要在兩旁林木茂密的道路上走十來分鐘才能抵達現場。

教堂位於一平緩上坡的陵地上，是樹林中開闢出的一片草地。當遊客接近時首先會看到教堂的南立面，亦即柯氏彩繪的搪瓷大

門、深灰色如畫狀的出挑屋頂、以及滿佈著大小寬瘦不等的窗戶的厚重南牆--除了為教堂提供一個石窟般的古樸正面以外，這面牆的主要目的就是為教堂內部打光。

另一個精采的立面則為向東，在這裡我們看到柯比意生前立體派畫風的三度呈現，一堵弧形的牆，一個由圓柱支撐的方形神父講壇(在好天氣時可面對在草坪的群眾宣道)，一個出挑於二樓的小型唱詩班包廂，一個水泥座椅，幾處圖案型的牆壁凹處等等：一座來自於附近舊有教堂而倖免於二戰轟炸的雕像則象徵性地置放在一個穿透東牆的水泥小盒中。這一切看似無關、或粗糙或細緻的水泥形體在陽光移轉時竟然呈現出驚人的戲劇效果！於是人們瞭解到柯氏兼具一偉大雕塑家的能耐。就如同柯比意在形容雅典衛城時所寫的：「沒有任一多餘的東西可被拿掉，也沒有任一東西可再放入。現在剩下的都是能密切而熱烈結合的原素，共同奏出清麗而悲壯的銅管樂曲。」而事實上整個教堂即為一個不能增減一分的大雕塑，在陽光下顯露出多層次的明暗變化，而「色彩」幾乎可以說是多餘的了。

但是柯比意並沒有忘掉色彩。除了在教堂南方的香客居所他使用了喜愛的三原色以外，在筆者前面提到的厚重南牆的大小窗戶上，柯氏採用顯然是他自己隨興塗抹的花、草、飛鳥或星辰等圖案、甚至只是寫著 *La mer*(意即海洋)的淡藍色塊所燒出來的彩色玻璃，而使教堂內部因透入的光而產生了一片光彩眩目，卻似乎比哥德式教堂聖經故事的彩色玻璃更原始、更純粹的宗教情緒。當人們面向教堂祭壇，自前面述及的東牆聖母抱子雕像處透入室內的強烈眩光，連同其旁近十多處方形小口所透入的點狀光暈，就好像明月和星星一般的令人感動。在空曠的教堂內部，有趣的是區區數排形狀古雅的厚木座椅僅占據了一小部份空間，以筆者個人的解釋是，就柯比意而言「虛空」比滿堂信徒更能達到他所希望的宗教感。而從空間構圖來看也確實好得多。鋪著大塊水泥版的地面以柯氏的黃金

比率深勾切割著，並且微微向祭壇傾斜；而祭壇的地面也相對地向信徒方向傾斜，其中微妙著呈現出一股張力。

或許是光線幽暗和弧形牆壁造成的神秘效果，置身於此小教堂內筆者卻感覺有如身處黃昏曠野一般，平靜而祥和。在教堂西側和北側有三處小祭壇(或者可說是默禱處)，分別有著面向北、東、西方採光的弧型高塔。自高處漫射下來的微弱光線使小祭壇充滿著一股神靈氣氛，聒噪的人到此也不由得要成沉靜下來。

柯氏完成此教堂後引發許多爭論。一個現代主義者竟然回頭玩起造型遊戲，許多受理性建築教育的建築師都感到不安。如查理·詹克斯所言：「其隱喻特性難以捉摸，各種不同的意象似乎都在提示--修女的頭巾、船首、禱告手勢等--同時也都不像。看來似乎每一種形態都存有某種神秘解釋，而其解碼卻偏已失落。」另一方面，廊香教堂又的確成為新表現主義的觸媒。

自筆者上一次拜訪廊香，近三十年的光景過去了。而柯比意的教堂其具備的特質卻幾乎是永恆的。在此不禁感覺到「光線」和「構圖」實在是令教堂如此特殊的主要原因。光線是屬於雕塑家的，構圖是屬於畫家的，建築師常自認兼備；而只有柯比意能做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也唯有這樣，才能解釋柯氏許面材塊體的組合有時會有異於一般建築常理，而又能達到視覺上美感的原因。

### 拉杜赫特修院

如果說廊香教堂是奔放的靈感，那麼拉杜赫特修院便是內斂的靜思。一般人可能偏愛廊香是因為其造形優美獨特，而筆者在建築行內多年，卻總覺得前者是神來之筆學不來的，而修院才是建築經典之作，有跡可循，好比顏柳，可以摹擬。

筆者初訪修院，記得是自里昂(法國中南部大城)搭往 l'Arbresle 之火車，抵達小鎮後徒步登山，大約要走一小時許。那真是一個窮留學生之朝聖之旅。沿途會經過小村莊、穿著簡樸的鄉民和一據說是拉杜赫特修院之本院(屬 Dominican 黑袍會派)建築物。當筆者走

上陡坡面對一條南北向的直路，就終於置身於柯比意的構圖之中。直路兩旁都是三、四層高特地種植的大樹。而路的盡頭、伸展於樹梢空隙處的就是修院的串鐘(固定在一個水泥方盒中)和纖細的十字架。其造型不能算是優美，但是絕對予人深刻印象。或許這就是大巧若愚罷。待走近些，修院附屬教堂六層樓高的巨大水泥體橫互在眼前，確實傳達出如查理·詹克斯所言：「防禦的、冷漠的、退縮的，然而又是率直而大膽的特性。」向前右轉進口一帶，面臨五個弧形小室(接待室兼販賣紀念品)和一道鐵門，再也不准前進。接待室老婦說修院是不容許被打擾的。這是在 1974 年酷夏筆者辛苦上山被波的一盆冷水！

修院是依坡地而建，四周空曠，並不像傳統修院為圍牆環繞。地勢東高西低，建築物東南西三圓形成口型，而修院附屬教堂則在北側。筆者在繞行建築物四周後穿越其下方扁長柱列，居然輕易被我走入滿鋪草地的修院中庭來。正得意間，驟然發覺幾處通往中庭的鐵門依然緊閉，而我雖然站在修院之核心，卻仍然還是被屏拒在外！當時那份失落感真是無法形容。繼而想到「外人不入、內人不出」不就是修院所應有；而柯比意那不知有意還是無心所經營出的空間迷思，頓時就讓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不由得佩服起來。

在 1985 年筆者再度走訪，是聽老友肇立兄提及修院已可申請住宿之後。有了上次徒步登山的經驗，這一次直接自里昂租車，約一小時許已達修院停車場。向同一老婦辦理簡單手續後，便住進僅容一人的修士小間。小間僅一床一桌一櫃(浴廁公用)，比諸國內學生宿舍尚且不如，可見修士生活之簡樸。當晚與其他投宿者(多為各國建築學子)與修士們共用晚餐，每桌分配修士一位，合計亦僅只六、七位。眼見當年柯比意共設計一百修士小間，在二十五年後竟然蕭條至此，實為之感傷。晚餐是一般法南式樣，如馬鈴薯泥、肉團、麵包和紅酒等。幾位堅守崗位的修士倒是風趣近人且知識淵博，與印象中黑袍修士肅穆寡言之形象大為不同，也說明了不同時

代修士作風之迥異。或許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拉杜赫特的修士也在連線上網耶。

隔日早餐後正式參觀。修院除四、五樓為修士小間外，三樓為主入口(在東側與地面齊平)、教室、圖書室和神學士等進修空間和一間正方形有金字塔屋頂的祈禱室。此祈禱室有一開向東方的煙囪形頂窗可供修士晨間使用。其金字塔屋頂就比例而言約為一般金字塔之兩倍高，而該祈禱室之支撐自平面看恰為一十字，在整個修院內部明顯地形成視覺焦點，似乎隱然說明柯氏認為「個人祈禱」乃其宗教信仰之核心。一、二樓朝西側為餐廳、廚房等空間，其餘均為連通各樓梯和修院附屬教堂的迴廊。這也是修士們散步休閒的場所。迴廊僅面向中庭開窗，在此柯比意使用一種極細的預鑄水泥板依其黃金比例垂直安排，並直接嵌以玻璃，使透入的陽光形成具韻律感的陰影。交錯的迴廊將中庭約略分為四個大小不同院落，加以建築立面處理，使得原本並不複雜的平面在視覺上卻有著不能一眼看穿的深邃感。而戶外斜坡地面則全是扁長柱列、平直或有弧拱形開口的壁面和一圓形螺旋梯。樓梯外牆鑿有如法南城堡的射擊口。

整個修院建築全是以灰色水泥塑成，但因灌模等方式有別而呈現不同的質感。例如四、五樓修士小間陽台是以洗黑石子配格狀水泥磚，前述祈禱室金字塔屋頂和三樓面向中庭之方格窗則以水泥粉刷得極為平滑，而其餘大部份均直接拆去模板的原貌。柯比意作品外觀大都具色彩而僅此建築例外，應與其肅穆樸實之修院特性有關。有人認為此建築像一座希臘神廟，其實對柯比意而言混凝土就是二十世紀的花崗石，何況自遠處觀之並無明顯不同。混凝土比石材更具可塑性，而柯氏一生作品幾乎為後人開拓出一切混凝土的可能性。

在經歷過修院一系列空間後，最後的高潮自然就是附屬教堂了。此教堂主體結構為一東西向的長方體，平面比例約呈 1：4 之瘦長關係，高度則約六層樓。祭壇大致居中，西側為對面而坐的修

士座席，東側為後加的訪客席。內部光線黝暗，壁面樸素無華，除修士座席兩側有少許間接射入的側光外，並無任何觀景窗戶。其空間的感受是沉靜和內斂的，與廊香教堂具動態且耀眼的體驗形成對比。在主結構體東邊兩側各有一較矮附加空間，偏南位於中庭的矩形聖具室有著七個斜向的煙囪形頂窗，以一紅色斜牆與教堂分隔；而偏北出修院之外呈鋼琴形的小教堂則有著三個巨大漏斗狀頂窗，分別朝向東北、北、和西方。柯比意為這三個頂窗漏斗狀內牆塗上了白、紅、藍三種顏色。因此在每天的不同時段，某種色便形成主調，而修士們雖不出外亦能大致瞭解時間。小教堂中央另有一黃色矮牆略作分隔。雖然教堂近地面處有這許多的色澤變化，但均為原色而非調和色，在灰色而厚重的混凝土壁體之下其空間所釋放出來的依然只是純樸和靜態的宗教氣氛。自上個世紀以來，全世界有許多現代的宗教建築被有名的建築師所設計、建造出來，例如沙理南、強生、奧圖、萊特甚至更早的華格那、奧布瑞契等等。這些建築大都被教會或信徒裝扮得輝煌細緻，似乎不如此便不能襯托出其崇高偉大。其心態與哥德時期以降各時代想法並無差別。而柯比意顯然不能滿足於此。其風格似乎與千年前厚實的仿羅馬建築相關，而又直接連到現代建築。他僅有兩棟被建造出來的宗教建築是既粗獷而又不加粉飾的，而其意圖則直指每一個人內心最原始的宗教情感。

## Understanding Le Corbusier

Recently there is an intense exhibition of Le Corbusier's works at Taipei City Museum of Art, Between grand urban plans for Paris, Villa Savoye, and Chapel of Notre Dame du Haut at Ronchamp though some are less praised than others, I cannot bear to rebuke this great mine for visions.

Le Corbusier's works are often moving and exceeds expectations the same time. The form, space, material and light presented in his architecture marks a hard high for contemporaries to surmount. He is the Brahms, Picasso of architecture. Le Corbusier was a painter, sculptor writer and also an architect. Many of his works were accompanied by articles, and he was always prepared to respond to reactions that it brought up. Le Corbusier was an active artist in the 20's to 30's. His books include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and more than ten others which recognizes his admirable productivity.

There are quite a few article published about Le Corbusier and his work, It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everyone perceives and conceives differently. I myself can still feel vividly the shocks and feeling aroused when I visited his works twenty something-years ago, especially those categorized as "Brutalism". This is why, I cannot but putting them in words as an outlet of these lasting emotions.

### The Chapel on Notre Dame du Haut at Ronchamp

I arrived at Paris for some time and could not wait to board the train headed east to Belfort where I spent the night at a youth hostel. The second morning I took the slow train to Ronchamp. It took a ten minute walk through a road lined by trees to find the Ronchamp.

Sited on a hill sloped gently, there is an open area where the chapel. Stands amongst the woods. The visitor encounters the

southern façade when approaching, seeing the colored enamel entrance door, the overhanging roof, the thick wall to the south with windows of various size and shape. This heavy wall not only gives the chapel a primitive simplicity that of a stone cave but also casts light into the interior,

The other spectacular facade to the east expresses Cubism in a three dimensional construct a curved wall, a rectangular altar supported on pilotis(facing the masses seated on the lawn in fair weather), a small choir cantilevering from the second floor, a concrete bench, figures cast in the walls, a statue of Mary with baby Jesus in her arms that escaped the bombing of World War Two is placed in a concrete box at the east wall.

These seemingly Irrelevant concrete objects of rough or fine texture perform dramatic effects as the sun shifts! Le Corbusier's talent for sculpture is then revealed. Alike his words describing the Acropolis, There is nothing excess that can be taken away, and nothing extra could be added either. What remains are elements that can close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ich work together to play a solemnly stirring brass composition. The entire chapel could be viewed as a sculpture with absolute perfection that nothing more need to be done. The profound layers at light and shade make color seem to be unnecessary.

But Le Corbusier has not over looked color. He used primary colors for the units to the south and for the windows of the south facade he used sketches of flowers, plants, birds, stars, of just writing La men(ocean) on a piece of blue window pane. The interior is lightened with glaring colors that appears to be a more primitive, more absolute religious spirit. As people face the altar the beams of

light dazzles their sight from behind the Mary and baby Jesus statue. Together with the colorful rays of light cast from the south faced into the chapel moves me like the moon and stars.

In the spacious chapel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hat the few bulked benches take up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interior. To my own explanation an unoccupied space achieves a better sense of religion than a chapel packed with believers. It is also a wiser design in terms of spatial composition. The cement floors are segmented according to the golden ratio and gradually, elevates towards the altar forming a subtl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It could be the dim interior and the curved wall that causes a mysterious effect, placed inside this chapel, feel as if I was among an open field at dusk feeling tranquil and peaceful. There are three other small altars(or prayer rooms) at the west and north side of the chapel, each of which has a towered roof gathering light from the north, east, and west. The flooding rays of light coming from above fills the spaces with divinity, so that even the noisiest person would quite down when in that space.

There was quite a lot of debate about this chapel. A modernist surprisingly turns around and plays the game of manipulating form. Many architects who received a rational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were ill at ease. In the words of Charles Jencks, "the metaphoric natural of it is hard to pin down: all sorts of images seem to imply the headscarf of a nun, a stem, gesture of praying-but not at all alike at the same time. It seems that each form has a certain mysterious meaning but the codes are lo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onchamp is indeed the catalyst for new expressionism.

It has been nearly thirty years since I have been there. But Le

Corbusier's work has an eternal quality to it. I can not help but thinking that "light" and "composition" are the two elements that make this chapel so distinctive. Light belongs to the sculptor, composition belongs to the painter, and the architect often thinks he has both; but only Le Corbusier can reach such high levels. This explains why some of Le Corbusier's planes and masses come together in peculiar ways but always reaches aesthetic beauty.

#### Couvent Sainte-Marie-De-La Tourette

If we say that Chapel of Notre Dame du Haut presents an unchained inspiration, the Couvent Sainte-Maria-De-La Tourette then must present a composed deliber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ason why most people prefer Chapel of Notre Dame du Haut is due to its elegant and unique form. But for me, having worked in the architectural circle for years, Chapel of Norte Dame du Haut is a stroke of genius which is not imitable; Couvent de La Tourett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architectural classic that is chasable and imitable just like Chinese calligraphy.

I still remember that it was the train from Lyon(located in middle-southern France) to L'Arbresle took me to La Tourette. After arriving at L'Arbresle, it took me another one-hour mountain climbing to reach the monastery. That was such a pilgrimage for a poor student studying abroad at that time. Along the way, small villages, country-folks in artless cloth, and a building which was said to be the headquarters of La Tourette(belonged to Dominican Black Robe Society) , were passing by. Climbing up a steep slope and facing to a north-south straight road , finally I addressed myself within Le Corbusier's design. Along the straight road were trees as high as a three-or four level building, and at the end of the road were the bell

tower (fixed in a concrete box) performing in the spaces between twigs, and the fine cross. That might not be such an elegant form, but it definitely made viewers deeply impressed. Maybe, it was so called "ingenious device looked dull".

Walking closer, a six-level high, huge concrete church affiliated to Couvent de La Tourette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which was precisely expressing Charles Jencks's word, "Defensive, unconcerned, and retreated, However it shows the frank and bold characteristic." Walking forward and turning right to the entrance, here I faced five curved chambers (used for reception rooms and souvenir vending) and an iron door where I was not allowed to move forward. One old lady told me that disturbance was not accepted in the convent. This was what dampened my enthusiasm after I hardly climbed the mountain in the burning summer of 1974.

Couvent de La Tourette is located on a vast and boundless slope, and unlike other traditional monasteries, it has no enclosing walls. The slope is declining from east to west. The building is forming a san-ho-yuan-shape on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southern sid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pel is on the northern side. I had walked around the building, crossed the thin colonnade under it, and surprisingly I had entered the grassy courtyard. While I was intoxicated in my break-in, I suddenly discovered the iron doors leading to the courtyard were still closed. Although I was in the core of the monastery, I was still rejected by it! That kind of depressing feeling I had was really surpassing description. Then, an idea jumped to my mind that "no entering, no leaving" was exactly what a convent deserved. The spatial myth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created by Le Corbusier got the admiration from me, a twenty-plus-year-old young man at that

time In 1985, I visited La Tourette again after my old friend Chao-li Kuo told me the monastery was providing staying service, With the prior experience of climbing mountain, this time I rent a car from Lyon, drove directly to La Tourette, and in about one hour, I was addressed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e monastery. The same old lady helped me check in and then I moved into the small chamber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single monk. In the chamber were a bed, a desk, and a closet(with public bathroom), even inferior to college dormitories in Taiwan.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exactly showed the simple life of monks. That night, other visitors (most were architecture-majore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dined with the monks. There was one monk at each table and there were only six or seven monks in total. I was so sad to discover that this monastery,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hosting one hundred spirits by Le Corbusier, was in such a depression. The dinner included southern-French mashed-potato meatballs , bread, and red wine. The monks were humorous and also broad and profound in learning, different from the reticent stereotype, therefore expressed the definitely different styles of monks in various eras. Mayb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La Tourette's monks also use internet like common people.

The official tour started in the next morning, right after breakfast. On the fourth and fifth floors are chambers of monks; on the third floor are the building's(with the same level with the eastern-side land),classrooms, library theology study rooms, and a square prayer room with pyramid-like roof. There is a chimney-shape skylight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prayer room for monks to use in the morning. The scale in height of the pyramid-like roof is as double as

that of the authentic pyramid. The structure of the prayer room looks like a cross, becoming an obvious visual focus in the monastery and seems to express Le Corbusier's idea that "prayer of individual" is the core of religious belief. On the western sid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floors are dining hall and kitchen, and the rest are corridors, the places for walking and resting, connecting each floor and the affiliated chapel. In the corridors, windows are designed on the courtyard side. Le Corbusier vertically arranged thin fabricated-concrete-plates in the perfect scale, and set glasses in between to create rhythmic light and shadow changes. The crisscross corridors divide the courtyard into four parts in various sizes, and the building elevations in each part are cleverly designed to endow the simple plan with profound layers. Furthermore, on the outdoor slope are thin and flat colonnade, flat walls, arc-opening walls, and a spiral stair with shooting battlements on the outer wall like southern-French castles.

The whole monastery is built in grey concrete, with various concrete-pouring methods, to create diverse textures. For instance, the balconies of monks' chambers on the forth and fifth floors are adorned with black terrazzo and concrete blocks; the pyramid-like roof and the windows facing the courtyard on the third floor are smoothly painted with cement; the rest parts just remain the original faces after formworks are taken off. Some people consider architectures as Greek temples. For Le Corbusier, concrete is granit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y are even look alike from distance. Concrete is more pliable than rocks, and Le Corbusier's works have almost showed all possibilities for the use of concrete.

After visiting a series spaces in the monastery, the affiliated

chapel then was the final climax. Its main structure is a six-level high, east-southern cuboid, whose long edge is four times long as its short edge. At its center is the altar; on the western side were, seats for monks; on the eastern side were seats for visitors which are added later. It is dark inside the chapel. The walls are artless, there are no windows, and lights only indirectly come from both sides of monks' seats. The space expresses calmness, opposite to Ronchamp's motive and splendid spaces.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main structure, there is an attached low space. The square preparation room, with seven chimney-like skylights, was in the southern courtyard separated from the chapel by a red inclining wall. Moreover, on the northern side, a piano-shape small chapel, with three huge funnel-shape skylights facing northeast, north and west, was attached to the monastery. Le Corbusier painted the funnel-shape objects with white, red, and blue. Therefore, different colors are in domination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monks can tell the time even without walking out. There is a low yellow wall in the center of the small chapel. Although there are lots of color changes in the bottom of the floor, they are all original colors, not mixed colors. Enclosed by the grey, heavy concrete walls, the space still expresses natural and static religious atmosphere.

From the last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modern religious buildings in the world designed and built by famous architects, such as Saarinen, Johnson, Aalto, Wright, and even Wagner, and Olbrich, etc. These buildings are decorated splendid and elaborate by the church or disciples. It seems that if they don't do so then the solemnity of these buildings cannot be expressed; this kind of attitude has barely changed from the Gothic era. It was obvious that Le Corbusier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at. His styl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decorous Romanesque architectures, but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odern mode. The only two religious buildings designed by Le

Corbusier are both brutal and artless to show the initial sentiment to the religion itself [translated by Cathy Tsai & Chi-chun Liu]



## 記金石文化廣場<sup>35</sup>

趙建中(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 一、緣起

位於汀州路近福和橋，東南亞戲院正對面，新近落成一幢七層連幢公寓。公寓在配置上圍繞出兩個大小不同的廣場。廣場都朝向汀州路開口。較小的廣場通至高砂紡織職員宿舍；較大的廣場實際上是一上下相通的複式廣場，連接地面層及地下層，並且均有商店圍繞。地下廣場經自然光照明後完全排除了陰暗的感覺。這上下相通的複式廣場，加上旁邊的十數家店面，就稱為「金石文化廣場」。

第一次經過這裏，還是四月間。打老遠就聽到兒童們愉快的笑鬧聲，由地下廣場裏傳出來。走近再一看，只見那小廣場裏正有大群男、女孩童由母親們陪同在玩著各種遊戲比賽。小孩們人人手持彩色汽球，在熱鬧的歡笑聲中，構成一幅極動人的畫面。那天正是兒童節。

以後又去了幾次。曾見到許多成年婦女正跳著土風舞，也注意到有人控制音響，和領導節進行。再有一次，注意到幾個人在大廣場正中央架設音箱和線路，準備一場稍後演出的熱門音樂會。

事後，以我幾次短暫停留所得到之印象，覺得這上下兩處廣場在空間、尺度和細部的掌握上很算出色，在活動方面的安排、配合也很緊湊。雖然在空間和內容上，國外類似的例子更多、更精彩；但在國內能做到如此，實屬不易。因為一來國內從未有過類似的空間和場所，二來民眾也不習慣於這種參予性較強的群體活動。我於是想到下面一連串問題來：

(一)誰提出這「文化廣場」的構想？是業主，還是建築師？

(二)圍繞上、下廣場的店面有十數家之多，但是其內容多為互補性，而且絕不會干擾樓上住戶。究竟這些店面是誰選擇出來的，

---

<sup>35</sup> 見《建築師》9卷9期，72年9月。

或是恰好碰著在一起

(三)廣場中經常進行的活動，究竟是由誰負責主持？其原因為何？

卻又一時間不明真像。只得等到以後再說。

## 二、觀查

建築物的二樓以是住家，一樓、地下室全開著店面。從一樓廣場由最左的店面向右看去，分別是：「金石堡速食店」、「牛角唱片」、「大地運動器材」和「大石牛仔裝」。沿著露天階梯走入地下廣場，又見到一家餐廳、一家花店、一家飾畫、畫框店，以及中央最大的一家「金石堂書店」了。此外，另有一間掛著「金石文化中心」招牌的店面，正在裝修中，看見裏面有些展示櫥櫃和一小型教室，當時尚不知其真正內容為何。後來知道這說是舉辦展覽和各種講座的場所。

又上到一樓廣場來。這一廣場比較面積大些。店面略成 U 型，圍繞著廣場。而若干座椅、桿燈和盆栽也重覆著 U 型內沿安置，區分出外圍住戶和購物者的步道，以及中央廣場份。鋪地材料只用深淺兩色克硬化磚，砌出地面高差和階梯，效果不差。走下露天階梯，可望入地下的小廣場；同樣的鋪面材料，但空間包容性較強。前面敘述過的兒童和婦女們的遊戲、舞蹈都在此地發生。

露天階梯的寬度約在兩公尺以上，在走入小廣場的轉角處形成一處寬敞的平臺(Landing)，恰如小廣場的舞臺；而最成功的設計，莫過於那覆蓋露天階梯上方的採光天窗了。天窗由線條簡單的鐵件衍架支撐到地面三、四米高(雖然對於大廣場的尺度而言則略嫌矮些)，上面嵌滿玻璃，造型樸雅；不但能擋雨並成為廣場的一大特色，更能將廣場朝向汀州路的開口面適度地屏擋起來，而增加廣場空間的包容感覺。

至於圍繞廣場的建築物，因其立面構成廣場周圍壁面，對廣場的空間感甚有影響，故需略加介紹：立面上看到各戶公寓的客廳、

廚房和主人臥房的陽臺和窗口。開口部份處理得還算細緻，廚房陽臺都裝有鋁製百葉窗。整個外牆貼 2 寸方小口瓷磚、是偏紅的咖啡色；質地嫌光滑，遠看略反光顯得單薄些。臥房壁櫥部份推出於外牆，類似鄉野大廈的作法。整體說來，建築立面的實體部份較多，對於廣場空間之塑造較有幫助，建築物與廣場在色調上亦能配合，在本省是水準以上的作品。

### 三、訪談

經過書店中一位熱心店員的安排，我們到「金石文化廣場」的企劃人之一，楊秋福先生。他也是書店負責人。

坐在小廣場旁邊的餐廳裏，楊先生談到這全石廣場從企劃階段以至於今的始末。

原來這基地本是高砂紡織的廢棄工廠。後來工廠拆了，便想到要另行建屋。當時考慮到一般商業大樓在汀州街不可能具有吸引力；而從環境上注意到可以發展集合住宅。又因為基地緊鄰東南亞戲院，附近來往的青年學生很多，卻缺乏適當的休閒場所。故決定其一樓的商業形態要配合青年學生之需要；並應提供戶外場地讓年青人活動。

當時高砂紡織並無這方面的專家，一切決定皆由討論而來。唯其原則以青少年為對象。他們提出「勤讀書、愛運動」的口號，並首先計劃成立一家最大的書店，以及一家運動器材店來配合這口號。因此，這十餘家商店完全是一家業主經營。

複式廣場之構想，則是高紗一位高級主管在出國時看過類似的場所和空間，以開放地下層作店面以提高商業空間的互動。因此決定在金石廣場做出來。

至於定期安排於大小廣場中的活動，自然也是業主們一手安排的；但係公司按月付款，由數位企劃人員靈活運用。以下是已經舉辦過的活動：

二月莫洛的畫展；三月初為時七天的婦女講座；四月初的兒童

節活動及讀者、作者聯誼會；四月中旬丘丘合唱團公開表演；六月的大學企管週；七月、八月的爾雅、遠流書展等。這些活動完全是免費的，多半時「金石」機構主辦，另邀請畫廊、出版社及專家學者參加。活動可以配合節慶假日進行。看來只要金石廣場存在一天，這些活動就會繼續舉辦下去。

#### 四、評估

金石文化廣場的出現可能會帶動某些建築環境的未來趨勢。在臺北，目前並無一相同類型的商業廣場存在。在短短五、六個月來，筆者看著它一天天的成功。

從前面的觀察和訪談中可以看出，業主投資籌建這廣場，自始即抱有認真的態度和充滿信心的價值觀。當他們詳細研判基地附近相關因素後，就決定將青少年列為服務的對象。他們不但要求環境的品質，也注重服務的水準。他們投資既不急求短期利潤，反而不斷地提供各種免費活動以配合人們的需要，他們當然會成功的。

若以建築觀點來看金石廣場，可以下列幾點討論之：

一、一件出色的設計構想，可能使基地增加數倍的價值，同時也能提升和豐盛人們的生活。本地大多數業主不願接受創新的構想，而建築師也普遍缺乏創造力，這樣下去，臺灣的建築水準如何提高！業主與建築師或設計師的多方面溝通，絕對能夠提升建築環境的品質。一座最好的建築物，永遠要既滿足業主和使用者的需要，又能容許建築師發揮創造力的建築物。

二、每一基地都具有其獨特的環境特點。金石廣場座落於東南亞戲院旁邊，並且以年青人為服務對象是成功的；但若座落於西門鬧區則很可能失敗。西門鬧區川流不停的人群將會把它淹沒了。

四、最後，筆者仍願提出某些意見，俾今後類如金石廣場等場所，在規劃、設計時有所改善。在整體方面，建議其建築之部份外牆，能嘗試超大圖案 **Super Graphic** 的設計，並配合彩度高、尺度大的空間旗幟、飾物來裝扮三向度的廣場空間。過去常用的萬國旗

或彩帶，在大空間是撐不起場面的；而國旗應使用於國家慶典或較嚴肅的場合，較不宜懸掛於這種氣氛歡樂而輕鬆的廣場。在細節方面，如座椅、欄桿應儘量改用木料求其近人；垃圾箱要設計為方便而不礙眼；桿燈要桿高而燈亮，能在夜間權充照明燈；而植栽要選其長綠，而不易為灰塵污染。最重要的，應設計在廣場某角落，植一能遮蔭的大樹，既可軟化廣場的氣氛，又能在長夏裡提供陰涼。如是，則廣場不論在主題和細節上，才能逐漸成為一動人的場所。

在二十年的經濟發展之後，臺灣已變成一個充滿了大查複製品的國家。今天，看到金石廣場這樣一個小小的嘗試之後，我們的企業家、業主和建築師們最好要深深檢討才是。

## 參、建築作品

###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sup>36</sup>

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台北市南港區/民國 82 年

基地大略為一北尖南寬的等過三角形，基地東側為河道用地及 6M 防汛道路，西側為 8M 院內道路，兩側為 12M 計畫道路，基地南側留有空地以便未來擴建。

#### 設計構想

我在剛開始設計地球所時便感覺到基地非常難處理。由於基地概略為一北尖南闊之等腰三角形。設計難就難在，為配合中研院內部之交通，主進口必須設在「北尖」處。當時由於是競圖的關係，沒有時思考。稍加思慮，便決定在基地北側做一半圓形之四層樓量體，以安置較大而公用的空間；一樓是入口大廳，二樓為會議室，三、四樓為圖書館，地下室則為電力、空調等機房，均利用半圓形特性而安排內部。

基地偏南側，則為略呈等腰梯形之六層樓量體，中有兩處長方形的天井以便採光。這個量體安置了實驗室和研究空間。在南、北兩個量體之間，則是一個三樓高的長方體，以連接南、北棟建築，其四樓為屋頂平台，可以做為一處支援上層研究室的戶外休憩平台，亦可辦些小型活動。

此外，針對台灣許多校園建築，將化學實驗室之廢氣排放管以一般金屬管架放，彎延於建築之外，形成一片奇特景觀，我的作法是經由與業主的討論，找出所有化學廢氣管可能行經的六個路線，然後將其設計為建築物的一部份。在南側的 B1、1F、2F 等有化學實驗室的樓層，這些「建築化」的管道空間加寬以容納維修空間，

---

<sup>36</sup> 見《建築師》雜誌，22 卷 3 期，1996 年 3 月。

在 3~6 樓，它們便以單純管道間的形體出現，並構成研究室陽台之支撐。

### 設計條件

1 樓：門廳、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

2 樓：會議廳、研究室、實驗室

3 樓：圖書館、研究室、實驗室

4 樓：圖書館夾層，研究室

5、6 樓：研究室、研討室

地下空：機械間、水箱、實驗室、休閒空間、採光天井

建築名稱：地球科學研究所

建築師：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趙建中

參與人員/鄭家欽、徐淑枝

顧問：結構/柳昆墻

電器/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

給排水/懷德技術顧問公司

空調/格林冷凍空調工程技師事務所

景園/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室內/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營造廠：大開成營造公司

業主：中央研究院

座落地點：中央研究院內西南角，靠近活動中心

結構系統：鋼筋混凝土樑柱結構

設備系統：1.所有水、電、空調系統從地下室北側半圓機房經中央走廊向後拉線，經三處垂直管道間向上通往各層。

2.所有化學廢氣從南側之化學實驗室將由 6 個垂直外露管道間向上，經屋頂抽風機抽出。

主要建材：外牆/二丁掛面磚斬石子、洗石子、大理石  
室內/二丁掛面磚及粉刷牆面，石英磚地坪，礦纖天花板。

面積：基地面積/使用面積約為 6000m<sup>2</sup>

建築面積/1585 m<sup>2</sup>

總樓地板面積 9914 m<sup>2</sup>

層數高度：層數/地下一樓、地上六層

高度 2185 m

造價：新台幣 163612000 元

設計時間：民國 78 年 10 月至民國 79 年 5 月

施工時間：民國 79 年 6 月至民國 82 年 1 月

##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sup>37</sup>

趙建中

系友姓名：趙建中(1971年大學畢業)

作品名稱：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性質：實驗研究大樓

地點：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內

完成時間：1993年1月

### 作品說明

在開始設計地球所時便感覺到基地非常難處理。由於基地概略為一北尖南闊之等腰三角形。設計難就難在，為配合中研院內部之交通，主進口必須設在「北尖」處。當時由於是競圖的關係，沒有時間思考。稍加思慮，便決定在基地北側做一半圓形之四層樓量體，以安置較大而公用的空間：一樓是入口大廳，二樓為會議室，三、四樓為圖書館，地下室則為電力、空調等機房，均利用半圓形特性來安排內部。

基地偏南側則為一略呈等腰梯形之六層樓量體，中有兩處長方形的天井以便採光。這個量體安置了實驗室和研究室間。在南、北兩個量體之間，則是一個三層樓高的長方體，以連接南、北棟建築，其四樓為屋頂平台，可以作為一處支援上層研究室的戶外休憩平台。亦可辦些小型活動。

此外，針對台灣許多校園建築，將化學實驗室之廢氧掛放管以一般金屬管架放，蜿蜒於建築之外，形成一片奇特景觀，我的作法是經由與業主的討論，找出所有化學廢氧管可能行經的六個路線，然後將其設計為建築物的一部份。在南側的B1、1樓、2樓等有化學實驗室的樓層，這些建築化的管道空間加寬以容納維修空間，在3~6樓它們便以單純管道空間的形體出現，並構成研究室陽台之支撐。(媒體刊登：《建築師雜誌》第255期)

---

<sup>37</sup> 見《東海建築人物思潮與作品》頁53，2000.12。

Designer : Chao chien-chuang(1971)

Project : The Institute of Earth Sciences of the Academia Sinica.

Building type : Experimentation Laboratory Building

Location : The Academia Sinica , Nangang, Taipei

Date : January 1993.

This tough site of the Institute of Earth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presents two major challenges. The first is that it is roughly the shape of an isosceles triangle, narrow on the north side and wide on the south. the other is the original traffic circulation patterns of Academia Sinica must be maintained and the main entrance located on the narrow north side. Due to the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competition provided, it was quickly and prudently decided to utilize on the narrow north part of the site a half-cylindrical 4-story object. housing a larger public space: the 1st floor entrance lobby, the 2nd floor conference hall, the 3rd - and 4th-floor library, and the basement mechanical area. Moving a bit to the south, there is a 6-story building of isosceles trapezoid plan that contains research space and experimentation laboratories. Two rectangle skylights provide natural interior lighting. There is a roof patio for special activities and another outdoor leisure area off the research room.

Seeking to incorporate the campus laboratory chemical waste exhaust pipes and their supporting metal-frame structures into the visual design, the client was consulted as to their possible routings. At the B1 ,1st, and 2nd-floor levels, where the chemistry labs are located, the pipe runs are enlarged to allow for maintenance. From the 3rd to the 6th floors, the pipe runs are on th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doubling as supports for the terraced balconies of the building.

Publication: Chinese Architect, Vol. 255

## 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sup>38</sup>

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 設計說明

從校區配置來講，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座落於台南縣永康市幾塊工業區、住宅區，和汽車修理店等街廓的內側，約略位於省道和鐵路之間。該校的商科大樓是我們設計的第三個案子，是一棟地下一樓，地上五樓的建築。

一樓和二樓作為行政空間(原有建築老舊且不敷使用)和商科觀光、自動化等教室，三樓以為教室和電腦教室，地下室則包含了教室、演講廳、階梯、教室、書店、超商和機房。建築平面約略形成「一顆印」式，中為方形中庭，約為 20m 正方。兩座樓梯和廁所及管道等空間均占據平面的四個角隅，並以 25cm 剪力牆加強使成為結構的一部份。第三座樓梯突出於中庭變為一圓形的造形並伸高至八樓的高度，其頂部設計為一眺望台，可以從一個小巧內藏的小圓梯通達五樓。中庭的地面約位於一樓和地下室之間，並有戶外階梯相連以便此二層樓師生生活動，並可提供地下室部份採光，另在建築物外圍設有採光天井以增加地下室的光線和空氣流通。

我們在設計商科館的立面時，是以較多的實體牆與較窄的窗戶以形成實、虛的對照。由於南台灣夏季的日曬太烈，如此處理可以避免過量的日光直射入教室。而另一方面，加強整棟建築的通風也勢在必行。除了各層樓南北向走廊能直接通風外，我們亦將南正立面大廳挑高兩層樓，冀望南風能將較冷的空氣帶入中庭以增加通風的效果。另外在東西兩面(尤其西面)因保存原有植栽甚多，故僅在四、五樓裝設不銹鋼垂直遮陽板並維持視野，三樓以下仍為一般窗戶。

在一樓與地下室的東側我們設計了一面木構造加混凝土的牆

---

<sup>38</sup> 見《臺灣建築報導雜誌》9期，頁 38-48，1996.06。

面，其意象取自梵谷曾住過的法南療養院。在設計本案時適逢畫家辭世一百年，故有此做。本棟建築物的主要材料為二丁掛、文化瓦，並以洗斬石子處理細部收邊。建築物四周保留了原地栽植的樹木多株，中庭另栽植 5 公尺以上的樟樹 21 棵與花草若干，這都是爲了建築綠化，並且寫明在合約圖說中的。營造包商在這方面的配合和協助都是我們由衷感謝的。

建築名稱：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院

地點：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用途：B1/教室、會議室、階梯演講室、書店、超商、機械室

1F/門廳、辦公室、實習銀行

2F/校長、董事長辦公室、閱覽室、書庫

3F 以上/教室、電腦教室、教師研究室

建築師：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趙建中

參與者：陳樹川、徐淑枝

結構：洪呈和結構技師事務所

水電：聯合電機技師事務所、蕭永毅

空調：格林冷凍空調工程技師事務所

室內：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景觀：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

建築：億達工程有限公司

水電：光展水電工程公司

空調：宏泰工程公司

室內：億達工程有限公司

景觀：億達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

外牆：紅色二丁掛，間以斬石子勾出柱頭

富眉及其它混凝土版

GL 高 180cm 處以洗石子分出底線

屋頂：銀黑色文化瓦

開口：蜂巢板實心門外貼，木紋美耐板，小部分開口砌陶質花格磚。窗戶為本色鋁門窗，四、五樓東西向裝不銹鋼百頁

室內：公共空間/地坪 30×30 石英磚，牆面砌 120cm 高二丁掛磚台度及白水泥漆粉刷，天花板為 1 尺×8 尺長條半明架礦纖天花

教室/地坪洗石子，斬石子台度及白水泥粉刷牆面，天花水泥粉刷

景觀：廣場/中庭大廣場鋪連鎖地磚，小廣場及戶外劇場鋪還原磚，間以斬石子勾縫

花台/牆面砌二丁掛磚及洗宜蘭石，花台結構牆為砌空心磚

植栽/樟樹，保留椰子樹、鳳凰木

面積：基地面積：2800m<sup>2</sup>

建築面積：1661.8 m<sup>2</sup>

樓地板面積：9452.8 m<sup>2</sup>

層樓：地下一層，地上五層

造價：建築 8,210 萬元

水電 1,325 萬元

空調 423 萬元

設計時間：民國 80 年 12 月至 81 年 5 月

施工時間：民國 81 年 6 月至 82 年 7 月

## 中原大學教學大樓(夜間部與校外教學推廣中心)設計案<sup>39</sup>

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Evening Administr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Building

Chung Li, Taiwan

PROJECT NAME : Evening Administr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Building

LOCATION : Chung Li, Taiwan

CLIENT :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RCHITECT : C. C. Chao Architect

DESIGN CONSULTANT : Chao-ching yu, Chao-Li Kuo

CONSULTANT ARCHITECTY : Y. C, Su, M. C. Hung, C. M. Li, C. F.  
Chan

PROJECT : Chia-Hung Chen

PROJECT TEAM : C. M. Huang, S. T. Wu, Graduate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J .H. Chen, M. J. Li, C. F. Chun, F. S. Chang, H.  
C. Lin, C. J. Has, C. C. Wen

SITE AREA : 7,732m<sup>2</sup>

FLOOR AREA : 28,360 m<sup>2</sup>

ESTIMATE COST : NT\$483,520,000

DESIGN PERIOD : 1997.9-2002.5

### Commencement

The two-and-a-half-year project of Chung-yua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Center which had been steadily nurtured through countless discussions and interactions was attended by numerous. Even though the final outcome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the client preferences, the entire design process was somewhat fruitful.

---

<sup>39</sup> 見《建築》38期，頁74-77，2000.07。

In the Fall of 1997, two professor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Chung-yuan University, Chao-ching yu and Chao-li Kuo,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a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marking the Learning Center the first year graduate student's design project. For years architectural students have been lacking such opportunities to involve in real constructional practices. If both the construction group and students can confederate coherently, it would thus be an incredible breakthrough.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oject, five practicing architects, T. C. Su, M. C. Huang, C. F. Chang, were invited by Chung-yuan University to tutor the studio class. Eight students were first assembled into one group to produce associative designs. After several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three or four unique spatial designs, which wisely occupied the circular and quadrangular form, were selected. The selected groups were then led by Architect T .C. Su in order to rectify the designs up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ful architectural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usage.

#### Development

By this stage, the principal design of the project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my own architectural firm, but the studio tutors still remained the weekly discussions along with the students.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modifications of architectural elements such as elevations, entrances, central courtyard, and public spaces all had been vigilantly discussed by both students and the practiced architects. During this particular period, the students of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ad been assisting in model-makings, computer animations, structural researches of the arched roof truss and staircases at the lobby are, which was positively beneficial and contributing for the entire design

project.

From the summer of 1998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spatial details were first reassigned to the future user units(Night School and Extensional Division for In-Service and Continuation Education),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uring several contract adjustments among accredited architec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hung-yuan University, which has been dragging o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on top of a very limited construction allowance, the entire project was therefore delayed, Nevertheless, both the structural consultants and the design party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computing calculations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 and sectional dimensions whil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 trusses on the roof of the conference room in lobby area and the detailed plans and sections of classrooms which were arranged in rivan shape.

####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ilding

The building was sited to face the main field of Chung-yuan University, which thus makes this particular location a very important landmark to the entire campus. The building design consists of a four-floor front building, and nine-story rear building and two underground levels, all were designed to interact with the Tu-Hsin Electronic Building on the left side. The first floor has a school of night school department; second to fifth floors are classrooms for night schools. The sixth to ninth floors consists of an administrative office, more classrooms and research units. The first and second basement floors are thus conference room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utilities and a car park of 204 parking spaces in total.

In planning, the rear building, which is also the main structural

form, is formed by a 3/4 arched circular unit and a 1/4 rectangular spatial unit. Each classroom connects one another to form a rounded central courtyard, as well as to outline a very powerful geometrical architectural language. Above the central courtyard, the conference room is fitted on the elevated fifth and sixth floor. On both sides of sun to enter the lobby. Over the conference room(7<sup>th</sup> Floor), there is a platform, which provide users with more public outdoor spaces. When the concept of the double court design was brought u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sign development, it had been widely cheered by the majority of designers, thus the idea id reasonably developed into the most vital, a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of the design.

Even though the University consents the idea that classrooms, which are formed in fan shape, can in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students, the design of circular plan will thus result in poor ventilation, insufficient lighting provis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furniture arrangement. Moreover, the constructional fee would also be augmented because of the extra usage on site setting and molding templates, and this is currently the problem we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to resolv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ventilation, we have formerly placed gaps on the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sides of the building to allow direct entries and exits of the hot air during summers; the hot air trapped in the curved light well can easily be freed. The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sides of the building are fixed with canopies to avoid sun exposures and distracting reflections on classroom blackboards. The circular staircases from first to forth floor in the central court offers students an easier access to each floors as well as a spacious gathering point. The three quarters of the circular form of top floor are extended to form a complete circle for just the sake of design.[Translated by Amy Lee]

案名：中原大學教學大樓計劃案

案址：中壢市

業主：中原大學

建築師：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顧問：喻肇青、郭肇立

顧問建築師：蘇喻哲、黃模春、李灼明、張哲夫等建築師事務所

專案設計師：鄭家宏

設計群：黃清盟、伍世恭；參與本案之中原研究所學生：陳志豪、李明澤、鍾振峰、張正賢、張富森、林幸長、許正憬、溫祖健

基地面積：7.732 平方公尺

建築面積：樓地板面積共 28,360 平方公尺

造價：預算價為新台幣 48,352 萬元

設計期間：1997.9-2000.5

### 緣起

本教學大樓案為一歷時兩年半，經由無數次的討論和溝通，以及多人參與的設計案。雖然最後因業主原因不得不重新設計，然其過程相當有意義茲介紹於後。

在 1997 年秋，擔任中原建築研究所之喻肇青、郭肇立兩位教授向中原大學爭取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將該校研擬興建的教學大樓當作建研所一年級設計組同學的設計課題目，由於多年來建築系所同學一直缺乏參與實務的經驗，如果工程進度配合得當，同學尚可能參加繪製部份施工圖及工地監工的工作，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

中原大學建研所首先邀請五位開業建築師擔任每週學生設計課之評審顧問：包括蘇喻哲、黃模春、李灼明、張哲夫及本人。最初是八位學生每人各作一個設計，經由討論和評圖後過濾為三、四

組，最後選出較具特色的圓形及合院形兩種平面，分別由本人與蘇喻哲建築師帶領部份同學將設計修正至符合建築法規及實際使用之需要。一直到 1998 年四月向校長簡報，並選定本人這一組的圓形平面案，因此本設計確實為一集體創作。

### 設計發展

這個階段設計主導權全部轉移到本人建築師事務所，但仍維持每週一次設計課之討論。舉凡建築物之立面、入口、中庭、公共空間均經過建築師和同學多次討論和修改設計。這段時間，建研所同學則協助製作可拆開之大模型、電腦模擬、大廳上方拱形桁架和大廳弧形樓梯之研究，對設計提供很大的幫助。

自 1998 年暑假之後，一直到今年年初，針對各空間細節之討論先轉由使用單位(夜間部和推廣中心)主導，後再轉至教務處主持。由於這期間校方總務處正研擬修改原有委任建築師之合約，費時經年，再加上可能是學校預算的問題，就一直延誤下來。這段時間我們著重在結構技師檢討結構系統和斷面尺寸，並經電腦計算結構，發展以十字梁架空在大廳上方的會議室，以及各扇形教室之平、剖面詳圖等。

### 設計內容及特色

建築物正面面臨中原大學的大草坪，地點相當重要。為與左鄰的篤信電學大樓呼應，建築物是由一前棟的四樓建築及後棟的九樓建築所構成，地下室則建二層。一樓為大廳及夜間部辦公室，二至五樓為夜間部教室，六至九樓為推廣中心辦公、教室及研討室，地下一、二層除夜間部闡場兼會議室及機電空調機房外均停車場，共可停放汽車 204 輛。

在平面上，主結構體(即後棟建築)是由四分之三圓弧和四分之一的方型空間所組成，以容納不同大小的教室空間。各教室圍繞一圓型中庭，成一幾何性很強的建築物。在該中庭上方五至六樓處為一架空的，兩層樓高的會議室，會議室兩側各有一弧形光井可讓中

午前後的陽光進入大廳。在此會議室上(即七樓)則又形成推廣中心之戶外平台。可讓該中心的學員及教職員們享有一被圍繞的也是合於人性尺度的戶外活動空間。記得這一雙中庭的構想在剛提出時即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這應該是本設計中最核心，也是最精彩的部份。

雖然校方一直認同扇形教室能增加學生上課的專注力，然而圓形平面案必然會造成通風不良，採光不均和一般空間家具安排的困難；此外建築造價在放樣和模板上均會少許增加，這都是我們一直在努力改善的。爲了改善中庭通風的問題，建築的東南和西北各留設了缺口以便炎夏季風能穿堂而過。而前述弧形光井應該亦能讓熱空氣流出。建築自東南到西南向均設遮陽板以防止日曬和教室黑板的眩光，中庭一至四樓的圓弧樓梯則是方便學生上下和停留。爲了某種莫名的，追求圓滿的原因，在最上層我們還是將四分之三圓弧延伸爲一個完整的圓。

## 理想大地渡假旅館<sup>40</sup>

美國 WATG International 建築師、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案址：花蓮縣壽豐鄉

業主：理想地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梁清政)

建築師：美國 WATG International 建築師(負責人：Gerald Allison)、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參與人員：Ronald Van Pelt, Denise Sheriden, Thomas Fo, Samuel Chen(美國), 徐淑枝、曾秀玉(台灣)

顧問：美國 Henriksen Design Assoc.(室內設計)、美國 Tongg, Clarke & Mc Celvey Landscape Architects.(景觀設計)、洪呈和結構技師事務所(結構設計), 格林冷凍空調工程技師事務所(空調設計)、大公設計顧問有限公司(照明設計)

營造廠：榮民工程公司

構造：RC 構造

基地面積：104,495 m<sup>2</sup>

樓地坡面積：21,790 m<sup>2</sup>

造價：新台幣 21 億元

設計期間：1998/7-2000/2

施工期間：2000/1-2002/7

### 理想大地渡假旅館

理想大地渡假旅館是理想渡假村最先完工的建築物，位於花東縱谷的起點附近。在東華大學以南，緊鄰花蓮溪，也是全花蓮縣地下水最豐富的區域。本旅館創辦人約在十多年前看上這片土地，傾其一生積累，逐地購買達 250 公頃。未來完整的規劃將包括二~三幢旅館、歐洲街、主題樂園、水上樂園、高爾夫球場及渡假別墅等等。而「理想大地」四字乃來自於文 Promised land。

---

<sup>40</sup> 見《建築》71期，頁76-83，2003.07。

全部旅館共 260 間客房，大部份為 15 坪標準豪華客房，少部份為 27 坪蜜月或更高級的總理、統統套房等。配置的特色是以 30 棟 2~3 樓的 Cottages(別墅)沿一 10m 寬彎延的運河分佈，以求每間客房均享有運河景觀及較高的私密性。運河中設有大小三個島嶼，各有游泳池依地形設置的瀑布與小水道。未來中央島嶼將設一小教堂，以服務當地社區及舉辦婚禮之用。

旅館定位為國際標準的五星級，內外裝不求奢華，注重的是粗拙、自然以及手工打造等品味。建築外觀粗看有一種 Guadi 的式，融合西班牙及地中海的風格，但依 WATG 主持人 Gerald Allison 的說法是屬於「獨一無二」的形式。雖然面對運河是旅館主要景觀朝向，但是其背面--亦即各棟小屋的入口方向卻是建築造型較美的一面：其尖塔、拱窗、帶有弧度的牆角和逐步下降的梯階不論在斜陽下或燈火下都會顯露出其高雅而細緻的氣氛來，而中央山脈的幾處顏色互異的山峰，則形成其最壯闊的背景。

雖然已經獨具一格，此一環湖渡假旅館(Lagoon Cottages Hotel)未來尚需加上其東南方的 500 間 Garden View 旅館，以及共用的主建築(包括接待大廳、三個餐廳、酒廊等)和大宴會廳才算完整；也必須等到那一天，台灣才會出現真正有格調的渡假旅館。

### **Promised Land Resort**

#### **WATG International, Chien-chung Chao Architect**

The Promised Land Resort is the first phase to be completed in the Promised Land Village. Situated near the entry point of the Huatung Canyon and south of the Tunghua University, this area has the most sumptuous underground water in Hualian County. Over a decade ago, the founder of the Resort devoured all possession to acquire this piece of land total of 250 acres. The future plan will include 2-3 resorts, European Boulevards, a Theme Park, a Water Park,

a Golf Course, and Country Retreats. The name of this development is inspired by its English origin, the Promised Land.

The entire resort is comprised of 260 guestrooms: mostly the 15-ping Luxury Standard Room and several 27-ping Honeymoon suite or more exclusive suites. The plan, featuring 30 individual 2-3 floor cottages along a winding canal (10m wide), allow each room to have private view to the canal. In the middle of the canal, the 3 islands are equipped with swimming pools, grottos, and water slides. On the central island, there will be an addition of a small chapel to serve local community for wedding events.

The resort is targeted a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5-Star hotel. However, instead of lavish decoration, the design style articulates the sense of rustic natural and handmade.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shares a similar sensibility of Gaudi's style-a blend between of Spanish and Mediterranean style. Nevertheless, Gerald Allison, the architect-in-charge of WATG, still recognizes the style to be unique .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canal-side has the major view to the landscape, the entrance-side of each cottage has superior design architecturally. Either in the dusk or the night, the pointed towers, arch windows, rounded corners and descending steps accentuate a sense of elegance and delicacy against the colorful 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Mountains

In the near future , this Lagoon Cottages Hotel will be complimented with another hotel of 500 garden view-guestrooms. Together, they will share a major building (including reception , 3 restaurants and lounges) and a large Ballroom. Let's hope then , Taiwan will finally have a truly sophisticated Resort to offer.[Translated by Simone Chen]

**CREDITS**

**LOCATION** : Shoufeng, Hualien County, Taiwan

**CLIENT** : Promised Land Corp., Ltd(Founder. C. C. Liang)

**ARCHITECT** : WATG intenational(Principle : Gerald Allison),  
Chien-chung Chao Architect

**PROJECT TEAM** : Ronald Van Pelt, Denise Sheriden, Thomas Fo,  
Samuel Chen(USA), S. C. Xu, S. Y. Tseng(Taiwan)

**CONSULTANTS** : Henriksen Design Assoc.(Interior Design), Tongg,  
Clarke & Mc Celvey Landscape Architects.(Landscape), C.  
H. Hung Consultants Inc.(Structure Design), Union  
Engineering Consultants(M/E), Green HVAC Engineering  
Consultant Ltd.(HVAC), chroma33 Architectural Lighting  
Design(Lighting Design)

**CONTRACTORS** : RSEA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STRUCTURE** : RC structure

**SITE AREA** : 104,495m<sup>2</sup>

**GROSS FLOOR AREA** : 21,790 m<sup>2</sup>

**COST** : NTD21Billions(Including architecture, roads, bridges,  
cannels and landscape works)

**DESIGN PERIOD** : 1998/7-2000/2

**CONSTRUCTION PERIOD** : 2000/1-2002/7

## 教育歲月之延續：中原大學夜間部與推廣部教學大樓<sup>41</sup>

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中原大學

座落地點：中壢市中北路 22 號

主要使用機能：學務處辦公室、教室、階梯教室、電腦中心、  
推廣部

建築師：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團隊：鄭家宏、陳志豪、黃青盟

結構顧問：吳鎮鯤結構技師事務所

機電顧問：宜德電機技師事務所

空調顧問：格林冷凍空調工程技師事務所

景觀設計：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

基地面積：約 5000 平方公尺

建築面積：24297.6 平方公尺

造價：新台幣 2 億 5980 萬元

設計時間：民國 90 年 9 月至民國 91 年 12 月

施工時間：民國 91 年 12 月至民國 93 年 9 月

### 背景介紹

本案建築早自 1997 年秋天即開始進行。原先的設計包含一圓形主體建築(請參考 Dialogue 建築師雜誌第 38 期)，後因中原校方堅持保留原擬拆除的醫學工程館而作罷。因此建築實際基地面亦大幅縮減為原有的 2/3 左右。

### 樓層用途配置

本大樓為地下一層，地上九層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24300 平方公尺(7360 坪)。其中地下一樓為停車場、機電空調間；一樓至八樓大部分均為教室空間，以及學務處的辦公室及

---

<sup>41</sup> 見《建築》97 期，頁 74-79，2005.11。

電腦中心；九樓為推廣教育中心使用。全幢建築共有 3 間階梯教室、8 間大教室、17 間中教室、25 間小教室。

### 設計特點

本案完工後可增加全中原大學教室數量約□□。本大樓之設計主要特點有以下幾點：

1.由於建築前方為校方保留不拆除的教務處大樓(即醫學工程館)，故本建築之主要入口分為左右兩邊，各有一小門廳，並有步道連接至前方主要道路。

2.中庭有一個半橢圓形之主樓梯，可通往六樓。由此主梯可眺望各層活動，為一主要之垂直動線。

3.為便於低層空間的師生上下樓便利，在中庭兩側各有自一至三樓的開放式樓梯。此二樓梯能促進師生下課間之溝通與交流，並有效疏散人員以補電梯之不足。

4.各層樓電梯前方，每隔一層就有一間教師休息室或學生活動空間。兼課老師可在此小憩並提供課餘輔導，是中原教務處一向推動的「答疑室」的具體呈現。

5.每層樓右後方有一間供行動不便的同學使用的大型專用廁所。不必與一般同學擠廁所，安全度也較高。

CLIENT：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LOCATION：No.22 Chung-Pai Road, Chung-Li City, Taiwan

PRINCIPAL USES：Offices, Classrooms, computer center, center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RCHITECT：Chien-Chung Chao Architect

ENGINEERS：Chia-Hung Chen, Chi-Hau Chen, Ching-Meng Huang

STRUCTURAL CONSULTANT：Chen-Kuen Wu Structural

MEP CONSULTANT：IDEE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HVAC CONSULTANT：Green HVAC & R. Engineering Consulting

Ltd.

LANDSCAPE DESIGN : Chien-Chung Chao Architect

SITE AREA : Approximately 5000m<sup>2</sup>

BUILDING AREA : 24,297.6 m<sup>2</sup>

COST : NTD 259,800,000

DESIGN PERIOD : 2001.09-2002.12

CONSTRUCTION PERIOD : 2002.12-2004.09

Ongoing Education : Evening Administration and Continuing

Buildi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ien-Chung Chao Architect

### **Design Background**

The project started in the fall of 1997. The original design included a cylindrical body(please for to Dialogue issue No.38); but it was discarded due to the school's decision to keep Medical Engineering Building in front of it. Therefore, the actual site area was reduced 2/3 of the original design upon completion.

### **Building Usage**

A reinforce concrete building consists of nine floors above ground and one floor under and with a total floor area of 24,300m<sup>2</sup>. Parking and mechanical room are located on the erground level, level one through eight are being used for classrooms, computer rooms, administrative quarters; level nine is reserved for the center of education promotion. The building is comprised of three stepped classrooms, 18 large-sized classrooms, 17 medium-sized classrooms, and 25 small-sized classrooms.

### **Design Features**

The completed, the school can expect an approximately 1/3 increase of classrooms. Key design features of the building are

described below.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future Medical Engineering Building) is left untouched, primary entrance to the school is through two walkways on either side of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around it.

The semi-elliptical shaped staircase is located at the atrium. As the principle vertical circulation of the building, it extends to level six and provides views of the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each level.

The order to maintain easy access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on the lower levels, two sets stairs are located on both side of the atrium, enhancing interaction between floors and ring abundant access in case of emergency.

This requested by the school an activity room is available on every other floor in front of elevator, provid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a place to rest and to conduct after-class thing programs.

The oversized restroom is available on each floor o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building easy and safe access for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Translated by Frank Chang]

### 第三單元：附錄

#### 理性的思考：訪趙建中建築師談地球科學研究所設計<sup>42</sup>

對談：王增榮、吳光庭

整理：仲倍瑩

據我們的了解整個中研院院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整體的院區規劃，每一個研究所都是一個獨立的單位，自主性很強，在這種情況下您對地球科學研究所的設計，是基於何種考量；

地球所這個案子，是經由競圖得來的，基地三面接臨道路，是一獨立的基地，為配合中研院內之交通，將主入口定於基地北邊，並在建築外牆貼面材料及色彩上，意圖與本案東側的建築群相呼應。由於基地的前窄後寬，建築形體自然呈現等腰三角的對稱形式。原設計時並不是對稱的關係，建築的主入口在西側，而半圓形體在一樓是實體的。但經與業主討論後，改為對稱的位置，而形成坐南朝北，背山面水的良好配置。

您對地球所之研究行為的看法如何？您認為這裏的研究員應該得到怎樣的建築環境？

研究人員一天的時間，除了做實驗，大都在研究室內，所需的空間應是自足性大的、寬敞的並可容納許多的資料與設備。標準的研究室除配有固定的書櫃外，還設有私人衣櫃，此外房間入口處除內凹以增加空間變化，另設有專用照明，這些設計都是我們對博士級研究員的一點敬意。地球科學研究所分為三個部門，一是地球物理、二是地球化學、三的地震與電子，這三個部門相互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為考量地球化學所產生之廢氣、廢水須設特殊管線排放，故將此部門安排在最南面。又因化學實驗室失火的可能性較大，所以設有緊急沖水設備，並將樓梯配置於建築兩翼以利逃生。

---

<sup>42</sup> 見《建築師》雜誌，22卷3期，1996年3月。

另外研究所各實驗室有許多大型實驗設備，所以後門與貨梯、廊道的尺度都特別加大，地下室、一、二層主要實驗室的走廊寬度均在2米5。而每一個實驗室的電器、化學管線是配合各別需求在建築完工後自行安裝，我們只提供「接頭」而已。

為滿足通風與採光的要求，左右各有一中庭，每層樓廊道的端點均為一景觀相當好的角落，而且由於常年風向是自東西向吹的，故廊道的方向可以使研究所內的空氣得以充份流通。

建築外在形式的表現上，您過去也常用幾何造形的手法，是否請您說明您的設計態度為何？

我不否認幾何的形式是個人的喜好，但是實際做出來的作品不多，我想一則幾何造型是一種「永久」的造形，二則當我在賓州大學建築系上課時，康(Louis Kahn)的Studio就在附近，我當時很喜歡他的作品，在美期間也幾乎看遍了康的重要作品，所以也許在我的作品中就略為反應出康的風格。

紅磚也是我較喜歡的建築材料，我有幾個案子女如南台工商專科學校幾棟校舍都是以紅磚表現為基調。地球科學研究所外牆二丁掛紅磚部份略多了些，應該再多用一點洗石子，比如背立面陽台的部份以洗石子處理較易襯托出垂直的管道。管道間的造形是卡在牆面上的，相對於正立面，造形上可能較為豐富，設計時若能將後排管道間接高，前排遞次降低，也許造形上會呈現出較佳的效果，但這樣便違反了競圖的要求，也許私人委託的案子會較容易有變化的可能性。

剛才您提到康在建築美學方面對您的影響，在地球所之廢氣管的處理，也的確讓我們感受到與康類似的思路，而康是屬於六〇年代的，在今天，譬如廢氣管的處理亦有可能經由高科技(Hi-Teck)的途徑以露明金屬管的方式處理，但是在您設計說明裏，似乎對這一點沒有很大的興趣，這樣的嗎？為什麼？另外，我們也很想聽聽您對目前流行之後現代的看法，似乎這也不太出現在您的設計中？

金屬管線外露的高科技形式，並不適合用於地球所，因為所有管線是由各研究單位依各自需求自行安裝，管線既多且亂，而利用加寬之管道間，維修亦相當便利。

現代建築是我這個年代的人比較駕輕就熟的形式，無論是學校中所學或是工作中得來的經驗，均是以現代主義居多。即使如此，我仍然沒有把握能完全發揮現代主義的長處。在這種情況下對後現代建築形式的認識就顯然要少得多，加上個人美學上的喜好還是傾向現代主義的表現方式，所以我的作品中是以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為多。

您曾在漢寶德建築師事務所工作過一段時間，在大學念書時也是漢先生的學生，請您說談談漢先生對您建築設計方面的影響？

漢先生在學校時並不像現在年輕的老師會主動找學生談，他到系館是看看有沒有學生要找他談設計。他帶設計課經常要學生想問題，有些同學因此躲著他，但是這種教法比較合我胃口，我學建築逐漸建立了信心。記得當時有一門討論課是在漢先生家中進行的，之後有少許大膽的學生就經常往他家跑，在他家裡總會學到新的觀念和有趣的事物。大學畢業當兵時，漢先生的「建築的精神向度」剛問世，便自然成為我的隨身讀物。整個來講，漢先生對於我建築設計的影響，就是理性的思考，還有就是從找問題推演到具有特色的空間。

## 我們的師長--張肅肅先生與趙建中先生<sup>43</sup>

主講人：李安國(系 14 屆/校 19 屆)

羅榮源(系 22 屆/校 27 屆)羅榮源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主持人：羅時瑋

羅時瑋：

今天座談的主題是有關張肅肅先生與趙建中先生的教學部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李安國學長與羅榮源學長回到系上，與各位一起來談他們當年的受教經驗。李學長與我一起進東海，我們是老朋友了，畢業後李學長分別在陳其寬先生、漢寶德先生與李祖原先生的事務所服務過，後來再去哈佛深造，取得都市設計碩士。羅學長在東海畢業後到淡江建築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在台中開業多年。前幾年開始，他向張肅肅先生學畫，還經常有機會接近張先生，首先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光臨。

李安國：

我是轉系的，是張先生第二次到美國進修回國後才讓張先生帶的，轉系之前常到建築系聽課，以前東海是小班制住在學校大家都互相認識。那時的印象是讓張肅肅老師帶的班大多很怕她，因為張肅肅老師要求比較嚴格，真正接觸到張老師是我轉到建築系時候，那時讓他帶的課是環境設計概論，是一個入門的課，張先生那時帶課給我的感覺是，是與一般老師不一樣，上課給很多的指定閱讀資料，我回想起來，比較像研究所上課的方式，課程中要看哪些參考材料，在開學時會開出書單，也會先提要談哪些課題，每一堂課不是她單獨講你記筆記，而是在那些她所指定閱讀的資料範圍，詢問你閱讀後的想法，那時我們非常不習慣，也許你們現在比較習慣，不過依我在中原帶課的感覺，現在學生還是不習慣這種形式，只要你一問問題，大家就大眼瞪小眼的，但他在那時就用這種方式，所

---

<sup>43</sup> 見《東海建築人物思潮與作品(一)》，頁 40 至 47，中華建築文化協會及東海建築系編，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公司，2000 年 12 月 23 日。

以上他的課都非常緊張，問問題沒人回答他就會開始點名答題，所以上張先生的課大家都有心理上的壓力，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點到你，從我們高中以前的教育養成習慣，對一個問題總要有標準答案要有參考書才知道怎麼答題，結果似乎問題都有相同的答案，張先生那時剛從哈佛回來，我們都很期待他在課堂教一些他在哈佛學的新知。哪料到在課堂上沒聽到新知，卻要戰戰兢兢的上課。

我後來自己到哈佛去，才知道哈佛研究所就是這樣上課的方式，我想不只是哈佛，大部分美國學校都一樣，讓你去看基本上他覺得你應該要看的書，看了之後提自己的想法，不論是從生活經驗上、或從其他的研究領域上，或你自己看了這些材料之後的疑問，從這樣的角度來做理解研討，上課主要是做意見的交換，當時張先生用這樣的方法，上完課後要寫一份自己整理的報告，等於是上課前要看材料，上課時要討論，上課後還要寫一份自己整理出來的想法，當時除了上課的壓力之外就是寫那些報告，雖然只是一門課，我們都覺得負擔很重，因為那樣的方式不是我們所習慣的，每個禮拜一堂課就重複這樣的情形。

張先生並不是要你去記一些死板的東西，而是希望你可以在遇到問題時會自我思考，會對一個觀點有反應，所以每次在上課時你也不知道她要上什麼，會覺得她好像一下跳到東一下跳到西，雖然好像和她上課提出來的主要內容有相關，她希望你可以在自己整理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有系統的東西，所以整門課就在一個壓力和困擾交迫的感受下度過了一整個學期。等我到了五年級畢業，才稍微覺得張老師逼著我們去想事情，對事情有反應，好像產生一些成效。等到你畢業到事務所工作，會碰到一些難題，跟同事或老闆討論事情時，反應快一些、也多些靈感而且相對於其他學校建築系畢業的同事會覺得自己有多些觀點。這都是開始工作後會偶爾感覺到的。

到後來又出去唸書，然後回來台灣開始教書的時候才知道當時張先生教的方法簡單而深刻，雖然那時非常不習慣，但是回到學校

教書時再來看張老師的教法，卻覺得它是非常珍貴，我現在也很希望用這種方法來帶我的學生，那時是 1975 年，20 幾年前她就已經用這樣的方式教了，你會覺得用這個方式最能讓學習的人得到好處，雖然我現在是用這個方式帶學生，常常問了半天好像都沒有反應，但是你知道這個方式的背後有非常珍貴的用意，就是慢慢建立學習者獨立思考與綜合研究的習慣，這是我自己經過二十幾年的時空後，回來看張老師教課的感受。

羅時璋

張先生當年帶我們二年級設計課，她以非常強的 *personality* 來帶我們，我想她是我所遇過的老師中，人格動力最直接而強烈的人，我也不記得她用什麼方法，只記得她可以逼得我們投入很多的熱情，她可以讓你知道你那裡好那裡不好，她會馬上反應，而且會逼你要做下去，她總是不斷讓你覺得你可以做到的、你是有潛力的，一整年的設計課都是這樣被逼過來，那時對男生而言比較覺得她很有說服力，女生大概就比較痛苦。她非常嚴格，但我覺得還好。但她有個人魅力，對設計反應很快，講東西講得滿 *sharp*。對於剛開始學設計的學生，她是一個非常清楚的壓力，她會告訴學生一直做下去，雖然學生對自己能做出什麼東西還滿模糊的，但她那股力量非常強，會一直 *push* 你。

羅榮源

我不知道今天是這樣的一個場合，要來談論一個你們沒有見過面只有耳聞過的張先生，我是 64 年來念東海建築系，我們二年級時搬到這個新系館，我們是最早一批使用這個系館的人，我還很清楚那時二年級時，有個同學作風比較大膽，敢帶著女朋友在校園裡晃，那時張先生住在農牧場那兒，他散步也不看地點，每次都帶著女朋友在張先生家前面晃來晃去，後來又沒來上課，到學期末評圖，同學把圖貼上去，張先生就馬上站起來把圖拆下來，並且把他當了。相對我現在逢甲教書，我就沒有這個魅力也沒有把學生嚇著

的魄力，我如果把圖拆下來，明天家長就來了，但那時候的學生卻是很認命的被當。我跟這個老師比較有淵源，羅主任說我不來不行，因為張先生在東海教的學生，剛好我與她比較有緣，因為我們都是台商人又是鄰居。她教我們到大四，到 68 年就不教了，從此開始只做一件事就是作量，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去找她，她要我把手放下就開始幫我素描，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年來她都在畫，她的興趣就是畫圖，而她的個性也沒變。四年前，一來我也喜歡畫圖，而且我家也在台南，常常要回家，可以跟她一起畫畫，就這樣這四年來我跟張先生學畫。

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她雖然是建築系的，但她不像我們當建築師會有實際作品，她都用說的而已，在當時教我們時聽她罵得很兇，會質疑她到底有多厲害，但這幾年跟她學畫，我深深的體驗到她這種好強的個性，她真的很認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們畫室裡就她最認真畫，我是張先生的學生，少他二十歲，在畫室裡我都撐不住必須坐著畫圖，張先生都站著畫，她都說我比他還老，她的確畫得也很好，但今天若沒有徵得她的同意就拿她的一幅畫來，我一定會被她罵死，因為她沒有準備好之前不會把畫拿出來給人家看。她算是我們建築系的一個傳奇人物，他教書時間不算長，約十年而已。但我想這幾年大家看到國內滿多傑出的優秀人才都是張先生的學生，最難得的是這些學生在出版一本書時，一定會寫最感謝的人是張先生。

這二十年來她都沒有教書，只有在去年她來幫忙指導我的逢甲學生，在逢甲我一直是帶四年級的設計，我從前也是他的學生，所以我也很認真的在聽她對我學生上課，雖然過了二十年，還是有些聽不懂，但那個境界已比較接近。我比較肯定她那種教法，比較注重啓發性，我常跟逢甲的學生說老師的教法是金字塔型，她教的是頂尖人物，我教的都是中間部分的人，因為我覺得這些學生中，驚鈍的比較多，這些就由我來啓發，國內很多優秀的人才都是由張老

師啓發，一樣都是當老師，對於這點就會又嫉妒又羨慕，很厲害的一個老師，你們可能都沒見過，以前覺得她這樣拆模型，怎麼這麼兇，但現在回過頭來當建築系的老師，卻覺得現在把這個模型破壞掉了，你才會有新的啓發， 就算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尊敬她。

羅時瑋

那種教法是，她對你負責，她清楚你能做到什麼，也知道你在做什麼，她好像會看到你應該往那個方向去做，也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做到某一個特定的型或空間，她會嘗試去知道你想發展什麼樣的東西，你喜歡萊特的就用萊特的那一套來教你，喜歡柯比意的就用柯比意的那套來教你，其實很自由的。他就是逼著你把想做的東西做出來，我覺得是很嚴格的師徒制，但說嚴格也不會很嚴格，我跟他那段師生經歷滿愉快的，我感覺要求得最厲害，但卻很愉快，是真的被要求在做出點東西。我五年裡，二年級是被張肅肅老師帶，再下來真正感覺用心做設計就是作畢業設計時，二年級一整年都被操練得很厲害，可是作的題目都是很簡單的東西，那時題目一直到二年級下學期最後才做一個位宅，一個家，基地就選在今天榮總側對面的東海花園裡；二上的最後一個題目是做漢先生家的增建。我還記得二年級第一個題目是做公車候車亭，一個很小的題目都可以把你要求得七暈八素。

李安國

剛才羅主任提到師徒制，這樣的精神現在愈來愈少了，尤其是在台灣，整個社會變遷之後，好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師生關係，可以說各種不同的倫理關係好像在轉變和退化之中。我自己是覺得在歐洲現在有很多建築設計的訓練養成都還保留著師徒制這樣的關係，我想大家現在看一些介紹建築師經歷和作品時，或是介紹一個大家不熟悉但好像很有潛力的明日之星時，通常會在他的資歷裡介紹他的師承，師承就是他在那個地方那個學校上課，跟過那些老師學習，我相信大家現在看雜誌還是當看到這樣的資料，因為他的

師承會影響到他最後的創作，我到現在還相信這點，正如音樂家、繪畫家也都會介紹他的師承，像建築這樣門課裡頭包含了創作，在比較高的境界時是一種所謂藝術的境界，它不是一種機械或是標準的答案的時候，它需要一種人格的互相影響或是工作習慣的互相影響，它就會有一種師承的關係了，就有師徒的精神。

你們剛才在聽羅老師在講，很多人在描述張先生時都說是很強悍的、會逼你的，有時脾氣很大的老師，但每當想起她時，或回想的師生關係都是充滿懷念，因為 20 年後的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到老師教誨的殷切之情。我現在看自己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愈來愈淡，也許是十來年前還可以和學生有這樣的關係，但現在愈來愈沒有辦法這樣。張先生給我的感覺，像禪師在啓發他的小徒弟一樣，有時候會狠狠潑你一盆冷水，告訴你這不對那不對，然後告訴你一個很抽象的目標或方向，或許他不告訴你，只告訴你這樣是不對的而沒有答案。有時你就會鬱卒很鬱悶不知所措，但在這種不知如何是好，又要尋求一個出路的時候，你也是東想西想，最後你就會忽然覺得你好像懂了，豁然開朗，對她所提示出來的價值或做法……等等你好像才了解，這種頓悟的感覺。

現在我回頭來看，一個創作要睡到理想的境界，就如同要累積一定的活化能才能產生一個化學變化，一個物質要加熱到能量足夠，到達一個臨界值也就是活化能才能蛻變為另一個物質，我覺得張先生就是那個催化物，催促你不斷的自我加熱，藉由她的催化，讓自己達到一個頓悟和蛻變的能量，這是在他的課裡頭得到的啓發，而且增加了解決問題的信心。不論是你回來研究、多看書或是多和別人討論，你累積了足夠的能量，你就會因為他難題解決了，而產生一種信念，不會怕問題，而相信問題遲早會解決，我一直都還看這種感覺，或許是那時就開始學到的方法。當時張先生的設計課我也是被拆過模型的人，那種刺激有人會覺得很大，他就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刺激你，讓你去思考，去突破你的困境，這是我一

直到現在覺得受用不盡的。

在私底下我們常找張肅肅老師聊天，我記得她第二次回來是住在女白宮宿舍，我們都可以到那兒和他聊天，只要他有空。那時台灣的經濟還不好，也很難買到原文書，只要原版書大家就視若寶藏一樣，而張先生從美國唸書回來，有很多在美國買的原文書，我常去跟他借我想看的書，都是台灣買不到，只能在雜誌上看到書的出版資料，好的作品只能從雜誌上看，不容易看到建築師作品專輯，只能跟老師借。除此之外，還常和老師在一起工作，像羅老師說的，老師上課時會說我們設計作不好，學生總是會想不知老師們做得好不好，所以有時會到老師那兒請老師車他的作品給你看，觀摩一下也是好的學習機會，看到他和你面臨一樣的題目時，他怎樣去想，會碰到什麼問題，怎樣去解決。

我們那時 team 偶爾有一些競圖，老師就會組成一個 team，讓學生跟他一起做，我跟過張老師和趙老師，尤其是趙老師常常參加競圖，在那時除了上課時間之外，還要和老師一起開夜車畫圖、修改一些小地方，老師發展大架構，小地方會交由你去替他想一想辦法，也幫他做模型，這樣的個 team 有高年級和低年級，有時再加上助教，從裡頭我們也都學到很多，怎麼畫圖、做模型，怎麼去思考，怎麼做一套完整的 presentation，在課餘的時間等於是一種實習或是實務的經驗，在裡面我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多的設計上的成長。跟著不同的老師也有不同的成長，你可以看到老師對一個問題怎麼去 approach 它，怎麼去進入、理解這個問題，在當時是讓學習能迅速成長的經驗。

羅榮源

二位學長可能都不知道為什麼老師在二十年前會走入畫圖，這可能和她的家庭背景有關係，她的爸爸對音樂和藝術有很強烈喜好的，她爸爸指導她媽媽出來畫畫，她有一個很傑出的媽媽，是個畫家，我們的張老師教到四年級就回到家裡，也沒有馬上要完全放棄

建築，她媽媽就找她去畫室作畫，她自己也覺得很有自信覺得自己畫得不錯，她也很努力的去畫，很難得的，這二十年日以繼夜的這樣畫作，她比一般畫家作畫的時間超過三倍，她說若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這點我大概可以聽得出來，她教書時常常提到很頂尖的人物，她作畫也是如此要求自己，二十年來都是如此。

她有個特色是，一般人畫到一個程度被人家肯定了就會出來開個畫展，但她不肯，上禮拜她告訴我拒絕人家請她開畫展的事。各位可能無法去體會一個人的努力，且不論這二十年來，光這四年來我眼睛所看到的就嚇死人了，這個老師可以給學生一個楷模不是光只有能力，她的個性也是很紮實一步一步來，這點一般人可能做不到。但你們可能會很懷疑她在一個什麼樣的背景之下可以二十年不用工作這樣去作畫，主要是她沒什麼經濟壓力，自己生活也很簡樸，但她也沒有因為經濟背景比較好就去做一些享受的事，她的吃用和其他事情都很簡單，其他時間都很認真的在作畫，這就是她和常人比較不一樣，也比較傳奇性的原因。

#### 李安國

正如剛才羅老師說的，張先生是一個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是比較理想化的人，他一定要做到他要的水準才會把作品拿出來，墾丁青年活動中心這個案子是一個實務案子，實務是有法規、業主、預算、時間.....等等實際上的限制，救國團有很多限制，如青蛙石青年活動中心何時開幕，所以要在何時動工，他們都有了規劃。這個案子是委託宗邁事務所的，然後陳先生謂張先生負責設計，她比較不關心這些問題，她覺得把東西作好比較重要，這個案子在學期中交給張先生來做，但張先生一直沒有足夠的時間把已經有的構想發展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設計，所以他利用暑假來做這個案子，他找了幾個比較有興趣的學生，都住在東海裡，我們都到張先生家裡去繪圖，有時要做模型，空間不夠就到女白宮那兒去做，我記得當時午餐都在女白宮裡的餐廳吃。這是暑假的一個實習。

做完以後張先生對救國團簡報，但後來這個案子沒談成，事後我回想沒做成的原因可能是做設計的過程，沒有與業主充分討論，因為後來到了事務所去做事，了解到跟業主做一個設計，要先和業主討論他的需要，回來再發展，然後還要再和業主討論，你所做出來的發展是不是業主的需要，還是業主有沒有新的想法，這樣來來回回，但當時張先生就是一直做到完後，認為可以把東西拿出來時，才第一次拿去和業主討論，但談了後業主可能又有新的想法或是設計不合他們需要。而依張先生的模式去做，要做到他滿意可能又要花好幾年去做。因為有這樣的現實考慮，所以後來這個案子才又換到別的事務所去做。後來換到山耘顧問公司時，做的是清朝宮廷式的設計，救國團覺得有點不大適合，最後才找到漢先生做。這是我自己對這個案子的了解。

羅時瑋

我們在學校常討論設計是否合理，在做一個設計時，應滿足一些空間的機能要求，並且從空間的構成關係和一般人使用空間的方式上去談合理與否的問題，這樣的作設計與討論的方式，其實和外面業主要求的期望有很大的差距，雖然我們在學校很認真的在談合理的設計(我現在還是認為這是對的)，但是出了學校就面臨現實的考慮。

現在我想請兩位學長也談談趙建中先生當年教學的情形。

李安國

應該 1974 年上下，那時 Romaldo Giurgola 大概是像現在的 Frank Gehry 的地位，他的作品是每個雜誌都搶著要登，所以當時即使他在競圖中落還沒上，他的設計還是被人覺得比那些競圖競上的人更好，他是這樣的一個建築師，也因為這樣，我們當時也花了時間去研究 Giurgola，Giurgola 是個義大利裔的美國建築師，他的作品後來比較少見是因為後來他中風了，所以創作相對減少很多，但還是有一些重要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澳洲的國會大廈，離現在也

有十來年了，從那之後就比較少看到他的作品。趙先生和張先生都很喜歡路易士康，我們唸書時談得大概都還是萊特、路易士康、密斯、科此意，這幾個人當時的影響力都很大，那時剛冒出來的Venturi、Moore，那時都只算是很年輕的建築師。

趙先生回來時剛好是畢業設計評圖時，大家看到一個與我們年紀相仿的人在評圖，有很多意見也充滿活力，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下學期要擔任我們的老師。對新來的主師大家充滿期待，想從他身上學一些東西。他喜歡音樂，有很多原版唱片，當時住男白宮，我常跑去他那兒去聽音樂，他那兒有很多書，一邊聽音樂時一邊還可以翻開他書架上的書，這在當時都是很珍貴的學習機會，因為資訊實在太少了。後來有段很長的時間我都去找他一起在東海校園裡晨跑。趕圖趕完後，會去台中買一點滷味，老師有酒，就到他那兒去喝酒吃滷味，談建築、音樂、天南地北都談，也就這樣發展出亦師亦友的感情，趙老師那時和我們年紀相差很少，年紀相近，所以很多課外活動也在一起。

有段時間趙老師也加入我們社團跳現代舞，那時東海算是一個遠離塵囂的天地，自稱是帶著修道院的精神，有一些學者，想求知的學生，大家一起唸書，不受外界干擾，當時東海是這樣一個很寧靜、寬廣的校園，校友們都很懷念，當然現在已經不易找回當時的氣氛了。相對於張肅肅老師，趙老師是個作事比較有系統，有計畫的人，教書時也會有很多材料，但他會先整理成有系統性的心得來帶設計，所以帶課時先有個像演講課一樣，會先把他自己了解的設計方法對題目的了解講完了後，才讓你進入設計，我讓趙老師帶時是暑修，我記得是三年級的暑假，我沒有正式在設計課讓他帶過。但從東海畢業到現在可能我和趙老師接觸最多，也保持著亦師亦友甚至是兄弟一樣的感情。

我不是個有系統的人，有很多老師會覺得難以理解，溝通上不容易有交集。趙老師雖然是個很有系統的人，他也是個很浪漫傾向

的人，所以一個暑假的指導完後，讓我覺得原本我的各種看起來好像沒有系統的方法，居然有人可以理解，他可以順著個別的思考脈絡理解你、質問你，而非要學習者跳入一個預設好的框架，教我從模糊抽象的觀念落實到具體的設計的途徑，但這個途徑並不是我三年級暑假第一次讓他帶時使學到，那時只覺得跟這個老師很好溝通，四年級時跟胡兆輝老師很難溝通，胡老師出的題都是作都市設計的，比較複雜，那時胡老師希望可以依照一個他所發展的方法作，但我無法進入這個系統，很苦惱，就又進入了無法做出設計的情形，於是去找趙老師，當時趙老師常去幫漢先生看他的家，知道我的困擾就找我過去，把草圖都帶去，他就在那兒盯著我做設計，我每半小時到一個小時和他討論一次，他會問我一些問題，我的想法和議題，告訴我哪些地方值得留下來，不合宜的地方如何修正，在那次的過程中讓我真正學到設計具體發展的過程。

我覺得在做設計時常會畫了很多草圖卻不知如何過濾評估草圖與原始構想間契合與否，如何把各個不同的草圖最後整理成一個具體的可行的完整的設計，是那時趙老師教我的。在草圖紙上，趙老師教我用二種不同顏色的筆，把要的用紅筆留下來，要改的用黑筆改，改完後用另一張草圖紙矇上，再把要的東西用紅筆描下來，所以黑的地方最後都變成紅的，那張紅的就是代表一個初始的想法，經歷過一系列修正的過程蛻變成的具體空間設計，這個方法容許你在短時間內很快地不受壓抑地呈現許多可能的構想。然後在慢慢沈澱融合且不致遺漏過程中有價值的想法。這些方法也是趙老師從王體復先生那裡學得的，再教給我。我後來到事務所看到一些設計者也是用這樣的方法做設計，這是我當時學到的，對我後來影響很大的方法。這個方法和我設計的個性以及思考模式比較能結合在一起。這種方法不一定適合每個人，因為設計是和你的思考是一致的，如果那個方法跟你的思考和反應是一致時，這個方法才是適合你的。

羅榮源

我是大四被趙老師教，我從一年級到五年級期間，都是趙先生在東海的期間，事後回想起來，趙先生可能是讀完書馬上出國唸書，又馬上回來，我還記得，趙先生有個同學，趙先生那時回國在畢業設計評圖時，他還在上面當助教。可能是因為他在國外除完書就馬上回來任教。在科博館旁有一棟幾何性滿強的辦公大樓，就是趙先生的作品。我覺得以趙先生的才華應該還會有更好的作品，若不是受健康影響的話。現在趙先生的身體更好一點了，應該有更好的作品讀我們這些晚輩學習吧，這也是一個做學生的對老師的期待。

羅時璋

趙建中先生可以說是漢先生當系主任之後的學生，讓人印象最深的是趙先生的模型技法，他的模型功力可說是鬼斧神工，剛提到他回來當老師時助教是張文瑞學長，這二個人的模型功力都很高，可以說漢先生向來後，東海建築系在談設計時就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早期陳其寬先生注重的是 **structure form**，從教堂就可以去聯想這種理念，在早期的設計作業，常去研究以線材和桿材或面材去作出有張力與拉力作用的幾何形體，到漢先生時代「空間」變成了一個操練設計的重心，趙建中先生算是那個 **generation** 回來的第一個人，所以非常年輕，我進東海那年他剛畢業，當完兵回來後我剛好四年級。陳永齡學姐學設計的過程和趙建中先生又不一樣，趙先生至 **U. Pen**，和他的老師 **Giggca**、路易士康這些人一樣，談得是比較多的是空間、包被；而 **Venturi** 常用假牆來界定街道或廣場，趙先生當時把這些都帶回來了。趙先生對學生的影響是，他比較年輕，和同學容易打成一片，喝酒、起跳現代舞。

我們這座談系列的討論對象，現在慢慢進入了新的 **generation**，趙建中先生回來是 1975 年，到 80 年在東海的老師群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漢先生離開，詹耀文先生回來，在詹先生擔任系主任的前

幾年有一群非常年輕的老師回來，剛拿到碩士學位，教法都非常新，非常投入，願意和學立在一起，很積極的在推動一些想法，我們下次會談到，羅聖莊老師。在那時趙建中、羅盛莊、姚仁喜、黃永洪、郭肇立都剛拿到碩士回來，那時東海的教學風格非常多彩和多元，而且這些人隱約把 post modern[A 1]的東西帶回來了，郭肇立老師是第一個回來講 post modern 的，回來沒多久開始辦建築師雜誌，也開始帶出一些方法，在雜誌上做建築評論。

我曾提到我跟陳永松先生一起修趙建中老師「實例分析」的課，是做萊特的「落水山莊」，李安國老師是做 Venturi 的一個 City Hall 案例，其中用了假牆的元素，上課那天晚上，李老師的模型一拿出來大家都嚇一跳，整個模型是用紅色模型紙去做的，另外他請來同學康定怡排練了一段現代舞，在視聽大樓二樓教室裡跳，之後才出來做他的 presentation，非常有氣勢，趙先生那時挑動我們很大的熱情。

我提到與陳永松做五十分之一的 Falling Water 模型是非常花錢的，要花很多錢去買透心的模型紙，把萊特的 Falling Water 露台扶手磨成圓的，垂直石材的部分還用石膏去灌，再上顏色，連瀑布的部分也去用蠟去灌出來。李老師會想把現代舞帶到教室裡頭去，這些事情在我那個時代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感覺上也很自然的想去做，回想起來。像趙老師真的都去造訪過那些在課上要我們做的實例，所以上課時就看我們的表現和模型，再放他拍的幻燈片，再來談論和研究，這樣的課非常的好，因為我們那時做 Falling Water 時跑遍了各大圖書館，因大部分書上都只有某個角度的照片，只有在成大圖書館時找到書，才看到一點點房子後面的情形，要把整個模型做出來，資料就必須要找得很齊全。

李安國

我除了在學校之外，畢業後到了幾個事務所工作，其中第一個是陳其寬先生的事務所，後來也到漢寶德先生和李祖原先生的事務

所工作，還有一些想去而沒有去的事務所，但這三個事務所就花了我六年的時間了，然後再去唸書，我這樣的路子比較少，我們那時候一般人大概在服役時就把作品集作好，退役後就可以申請學校再去唸書，我們當時很多同學就是這樣的路子，我卻是在台灣工作了六年才再去唸書，一開始到陳其寬先生那兒，是因為那時看到陳先生在東海做了很多很好的建築，像女白宮、藝術中心、教堂，在我看來是保存了東方的意境，不是把老的東西完全抄襲，相對於圓山飯店和忠烈祠直接把老的東西 copy 下來，陳先生的設計，形式、工法、材料是新的，都有傳統的韻味在裡頭，所以一直很想進去學習。

但當我進去後，在發展設計時也朝這方向發展，陳先生卻說這樣不切實際，沒有人會欣賞，不要我這樣做。因為陳先生做的是東海的東西，尤其陳先生又是創系的系主任，所以做的作品，學校較尊重而且可能當時的主事者比較有欣賞的能力。現在我們再去看這些空間還是依然非常的好，不論是空間、材料、或是各個不同系統之間的統合，還有跟環境之間融合的關係，都是非常好，像校園裡紅磚清水建築，是經過消化後的作品，可以看到很多細膩的表情，很不錯的材料，很好的工法，這是對老東西的傳承。是讓我想到了陳先生那裡的原因。但陳先生後來做的很多案子，受到預算、法規、業主想法，這些比較實務上的限制，所以他後來就轉向了。

離開陳先生後就到了漢先生那兒去，當時漢先生是比較新的事務所，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漢先生有很多好的作品那是替救國團作的，救國團在當時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是一個比較開放可以接受新想法的，漢先生做的洛韶、天祥青年活動中心、中心診所，當時是非常新的，但洛韶、天祥青年活動中心現在去看，空間的配置和環境都還是很好，但當時的經費相對沒有那麼寬裕，所以營造品質比較粗糙，當然也受限於在橫貫公路上，運費增加的關係，造價沒辦法非常理想。

整個東海建築系館的空間觀念可說是承襲哈佛設計學院的空間觀念，在一個大屋頂下所有不同年級設計的 studio 都在這裡，所以在任何一點都可看到周圍大家都和你一樣努力在做設計，你也可以在上課時間以外到處溜達時看到別人所做的設計，這是哈佛設計學院的想法，當然整個規模差很多，哈佛設計學院的規模是東海建築系的四、五倍大小，我到漢先生那裡時趙建中先生也在那裡，所以我等於也跟著趙先生一起學習，那時和趙先生一起做彰化文化中心，後來趙先生做的是聯合報的幾棟大樓，他也有做一些競圖的案子，趙先生離開漢光後自己開事務所後也有不錯的作品，中研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南台科大裡頭也有很多趙先生的作品，高雄婦幼醫院也是他設計的，趙先生的作品一直維持在很好好的水準，但因為他是事必躬親的個性，小地方也要自己發展，所以一直維持著小規模的事務所，加上後來他的身體不好，作品量相對沒那麼多，但現在還持續有作品，約每年一個，最近比較大的是花蓮的「理想大地」，包括高爾夫球場、旅館、主題樂園、商店街，是很多設計師一起做的，趙先生參與裡頭人造運河旁一個二、三層聚落式的旅館，和沿河岸發展的商店街，去年他案子忙不過去找我幫忙，所以到去年為止都還有機會和趙先生一起工作，這個案子已經開始在蓋了。

#### 羅榮源

趙建中和張肅肅老師是我在東海五年期間都常和我們班在一起，所以當時都非常熟，我比較這二位老師，張肅肅老師的年紀大趙建中一截，趙老師年紀跟我們比較接近，我個人和張先生比較熟，那時我們滿幸運的，因為那時有很多新老師，他們不只是教書而已，因為那時東海的交通不是那麼發達，我們下了課都跑到男白宮(男教職員宿舍)去，我們常去找老師，師生感覺像家人一樣的。對我來說趙先生可能不會認識，因為他聽不懂台語，我又不大會說國語，很好玩的是那時就靜靜的看。比起在校時的表現，李老師和

羅主任這二位學長我那時就認識了，當時他們就比較傑出，那時東海「當」的很兇，要順利畢業不大容易，雖然成績一直在趕，但畢業後很自豪的是以我一個成績這麼普通的學生到外面表現就很不錯了，我想要回過頭來感謝這些老師給我們這麼高水準的指導，就像到現在我在逢甲教了那麼久，我也會告訴同學，東海這樣的一個向上的風氣，老師給我們的啓發都很重要，所以我是很感謝老師。

#### 羅時瑋

羅老師很客氣，你們從大坑山上回來時，從大坑山區進入平地時，在東山路旁有一棟很挺的設計--宜梅園邱公館，有點萊特風格，那就是羅老師的設計，非常突出，細部、材料用得都非常好，他是非常用心優秀的年輕建築師。剛才我們談了這二位老師，在這課堂上可以慢慢把感覺找回來，在七零年代東海建築系的發展，張肅肅和趙建中老師是非常年輕的一股活力，在課堂上和課堂外師生都有很多的接觸，他們樂意和同學打成一片，這些都非常難得和特別。

#### 李安國

我們唸書時，除了在課堂上跟老師，也常參加老師的設計工作充當助手，跟老師工作一段期間，老師會送我們書，有時老師會請我們去山下吃頓飯，那時民國 60 幾年整個社會物質條件不好時，對我們而言，覺得這些額外的報酬是很不得了的事。我唸書時最喜歡的是柯比意和路易士康建築師，尤其是路易士康還沒過逝，所以作品出版非常少，一直到我大三、大四時他過逝後，作品才慢慢有人整理，陸續出版。他過世的第二年出了一本路易士康作品集，那時很希望台灣的書店有人盜版這本書，但就是等不到，我剛說在暑假替張老師工作，發展救國團青蛙石活動中心設計繪圖工作完了之後，有一天張肅肅老師找我去見他，送了我路易士康全集，後頭簽了自己的名字，這是他從美國帶回來的，雖然我很喜歡，但我不敢拿，老師卻說因為自己喜歡也知道你喜歡，所以才送給你，這就是我們當時師生的關係，現在要找到類似的經驗不大容易，我一直記

得那刻興奮感動的情境，老師那種後輩的提攜、愛護的心意，這是生命裡頭很珍貴的記憶，現在回想這些老師都是非常難得的。

羅時瑋

我那兒也有一本陳永松說是張肅肅老師送他的書，我借了後「當然」就忘了還。

羅榮源

張肅肅老師是不輕易公布她的畫，這幾年我因為常常和她在一起畫，我比較幸運，只是載了她幾趟，她就送了我一幅畫，還說不能讓她媽媽知道，因為她媽媽也是畫家，惜畫如命，所以張先生教了很多學生裡，我算是收藏她的畫最多的。也因為長時跟她在一起，可以體會到對作畫的人而言，畫就是他的結晶，所以後來也不敢跟她要了。因為愈去了解一個人，就愈了解一個人的心血。

羅時瑋

我那時唸書和現在的情形不一樣，大多老師都沒有車，我陪過張老師走過幾次，她一開始住在女白宮(女單身教職員宿舍)，後來住在農牧場附近的平房，那時我們趕圖，她都從宿舍走上來，她有一隻大狼狗陪著，但冬天有時真是刺骨寒風，她還是會走上系館來看我們趕圖，現在回想起來，真有無限的感念。我也曾跟安國及同學，與趙先生在坪頂(現在的遊園路以西)的住處，一起喝酒唱歌到深夜，老師與學生一起談理想作夢，他們當時給我們的豈只是知識而已。

## 舊藝術中心保留案

### 文獻

趙建中先生 2012 年發起將原藝術中心(舊音樂系館)列為歷史建築。保持該建築原造型，空間及原使用方式，不得隨意改變。

發文方式：紙本遞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中心文化資產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4月5日  
發文字號：局授文資字第1010005496號  
類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現勘資料

開會事由：辦理西屯區「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文化資產價值現勘  
開會時間：101年4月9日(星期一)上午9時0分  
開會地點：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407臺中市臺中港路3段181號)  
主持人：張代理主任祐創  
聯絡人及電話：廖敏伶 22290280#505

出席者：邱委員上喜、薛委員琴(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列席者：趙建中先生、東海大學、福思里里長、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請通知里長陪同出席)

副本：本中心文化資產組

備註：  
一、搭乘高鐵委員請於上午8時30分於高鐵車站大廳前1 B出口處集合(往返由本局公務車接送)。  
二、委員如搭乘高鐵以外交通工具請事先通知本局，以利安排接送  
三、請出席委員攜帶現勘資料與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執行

西屯區「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  
文化資產價值 現勘手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會議資料請於會後回收）

101年4月9日

「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  
—提報歷史建築現勘會議—

☉ 所附資料 ☉

一、行程表.....	1
二、資料表.....	2
三、申請書.....	3
四、登錄歷史建築申請表.....	4
五、提案人補充資料.....	9

西屯區「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	
文化資產價值現勘 行程表	
日期	101年4月9日(星期一) <small>※本行程視業務實際需要情形調整。</small>
時間	地點 / 行程
0830	1. 搭乘高鐵委員請於8:30於高鐵車站大廳前1B出口處集合。 (往返由公務車接送) 2. 委員如搭乘高鐵以外交通工具請事先通知本局，以利安排接送。
0900	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
0900-0930	「舊藝術中心」現勘及討論

PS：會議連絡人 廖小姐  
 FAX：04-22290769 TEL：04-22290280# 505 手機：0923-355568  
 會議地點：臺中市復興路3段362號R10

臺中市文化資產價值現勘會議 資料表

案名	「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提報歷史建築現勘會議
說明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提報人為華昌宜、夏鑄九、游明國、郭肇立、王鎮華、李乾朗、王重平、趙建中先生等 8 人，於 101 年 3 月 27 日提送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登錄為歷史建築申請書。</li> <li>2. 本中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2 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3 條規定辦理現勘。</li> <li>3. 本案建築物座落於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東海大學校區內。</li> <li>4. 此棟建築創建於 1962 年，由已故知名建築大師陳其寬先生設計，建築物造型精緻優美、比例完好，為坡地建築最佳之詮釋，此棟現代建築其設計形式融合中國元素，王鎮華先生喻為是中國四合院格局向前邁進一大步，可見此棟建築對台灣現代建築史上之重要意義。</li> <li>5. 民國 70 年代學校撥給音樂系使用，至 96 年音樂系搬入新系館後閒置至今，依據提報資料說明，學校目前正進行規劃預計改建或增建新建築於此，情勢緊迫，為免破壞此棟建築並保存其完整，提請本案登錄歷史建築。</li> <li>6. 建物主體建材為混凝土造，屋頂為倒三角形薄殼屋頂，現況保存良好，惟 93 年間建築體被刷成米黃色系，原有藍、白兩色已被覆蓋。</li> </ol>
備註	

<input type="checkbox"/>	不開放
<input type="checkbox"/>	限制開放
<input type="checkbox"/>	開放

### 申請書

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6 日

主旨	茲為「東海大學舊藝術中心」建築物，座落於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擬申請辦理 <input type="checkbox"/> 指定古蹟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登錄歷史建築（請勾選），提請審議。			
申請事由（原因）	該舊藝術中心（後曾撥音樂系使用）係為已故名建築師計陳其寬於 1962 年所設計，為國內早期有名的現代建築，至今已有 50 年歷史。該建築物造型優美，比例完好，也是運用坡地建築的最佳詮釋。漢寶德教授曾稱讚為「台灣最優美的中庭」。王鑛華則認為此建築是中國四合院格局向前邁進的一大步。 此建築在音樂系使用期間曾被全棟漆為米黃色，原有的藍、白兩色已被覆蓋。在音樂系搬出後學校又打算改建為校史館或博物館！情勢急迫，實有儘快登錄歷史建築之必要。			
建築座落地號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 號

提報人簽名：華昌宜、夏錫九、游明國、郭肇立、王鑛華、李乾朗、王重平、趙建中

是 否為所有權人（請勾選）

連絡電話：代表人：趙建中 02-27416954 手機：0938-036244

收文日期：101. 3. 27
收文字號：I5101000(283)

臺中市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申請表

申請編號		(年度-月份-3位序號)	申請日期	101年3月30日	
名稱		舊藝術中心	其他別名	舊音樂系館	
地址或位置		東海大學			
古蹟、歷史建築種類		<input type="checkbox"/> 祠堂 <input type="checkbox"/> 寺廟 <input type="checkbox"/> 宅第 <input type="checkbox"/> 城郭 <input type="checkbox"/> 關塞 <input type="checkbox"/> 衙署 <input type="checkbox"/> 車站 <input type="checkbox"/> 書院 <input type="checkbox"/> 碑碣 <input type="checkbox"/> 教堂 <input type="checkbox"/> 牌坊 <input type="checkbox"/> 墓冢 <input type="checkbox"/> 堤閘 <input type="checkbox"/> 燈塔 <input type="checkbox"/> 橋樑 <input type="checkbox"/> 產業設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其他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建造物			
所有權屬		<input type="checkbox"/> 公有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私有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_____			
所有人意願		<input type="checkbox"/> 有意願_____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無意願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_____			
所有 人	土地	姓名/名稱	東海大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04) 2359-0361		宅：( )
		聯絡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建物	姓名/名稱	東海大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04) 2359-0361		宅：( )
		聯絡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使用人	姓名/名稱	東海大學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04) 2359-0361		宅：( )	
	聯絡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管理人	姓名/名稱	東海大學	聯絡人	總務處	
	聯絡電話	公：(04) 2359-0361		宅：( )	

		聯絡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土地 使用 現況	土地使用分區或 編定使用類別			
	附近景觀			
	使用狀況		東海大學	
創 建 年 代		1962年		
歷 史	建物興修 記錄	1. 1962年完工，為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2. 1973-75年間撥給新設立的音樂系使用 3. 2004-06年間被音樂系刷為米黃色 4. 2007年音樂系新館落成後，閒置至今		
		沿 路	相關歷史 敘述	參考附件
革 新		資料來源	1.圖片取自網路和建築友人 2.趙建中文章	
建 築 特 徵	構 造	RC造		
	材 料	混凝土		
	特 徵	外觀特徵：薄殼屋頂，具有倒三角形的起伏變化 室內特徵：1. 薄殼屋頂，具有倒三角形的起伏變化 2. 優美的中庭，曾植有一棵形勢優美的相思樹 3. 奏廳的鐵捲門拉起後，能形成一內、外合一、具獨特氣氛的表演環境。		
	現況 (保存或破壞現 況)	<input type="checkbox"/> 良好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尚可 <input type="checkbox"/> 不佳 <input type="checkbox"/> 使用中 _____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閒置 <input type="checkbox"/> 殘破荒廢棄置		
述	使用情形	學校打算改建或增建為校史館或博物館		
其 他		請參考附圖、照片與文章		
提 報 機 關 / 課 室		提 報 人 員	華昌宜、夏鑄九、游明國、 郭肇立、王鎮華、李乾朗、 王重平、趙建中	
電 話		代 表 人：趙建中 02-27416954	地 址	104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2 號905室

手打0918-036244

<p>申請事項</p>	<p><input type="checkbox"/>列冊追蹤/不登錄（限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p> <p><input type="checkbox"/>指定古蹟</p> <p><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登錄歷史建築</p> <p><input type="checkbox"/>其他 校方應保持該建築物原造型、空間及原使用方式，不得隨意改變。</p>
<p>申請理由</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該舊藝術中心(後曾撥音樂系使用)係為已故名建築師計陳其寬於 1962 年所設計，為國內早期有名的現代建築，至今已有 50 年歷史。該建築物造型優美，比例完好，也是運用坡地建築的最佳詮釋。漢寶德教授曾稱讚為「台灣最優美的中庭」，王鎮華則認為此建築是中國四合院格局向前邁進的一大步。</li> <li>2. 從附件空照圖觀之，此一非常精緻的建築其旁實不容許再增加任何建築物。</li> <li>3. 在音樂系成立之前，此建築物廣泛提供東海師生練琴、演奏、繪畫、展覽、藝術教學和音樂欣賞等活動，充滿藝術氣息，並有助於提升師生的氣質。現在雖然音樂、美術系合建新館，但一則地點偏遠，二則對它系師生開放也有限，此建築若能恢復原藝術中心之空間功能，對全校一萬多師生將發揮極大的助益。</li> <li>4. 此建築在音樂系使用期間曾被全棟漆為米黃色，原有的藍、白兩色已被覆蓋。在音樂系搬出後學校又打算改建為校史館或博物館，並在其旁增建新建築！情勢急迫，實有儘快登錄歷史建築之必要。</li> </ol>
<p>建議事項</p>	<p><b>建議：</b>校方應保持該建築物原造型、空間及原使用方式，不得隨意改變。</p> <p><b>理由：</b>該建築物原為藝術中心，位於學校中心，且深受早期師生之喜愛；目前校內並無相同性質的建築物。建議恢復為藝術中心，以增加學校的藝術氣息與視覺上的美感。</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在運用時應依需要自行增刪內容或重行設計表格格式。</li> <li>2. 照片與圖面至少一張（幅），並依需要增加。</li> </ol>	

## 我喜愛的藝術中心 趙建中

在教堂和其草坪的南邊，隔著一排樹林的較低處，便是藝術中心，這棟白色而有摺版屋頂的建築物，應該算是校園中的經典作品。在整個校園中，這也是我最喜歡的建築。

建築物大致由幾個不同性質的空間所組成：在西側，是一順地勢而建的小型演奏廳，內有階梯式座席。在其外側，是自路邊進入藝術館的寬大階梯。階梯底端，有一圓洞門，此為藝術中心的正門。這個我們不知出入多少次的圓洞門及寬大階梯，不論從內向外看，或者反之，都會得到一個三向度的優美構圖；這也是當年畢業生或訪客總要留影的地點。

在北側，是一間空曠的多用途大教室，這是大一我們學畫石膏像的所在。那時有一位同學因石膏像畫不好，以為建築系要唸不下去，竟因此轉了系。這裡也辦過好多次過畫展或插花展，也是後來現代舞蹈社排演之處。記得我的學弟維潔曾辦過一次水彩畫展，所畫多半是海灘和魚船，他那時畫色鮮明而不俗豔，用筆老練，全不似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我表示很欣賞，而他慨然相贈。多年以後，他遍尋當年那批水彩畫而不得，轉而找我，我翻盡塵封舊檔，那幅畫好端端的平躺在底下；再度觀賞，仍是佳作。維潔擬以四倍大的新畫交換，我雖不捨，只能隨他。其實不捨的，何只是畫，還有舊時情景。同樣北側偏東，有一間音樂欣賞室，當年我與岱文偶爾會進去聽一段古典音樂，這房間最多只能坐十一、二人，音響溫厚，座椅舒適；夜間光線柔和，氣氛幽靜。或許因冬天校園蕭瑟，我最愛躲進來享受一晚安詳。



東側較短，只有兩間方型的小教室，其中之一是我們大二選修繪畫之處。老師是五月畫會大將之一莊誌。那時我們剛度過大一的苦日子，跟他學繪畫是既輕鬆又有趣；除了學到現代繪畫史，嘗試拼貼作畫，我們也常在校園中寫生。或許，這也是我這輩子最接近美術和繪畫的日子。同側在小教室與音樂欣賞室的轉角處，有一個花瓶形的開口，那便是側門了。

南側是一整排練琴房。在音樂系成立之前，校園已有許多鋼琴的愛好者。有時偶爾經過，會聽到由許多不同房間傳出來的各種不同鋼琴曲所組成的奇特樂章，卻令我

感動非常。後來聽管弦樂演出，在正式表演之前各樂者調音的那一段無章法的混合雜音，也同樣讓我感動。

這四類寬窄不同的建築體共同圍成一個合院，四周為廊，中央的部份下降，形成一個小型戶外劇場，三側有階級式座位。西側的走廊則與小型演奏廳的演奏平台齊平。戶外劇場的西南角，曾經有一棵姿態優美的高大相思木。這是一個比例優美的合院，四周建築的摺版屋頂向內構成優雅而有韻律感的包被；其立面則是在白色的基調上嵌入淺藍色的三角形垂直百葉，給人一種自由和不受限的感覺；柱子轉了四十五度，使建築變得輕盈而活潑。

圓洞門和花瓶門，一西一東，是藝術館僅有的東方元素，但在白牆之下，似乎與建築的其它部份早已分不開了。

早年學生保守，男女有別。有一次聽我主任漢寶德提及，當初建築系老師曾討論過要設計一種演奏廳的座椅，使男女生能相鄰而坐而不致於因尷尬留下空位。在我當學生時似已無此現象，故我不知道其效果如何；但是這種靠背相連、座位分開的木製座椅確實是少見。

在夏秋之夜的夜間，將演奏廳面對戶外劇場的寬大鐵捲門拉開，頓時形成一個室內、外合而為一的絕妙空間組合，裡外都可坐人。每來此聽一段獨奏或是室內樂，總覺是心靈上莫大的享受。白牆外樹梢輕微擺動，微風吹入中庭，與樂器的發音形成一種空靈般的諧和。

大約在 1976 年，某外文系老師托我幫她在此設計該系仲夏夜之夢演出的燈光與佈景，經費少得不堪。我當時靈機一動，建議建築系借出兩台幻燈機，請學生幫忙自演奏廳屋頂打光至中庭東側的白牆上。當夜幕低垂，幻燈機燈光打亮，那一棵相思木細密枝桠的影子在白牆上轉變成爲莎士比亞的森林，效果不凡。唯一的遺憾，是演員的臉頰和服飾上也是枝桠的投影；現在回想，應該要專爲演員補一點光才是。後來應某些建築系愛跳舞的男生鼓動，我居然也加入了現代舞蹈社；短暫一年多，在緊身衣和赤腳的律動之下，肢體和空間開始了一種嶄新的對話，我對這棟建築物又多添了一份情感。

那一棵相思樹其實已經垂死，但幾近無葉的泛白枝幹反而呈現出最美的線條，而與此中庭相得益彰。我看它由盛而衰，我終於也面臨它死亡，那應該是在 1976 年吧。我相信，同在那一段時空的師長與學生，應該都共同欣賞過它的美，也共同爲唱輓歌。之後，校方在同樣的位置補植了一棵小樹，高不及一人，怎麼看都不相稱，以致許多年我都過門不入。人們不瞭解一棵樹會與建築產生如此不凡的關係。三十年後的今天，但願小樹又長成形態優美的大樹，而能與茲館匹配。

由於建築系老系館空間有限，我們早年評圖也常借用此處。那時的藝術中心是全校的藝術館，出入其中，心態上既自然又暇意。後來音樂系成立於學校財務吃緊的年代，順理成章的接收此棟建築物。我們再來借用，不免有寄人籬下之感；再加上安全顧慮，花瓶門常鎖住不用，藝術中心不再是一棟開放的公用建築，也因而離我們愈加遙遠。

## 《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自序》

趙建中

曾經，這裡就如同一所修院，與外界有著相當的隔闔。早先樹木低矮而稀疏，山風較大，到了秋冬的夜間路上少有人行。記得當時工學院正在興建，文理道上的榕蔭尚不能相連。在黃昏後走到建築系學長設計的鐘塔處，則是聊天看星星和眺望市區夜景的僻靜所在。整個校園被重重相思林包覆著，自成一個天地。少數不自滿足的學長們向樹林外探索，他們定位出南方的河溝、竹林、果園和番薯田，西邊的大片甘蔗園，以及有地道相連的碉堡和更遠的斷崖等等，都散佈在這片起伏有致的坡地上，逐漸形成了學生眼中的風景。這片風景斷斷續續連向更遠處的大城小鎮，形成了大家心中長久以來的、大學生涯的記憶。而教堂的頂端常常突出於林梢，為我們指引出母校的方向。

自我初入學校，到畢業服役出國再返校任教，這十年是對校園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清晰的。新生們由生澀到成長，校園伴隨我們，包容我們，離開我們，或者偶又回到我們夢中。總是偶然記起攀爬水塔和藝術中心的屋頂，做土窯烤番薯，在夢谷烤肉；啃過既不甜又不細的土梨或雖甜卻老的甘蔗；在山洞中開舞會弄起全場灰塵；在系館徹夜不眠既疲倦又興奮地工作、同時又聊天不停；在田埂上晨跑並在回程接近藝術中心時聽到早起學生的練琴聲；抽籤送系館熬夜的女同學回宿舍，並等待她們翻牆安抵圍牆的另一側；派代表上早上八點鐘的結構課等等。每年鳳凰花開是大家對夏季的期待，短暫的金龜蟲害亦曾連續數周干擾我們繪圖而未曾稍歇。

大度山林依舊，相思夢谷黃泥路，

小室人滿春風，歸客不見桃花容。

這是我多年前的一首雜詩。前兩段寫的是風景，描寫大度山的相思林、一條被稱作夢谷的乾河溝和處處的黃泥小徑；後兩段描寫的是人物和當時的心情。那時剛留學返台，回到這山丘上的大學服

務，放眼所見景物依舊，而人物則略有更替。而近四十多年後的今日，不僅人物全非，連景物也依稀難以辨識！

也難怪這變化之大。一所八百人修院般的大學逐年擴充到一萬三、四千人，就不再像一所修院。滿山學子的喧囂和走動，怕不要把寂靜的山神給嚇跑了。原本素雅的校園如今處處點綴著花朵，令我們這些老校友望而卻步。若要懷念三十年前的舊時景緻，或許只有到夢裡去尋。

但是舊時景緻實在太過美好，而記得那段歷史的人卻愈見稀少，有一天終將淹沒。那個校園、那個時代，雖已不復存在；但是那種美好的感覺，總應該有人以文字描述下來，以後的人才會知道，在大度山，曾經有過的一段情景。

這是我的第一本書。寫這書並非我的初衷，許多年來，我一直盼望讀到學長、學弟妹們能以生花妙筆描寫舊時校園的故事；當年東風社那許多好手如今安在，累我癡等許久。直到年歲漸長，不想再等待下去，只好動動自己這支拙筆，在餘暇時試寫幾篇。舊時校園有太多值得回憶之事，我寫寫改改，每完成一篇總要月餘；等到想寫的一一完稿，再尋求可搭配的照片、圖片，幾年就又過去。

許多老同學懷念舊日情景，據說事業有成的學長嘉緒兄曾對人說：「在大度山度過一生最快樂的日子」。我暗自沉思，自己又何嘗不然？我們建築系一九七一年畢業的這班老同學，每兩年一次的重聚旅遊，仍然情同手足，有說不完的話，聊不完的舊事。

不可避免的，學建築的人總會談到建築；但明顯地這不是一本有關建築的專書。我所要描寫的是一段不再存在的時空，是我們那一代人共同的記憶，大約是自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七年之間的事。說「事」也不盡然，還包括了腦海中回憶得到的「景」。前後相差四十年，今天的學子大概很難想像我們那時的校園生活；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對照。此外，對於與我年齡相仿的老校友們，這則是一本懷舊之書。

老同學稱許我的記性，說能記得如此久遠之事；但彼等均知我大學時記憶力並不佳。或許「懷舊」與「記憶」並不在人腦中的相同區塊吧，其差別在於「情感」與「辨識」。普魯斯特是描寫懷舊情事的權威，他甚至能以一本密密麻麻的書描寫多年前的一場晚宴；其巨細靡遺的程度包含了牆上的畫作、人們的外觀輪廓、衣著、表情以至於言語交鋒，一直到你感覺到那一個時空彷彿呈現在眼前為止。啊，但願我有他這能力，僅只一天也好。至於我個人的懷舊方法，主要靠的是舊照片和沉思往事，由記得的部分推向已忘卻之處。我曾因寫一篇懷舊的文章，無意中找到一條途徑。當時我正在回想一棟小時去過的大屋子，我記得屋後有一庭園，但忘了它的模樣。於是我努力回想，想到我是經過一道拉門而出去的--當我去想那拉門的動作時，忽然許多相關的畫面就出現在腦海中。

逛書店時，偶爾翻閱過兩本有關大度山的書。其一為蔣勳先生所寫的「大度·山」，他的散文優美流暢，我甚喜歡；其書中所述大致發生在一九八〇年之後，又多為生活逸趣，與我所寫並不重疊。其二是梅前校長所著「大度山傳奇」，但其內容多屬個人功績，傳奇二字，實為其所謂建樹也。此外以大度山為名的小說就此省略。於是我終於決定，照計畫出版本書。

書中所用照片，大部份為我拍攝。就本書而言，舊照當然更勝於新照，只是舊照難尋，又多殘缺；少數可用者，還需掃瞄裁邊。十數張極精彩的照片係為學校同事阮偉明所攝，我儘可能註明；另有更多的舊照已不知來源，讀者若知來處，請不吝告知，以便更正。我們習建築者喜歡看圖，我個人更愛圖文並茂，書中有些建築物還找得到平、立面圖，我儘可能納入，以便讀者對照。

年輕時寫了一些雜詩，現在讀來略覺好笑；我斟酌再三，仍然將部份放入。不為別的，因為這些詩代表了年輕的我，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那個年輕的時代。

由於本書描寫的時空其年代已久，我有意地將某些人們皆知的

地名和人名匿去，以增加閱讀時的距離感。因此，各篇文字的註釋、建築圖、甚至某些照片和附錄均置於主文之後，就算是答案揭曉吧！希望讀者能夠喜歡並諒解我這樣的安排，也能代我保守這些小秘密。

## 大度山林

郭肇立

老友趙建中是個性情中人，是我的摯友。

我們相識於東海七十年代，記得開始於 1975 年夏天他從賓大回東海當老師也同時協助漢寶德主任監造建築系館，由於性向相投，年齡相仿，從此二人嘻笑怒罵無所不談。這次他要我在他的「大度山林」新書發表會上說點話，我才疏學淺卻無法不答應，只能硬著頭皮拼湊些文字，做個背景墊給這本書，希望讓日後年輕的讀者們熟悉這本書的時代氛圍：

七十年代的台灣是個動盪不安的時代：政治上發生了 1971 年的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1972 年台日斷交，1973 年石油危機、十大建設；1977 年中歷事件；1978 台美斷交等。政治上的挫折促使文化轉向了主體性的追求，1970 年代的「境與象」雜誌正說明了這個轉向，當時大度山原本是最接近西方的建築園地，卻因此轉化成最熱心於台灣傳統建築的校園，在漢先生的領導下，來了夏鑄九，來了黃永洪，來了李乾朗，也來了登琨艷，這些人都是年輕趙建中的朋友。記得我們一群人還包括了馬以工、李昂、王鎮華、王立甫、黃健敏、朱在華……等常在週末聚會於台北的民生東路，觀看台灣傳統建築的幻燈片，時代湊合了這群不同領域的年輕人，也培養了台灣建築的文化激情。

「大度山林」是趙建中在東海的回憶，記錄了生命中最可貴的青春，感謝他以細嫩感人的文筆分享給我們。我認為此書不僅是作者個人的校園生活紀錄，這是東海大學七十年代的真實，也是歷史。

## 懷念趙建中先生<sup>44</sup>

羅時瑋 2013/4/4

去年秋好友漢清(17屆校友)與玉燕(19屆系友)拜訪漢先生後，提及趙建中先生也一起見漢先生，但趙先生必須帶著氧氣筒行動，聽到這消息時就被嚇一跳--那不是很虛弱了嗎？不久在臉書上，趙先生說女兒陪他在家附近走路，200公尺距離竟然要走上一個小時，我就開始擔心他的健康狀況了。

就在這前後接到成德兄電話，提到趙先生寫了本有關當年東海校園回憶的書，已經攔了一年，還沒送印出版，他問東海系上可否幫忙出版。我立刻問了關主任，他說趙先生曾在系上任教過，又是系友，當然要幫忙。系上有當年王錦堂先生向系友募來的基金，可幫忙出版費用，每本雖然補助6萬元，但我們覺得錢應沒問題，就趕緊向趙先生連繫，表明系上可幫忙出版這本書。

後來事實證明，願意幫忙的系友非常踴躍，本來黃羅財、周志堅與徐維志一口就答應負責幫忙，但後來連繫更多趙先生的學生們，他們建議讓更多人參與，因此胡碩峰、趙國祥、李安國、金光裕、陳明芳、馬啓鴻(呂厚生)、姚嘉志、施正之，還有陳吉安與他那一班同學，大家慷慨解囊，書很快就印出來，趕上趙先生自己訂的11月11日新書發表的日子。

新書發表那天，趙先生安排了一個很溫馨的場合歡迎大家。會場上出現了仲澤還先生、王鎮華、游明國夫婦、黃模春、李乾朗、郭肇立夫婦、王立甫、黃永洪等德高望重的先進們，張肅肅先生也遠從台南趕來，讓很多人喜出望外，加上建築圈內其他朋友與學生輩和我這代人，大家依稀又回到那個熟悉如夢也充滿夢想的時代。趙先生雖然戴著呼吸器，但精神很好，當場簽了幾十本書吧--他好像把那個夢想又擺回大家面前來。

---

<sup>44</sup> 引自東海大學建築系網頁的「紀念趙建中先生部落格」。

趙先生初到大度山，應就是漢先生主持東海系務第一年，那是重視「空間」、操練模型的時代，據說趙先生就是當年的頂尖模型高手。我見識到他的模型功力已是七零年代末了，當時他在漢光事務所幫漢先生，每年年底都會收到他的聖誕卡，都是他的模型作品照片，精彩得不得了，後來他自己開業，仍然維持這習慣，這樣的卡片也收了好多年。但在這之前，他倒是以一門「建築實例分析」的課，紮紮實實地操練我們做模型的功夫。

他在 U. Pen 拿了碩士，頂著親聆 Luis Kahn 講課的加持，回到東海時正是我四年級的那個暑假。他負責監造新系館施工，大熱天穿著短褲忙上忙下的。暑假結束後，他開了「建築實例分析」這門課，我跟一群同學與學弟妹們興沖沖來修這新鮮課程。第一次上課，他就交給我們一份清單，是他希望我們各選一個建築實例深入研究，要求做模型，然後輪流在課堂上 present。

我與永松合作 F. L. Wright 的 Falling Water，做個 1/50 模型，他是左撇子，我們面對面割模型紙，只架一支平行尺可以同時左右揮刀、流暢到充分享受在工作中。爲了呈現這作品的垂直砌石壁體，我們用石膏摻色澆灌，還刻出橫向溝縫，水平 RC 板部分則特別買從香港進口的模型紙，裡外皆同色，用上好幾層黏一起再打磨圓邊，我們還想用蠟灌出瀑布，可惜失敗，來不及做好水流部分。爲了搞清楚這作品前後裡外的實際情況，我們還跑遍南北建築系圖書館蒐集資料……忘了誰做 Villa Savoye，老康做 La Tourette 修道院，小燕做 Luis Kahn 的 Exeter Library，安國做 Venturi 的一個市政廳，Presentation 時還找老康來跳一段現代舞，用「酒店」主題曲「Money Makes World Go Round」當配樂，……這門課讓大家學了許多，每個同學一定都覺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我們與趙先生也常混一起，沒事就在他男白宮房間裡聊整晚，大家席地而坐，談天說地交換夢想，也聽他的賓大傳奇。有次他來我們坪頂住處，我們開伙煮東西吃，開了瓶「竹葉青」，趙先

生小看了我們班的女中豪傑張玫玫，跟她拚酒，結果玫玫喝了大半瓶臉不變色，趙先生卻喝到爛醉，吐得一地狼籍……我記得自己還爬上屋頂去唱歌，忘了是怎麼爬下來的……

我在金門當兵時，從朋友信中得知趙先生加入現代舞社，這真是大新聞，他是標準模範生這一型，要在台上放開肢體跳舞，真是勇於挑戰自己啊！我當完兵回來，他正在漢光事務所上班，過年時就收到他的卡片，用的是他為聯合報大樓做的方案模型照片。八零年代初，他在徐州路成立事務所，安國、唐寧那時也在幫他，後來搬到國際學舍後的眷村區(現在的大安公園)，我都造訪過。他那時英姿煥發，滿腦子理想要在台北發揮，也做出不少佳作。師大對面青田街附近有一棟七層樓公寓的作品，具有日式庭園宿舍類型轉換的時代意義；台中科博館前靠中港路口有一圓塔轉角的辦公大樓也是他的傑作，至今仍還被使用著，只是當年深褐色磁磚外牆被改為現在的淺色外觀。

八零年代末我赴歐洲求學，九零年代初回來時，他似乎生過一場大病，整個人消瘦了、臉也清癯許多，但是仍然認真做設計、熱情依舊在。那時候他獲得東海社會科學院大樓設計委託，還要我找出東海舊建築屋頂大樣圖，好讓他參考做出延續東海建築風格的封簷板及屋簷收邊處理。後來，系上每有辦理大型活動時，他都會熱烈響應而且到場鼓勵，2000年我們辦創系四十週年慶時，他也交出一篇「十年東海風--1967-1977」，重新翻看這篇憶當年的文字，才恍然「大度山林」原來那時就已醞釀在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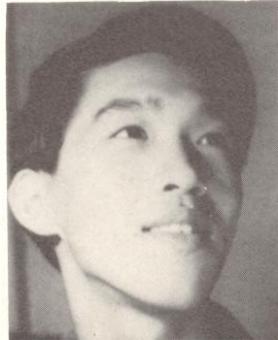
## 第四單元：照片

### 一、個人照

趙 建 中



(取自 13 屆畢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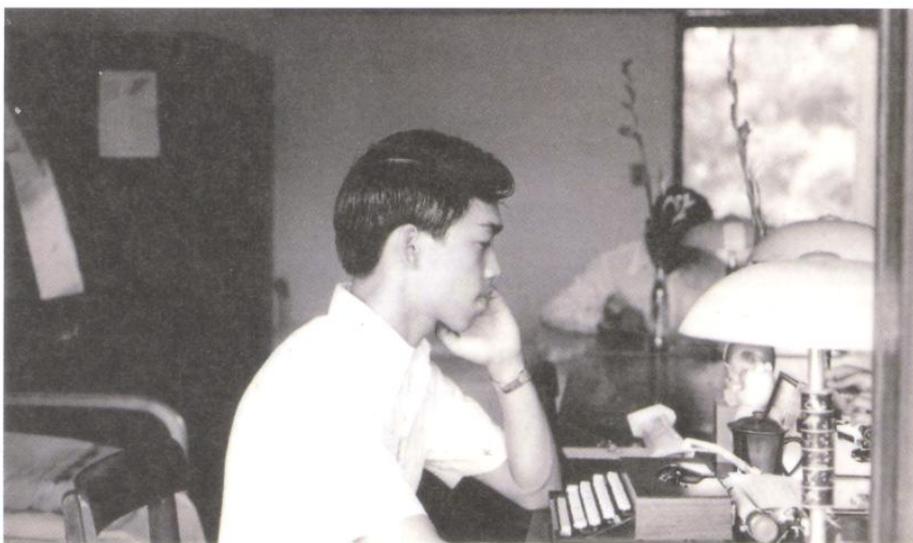
(取自 13 屆畢冊)



(取自 <側寫老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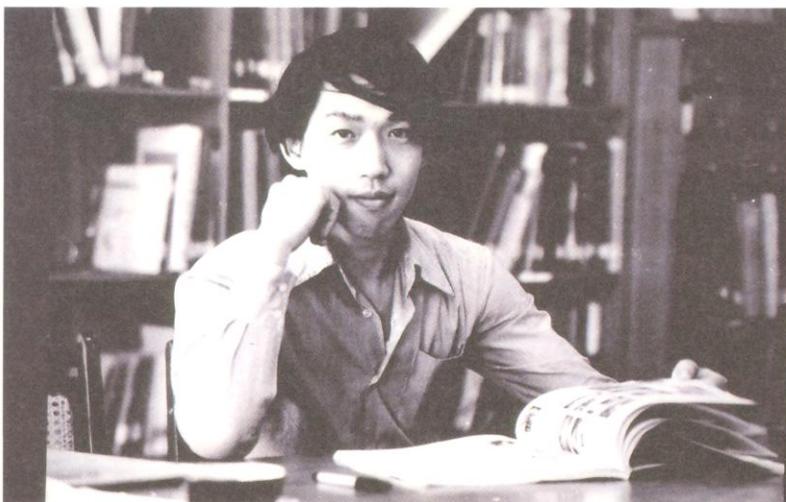


(取自《大度山林》)



筆者在男生宿舍（同學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1976年筆者攝於建築系圖書室（系助理小姐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二、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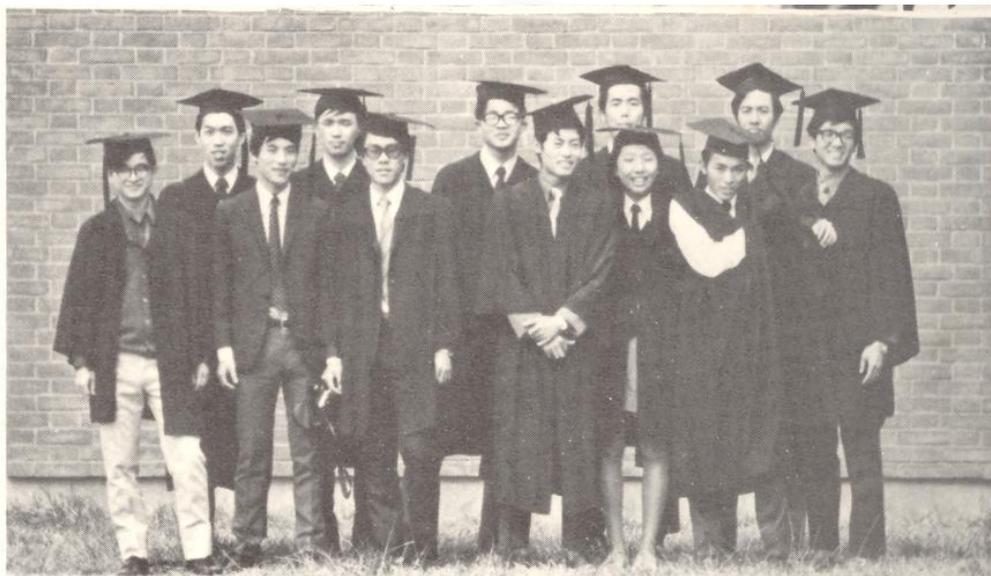


建築工程學系

(13 屆畢冊)



(13 屆畢冊)



(13 屆畢冊)



(18 屆畢冊)



(19 屆畢冊)



1971年建築系畢業生行列（同學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同班男生攝於立拍機（以誠，



去城裡開舞會（陳奕鈞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筆者、奕鈞、以誠以及有關都市意象的攝影作業（同學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同學們攝於舊建築館北側（同學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部份舞蹈社友與兩位老師攝於永洪家（黃永洪攝影。右為登琨豔，非社友）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建築系老師助教等聚會於胡兆輝家（趙建中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與仲華、杏杏攝於牛車前（同學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2005年我班同學與陳其寬先生師母合照於夏威夷（旅館員工攝影）

(取自《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回憶錄》)

### 三、建築作品



(中原教學大樓，取自網路)



(全國商業大樓，取自網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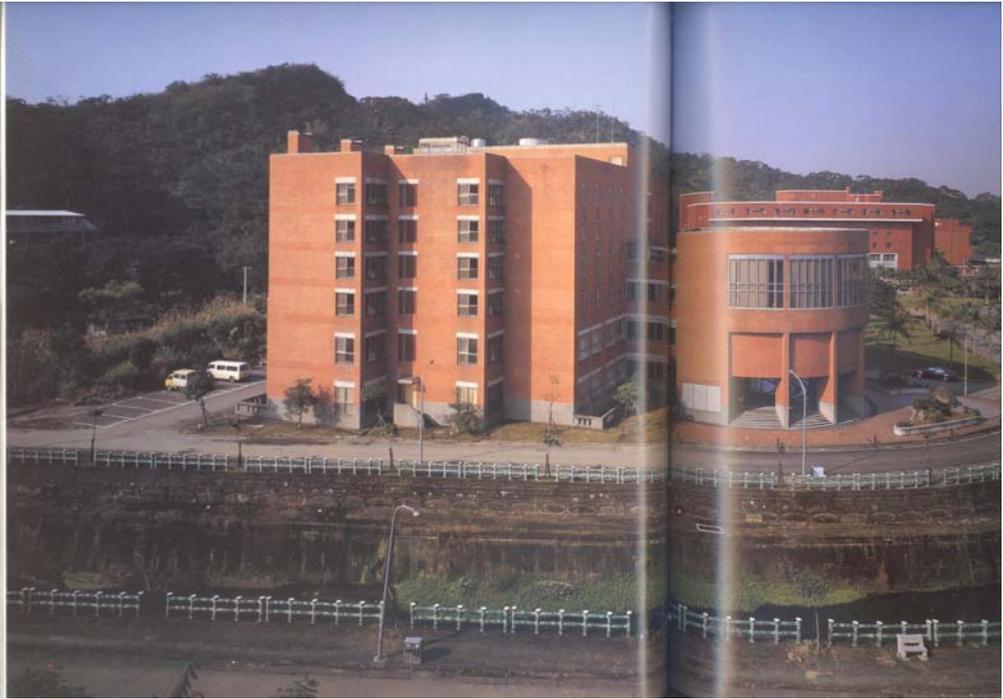
(南台科大機械館，取自網路)



(高雄婦幼醫院，取自網路)



(彰化文化中心，取自網路)



(見《建築師雜誌》22卷3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院>)



(見《建築師雜誌》22卷3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院>)



(見《建築師雜誌》22卷3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院>)



(見《臺灣建築報導雜誌》9期<南臺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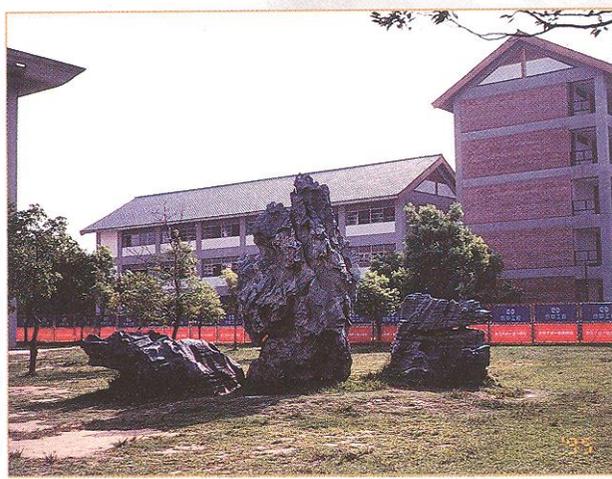
(見《臺灣建築報導雜誌》9期〈南臺工商專科學校商學館〉)



(見《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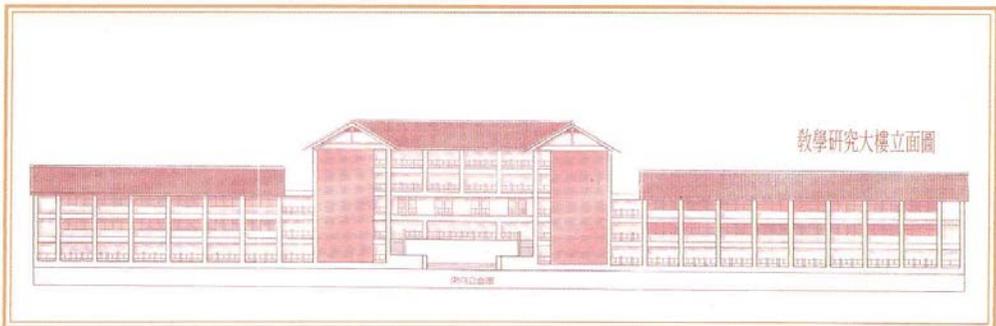
(見《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



(見《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



(見《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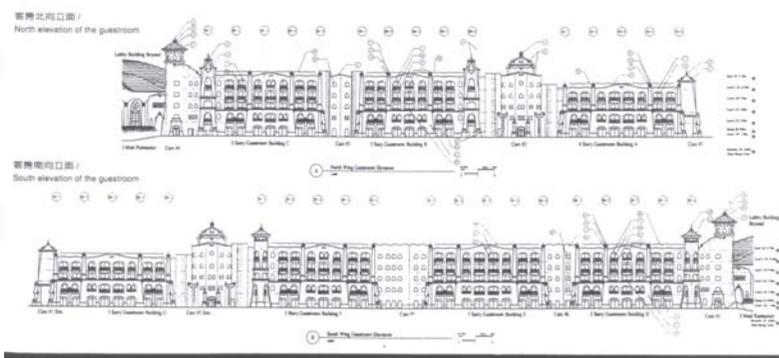
(見《東海大學慶祝創校四十週年教學研究大樓興建落成紀念專輯》)



(見《建築》71期<理想大地渡假旅館>)



(見《建築》71期<理想大地渡假旅館>)



(見《建築》71期<理想大地渡假旅館>)



(理想大地渡假旅館，取自網頁)



(理想大地渡假旅館，取自網路)

## 《東海山林的沈思》編後記

流通組 謝鶯興

趙建中先生，1949年出生於浙江杭州，本校建築系第十三屆(1971年畢業)的校友，從美國取得碩士學位後，曾回校任教(先專任後兼任)十餘年，不幸於2013年3月18日去世。

2013年4月12日，奉館長指示，籌畫「趙建中先生紀念展」事宜。筆者隨即利用網路查詢趙建中先生相關資料，從「趙建中建築師事務所」的網站上取得他的「代表作品」及「個人簡介」，簡介部份只記載到1990年。於是試著從網頁所刊載的電話連繫，希望能取得更進一步的資訊或相關「代表作品」的照片、模型，連續好幾天連絡的結果，不是空號，就是沒人接聽(這段期間流通組賀新持組長也持續試著連絡)，只能作罷。

4月18日，館內幾位組長討論入口處的「主題展示區」各組輪流辦理的事宜後，第一個檔期即由流通組負責，展示「趙建中先生的紀念展」。賀組長於是交待筆者進一步的資料蒐集與處理，希望能在6月初先行上檔展示。

資料建檔與編輯期間，館長多次垂詢處理的進度與展出的行程。5月23日下午，中原大學建築系蔣小姐來電詢問本館辦理「紀念展」外，是否有意辦理「追思會」？表明他們系上可以協助進行。經連繫瞭解，本校建築系羅助教告知預計在7月20日下午2時左右，將在建築系館舉辦追思會與作品展。經呈報組長與館長後，最後決定還是先在圖書館陳列「趙建中先生紀念展」，接著再盡可能地配合建築系的「追思會」。

特藏室雖典藏不少的校史文獻，但有關趙建中先生的資料並不多，經由資料庫與網路的查詢，得知他的文字著作，見諸於《中華民國建築師雜誌》、《台灣建築報導雜誌》、《建築》、《聯合報》、《中國時報》等雜誌、報紙。其中發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的作品，可以透過「UDNdata 聯合知識庫」、「知識贏家」兩大資料庫取

得；但發表在雜誌上的作品，館內典藏有限，幸好建築系陳秋美小姐與館內胡仲平小姐協助取得部份，其餘大都透過參考組的「文獻傳遞」的系統申請，從友館處取得(這方面承蒙參考組蘇秀華小姐大力幫忙)。

上述資料取得後，先進行資料的閱讀，希望能將網路上取得的「代表作品」、「個人簡介」兩者結合，再配合各份資料的訊息，編排出「趙建中先生大事記」，置於「紀念集」的前面，以便讀者瀏覽，能儘快的瞭解趙建中先生的事蹟。

由於友館工作人員處理的影印效果有良莠不齊，在建檔時花費相當大眼力去辨識文字與內容，於是再將資料逐頁放大影印，稍減建檔時的阻礙。資料的建檔是頗費時耗力的，工讀同學許桂鄉提議是否讓她一起來協助建檔，或者可以將有JPG檔、PDF檔的資料先行轉成文字，再來校對，應該可以節省不少的建檔時間。然而實際將影印資料掃描轉檔，發現有些文章基於雜誌的編排模式，是採取每頁兩欄甚至三欄的畫面，即使轉成文字檔，結果仍然會出現一堆亂碼，辨識上更加困難，不得不將亂碼多的資料刪除，逐篇重新建檔。

資料建檔完成後，隨即進行編排的工作。第一單元即是「趙建中先生大事記」，搭配著蒐集到的照片、建築作品外觀照，逐一繫年。

第二單元就是他的作品。原先曾想到依作品的發表時間先後編排，在仔細閱讀他的文字內容後，決定第二單元為「作品集」，分別是：「懷舊」、「建築物參觀感想」及「建築作品」三大類。「懷舊」類再分「憶童年」，收錄他對北一女的人事物懷念；「東海憶舊」，則收錄他對東海師長與建築系「評圖」的文章。「建築物參觀感想」則收錄他參觀「柯比意」與「金石文化廣場」的記載。「建築作品」，專收他發表在建築專業刊物上，論述他經手的建築物資料。

趙建中先生發表<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的建築案時，該雜誌

同期刊載〈訪趙建中建築師談地球科學研究所設計〉；建築系也在「東海建築系創系四十週年專刊」刊載〈我們的師長--張肅肅先生與趙建中先生〉的座談內容；配合趙先生曾對「舊藝術中心」提出「保留案」的申請，〈大度山林自序〉，郭肇立先生的〈大度山林〉及羅時瑋先生的〈懷念趙建中先生〉等篇文章，與趙建中先生的事蹟相關，因此全歸類在第三單元「附錄」中。

第四單元原本就是想擺放目前蒐集到的各式照片，如個人照、生活照，建築物模型照、平面圖或建築物外觀照片等。但因蒐集到的照片有限，僅能從歷屆畢業紀念冊中找到少量的個人照與合照，生活照則大都取自其著作《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回憶錄》，至於他的建築物外觀照，則以文章所附或網路翻拍所得，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名人錄系列」的編製，是從1997年5月編排「柯安思教授」開始，當時是配合「特藏櫥窗--主題特藏展」的業務而著手進行。接著因陳瑞洲先生借調到圖書館，協助處理校史文獻的業務後，持續彙編至第十集「陳賢芳先生學行年表」。後因種種因素而停止該項業務的整理。2012年8月，因業務調整，筆者兼負特藏資料的整理，因緣際會地再度著手整理趙建中先生的紀念集，不禁回顧當初對「名人錄系列」的定位是而寫下的「卷頭語」：

雖然

江山輩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

但是，在

一代新人換舊人之際

能否想起

新人是藉由舊人的孕育，後浪是經由前浪的蓄積

就在

談笑規擘東海未來的發展，細數千古風流人物之中

對於

歷屆師長的奉獻與關愛，我們究竟瞭解了多少

雖然這是一種理想與不切實際的作法，東海幾十年來，數以萬計的師長、校友們，究竟哪些人應該加以整理、編纂？哪些人可以收錄進來，這種編排的標準何在？確實造成他人的困擾。

「名人錄系列」的規劃，原本僅是由東坡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的詩句，聯想到「凡走過必留下足跡」眾所皆知的話，希望能為歷來師長們無怨無悔地對學生的關懷與付出，逐一從校史文獻中蒐集整理，並彙編成書，作為後人的留念與緬懷。

完成趙建中先生紀念集的編製時，隨即思考應該如何為這本紀念集命名的事。由於趙先生撰有《大度山林--七十年代大學校園的回憶》，書中全是談論七十年代的東海校園。在整理趙先生的作品時，發現他所撰寫的文章，少數是對於他年幼時居住的北一女校園的懷念，大都與東海校園有關，因此沿用他的專書名稱，以「東海山林的沈思」來命名，並編排為「東海名人錄系列」第 11 本，只是希望藉由目前兼負的業務，持續進行早期師長資料的整理，也可以協助學校未來計劃編撰校史時，對於各項資料的蒐集能減輕人力與時間的花費罷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東海山林的沈思--趙建中先生紀念集/ 謝鶯興編訂.

-- 臺中市：東海圖書館，民102.06

面；公分。-- (東海大學名人錄系列；11)

ISBN 978-986-5990-30-5 (平裝)

東海大學名人錄系列(十一)

東海山林的沈思--趙建中先生紀念集

發行所：東海大學圖書館

編輯：謝鶯興

發行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二年六月十日

非賣品

ISBN 978-986-5990-30-5 (平裝)